前言

C.E.（Cosmic Era）——

一个同时有通过调整基因，使得生来便具备优越的身体能力和头脑的人类（调整者），与自然出生的人类（自然人）存在的时代。

调整者与自然人之间因为关乎自己的存在意义而爆发了思想冲突，从而发展成了动用武力的战争。

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提倡通过赋予个人强制的使命，从而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的系统——“命运计划”，但为了守护人类自由的未来与希望，“命运计划”在战争中被拒绝了。

在这之后，以无数牺牲为代价，战争终于迎来了终结，但两种人类彼此之间的对立与憎恨，直到现在都在各地持续着——。

序章

在温暖而又安详的黑暗当中。

 “沙，沙”的人工心跳声有节奏的跳动着。

“咕噜”的一声，气泡泛着银色的光芒往水面上缓缓浮去。

他做着一个梦。

——无需迟疑。

有人对他说

——如果，这就是你们的愿望……

非常怀念，而又柔和的语调。

就像是苦巧克力那般润滑，令人不由自主被其吸引的声音，继续怜爱的说道。

——你们是受人期待，才诞生的。

——世界也如此期待着

没错……自己是被人期待，方才诞生于世的。

他在梦里微笑着

世界，都存在于他的梦里。

世界是属于他的。

而他也是属于世界的。

第一章

 撕裂天际射来的导弹，使得大楼粉碎，升腾而起的土烟遮盖了天空。

 导弹像雨点般从天而降，毫不留情的倾泻而下，破坏着城市。

 钢铁的巨足践踏着瓦砾，从容前进。

 侵略突如其来。

 爆炸的轰鸣声中夹杂着警笛，人们慌不择路的在焚烧的街道上逃窜。

 这里是非洲共和国奥尔德林，Plant经济特区。

 直到这一天为止，这座城市都被和平日常所包围着，此刻却陷入了破坏与混乱的漩涡之中。

乱射着光束与导弹前进着的短剑群，在上空游弋的温达姆，以及它们身后那散发不详气息的巨大黑影。

 在陷入混乱的人们眼中，仿佛是一座耸立的巨山，又或是身着锃锃寒光铠甲的钢铁死神一般。

 而从那张狰狞的巨口中，吐出的是粗壮的热线。被击中的建筑物瞬间便崩裂开来，奔腾而出的热气席卷周围。在这化为地狱炎谷的街道中，谁都心生绝望，进退维谷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

 自天的彼方，降临至他们眼前的

 白色羽翼。

 “我们是世界和平监视机构罗盘（compass）。现在通告攻击部队。立刻停止战斗行为。我重复一遍——”

 坐于缓慢降下的飞升自由高达（Rising Freedom）的驾驶座中，基拉·大和面向地面如此说道。

 城市街道已经遭受了攻击，状况极为惨烈。

 发动攻击的是隶属蓝色宇宙的部队。在缔结停战协议之后，他们也依然没有解除武装，而是时不时发动破坏活动。

 基拉从上空确认完敌人战力后，深吸了一口气。在短剑和温达姆后方发动进攻的巨大机影——身高超过30米以上的机动战士，名为毁灭高达。在它的庞大身躯上装备着高能量炮，热离子炮等武装，或许比起机动战士，用要塞来称呼更为合适。

 “又在使用这种东西……”

 基拉仿佛呻吟一般的吐出这句话。他以前就与这种机体交手，深知它的可怕威胁。单凭一机就足以将整个都市变为焦土。

 那巨大炮口正逐渐转向这边。一发足以吞没视线的光芒从中弹出，基拉和他身后的友军机急忙散开，巨大的能量束从他们中间险之又险的掠过。

 眼见此景，基拉咬紧牙关，操纵飞升自由高达扑向了那巨大的死神。

 真飞鸟，也同样因为愤怒而浑身颤抖着。

 为什么蓝色宇宙的那些混蛋，总是做出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来！

 城市的损毁程度很严重，又被火焰和浓烟包裹着，那些慌不择路的人群也被攻击部队的机动战士逐渐逼近。真操纵不朽正义高达（Immortal Justice）降落在人群和机动战士之间，边用盾牌保护他们，边使用步枪还击。

 “阿古妮斯！快帮忙！”

 在接连击穿了两台敌机的头部，又斩开袭来敌机的肩部之后，真大叫道

 “你在说什么，我的机体是近战用的！该来帮忙的是你！”

 阿古妮斯没好气的回了一句。

 边说着，她所驾驶的风暴强人（Gyan Storm）也正和敌人交战中，而露娜所驾驶的猛威勇士（Gelgoog Menace）则正在协助市民的避难诱导。

 突然，又一发迅猛的光束划过天空，飞鸟“嗖”的回过神来，向那一看。

 ——队长！

 飞鸟从身为队长的基拉那接到的是防卫政府设施的命令，而露娜玛丽亚和另一位同僚，阿古妮斯则负责市民的避难以及支援守备部队。

 也就是说，这次又是基拉一个人充当先锋，而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被派去固守后方。

 又是这样。

 但是，照这次敌人的规模，基拉一个人恐怕也会非常吃力。

 飞升自由高达现在正在和毁灭高达对峙。从毁灭手部分离出的手掌组件，正一边飞舞边从五根手指处用激光扫射。而飞升自由高达就像看穿了轨迹一般闪避开来，同时拔出腰部的光束军刀。在双方交错的一瞬间，只见剑光一闪，其中一只手掌就被切开了。

 而另一只手掌正从上方试图攻击飞升自由，飞鸟刚大感不妙，就看到手掌已经被从飞升自由那射出的盾刀所击落。

 基拉立刻逼近了毁灭高达的巨体，而毁灭高达的胸部光束炮则亮起了不详的光芒。然而，在它开火之前，飞升自由的动作要更快一步。只见飞升自由解放了自己所有的火器，一口气把毁灭高达的众多武装尽数击毁了。而盾刀则像是不甘示弱一样将毁灭高达的头部切离。

 直到刚才还宛如无敌要塞一般的巨大机体，就这么随着爆发的火焰而缓慢崩落而下。

 正焦急要去支援的飞鸟，也唯有呆然的看着眼前光景喃喃道

 “乖乖，这不是没我出场机会了吗”

 似乎是察觉到形势不对，蓝色宇宙攻击部队开始撤退了。而就在这时

 “奥尔德林防卫司令部通告全军，这次战斗有米迦勒在从中作祟！立刻占领加纳基，把米迦勒揪出来！”

 真的呼吸猛然急促

 “什么！？”

 ——米迦勒在加纳基!?

 米迦勒上校——是据说正在指挥蓝色宇宙残存兵力的人物。虽然只有残兵败将，但他们的势力一向不见衰弱，依然还拥有像毁灭高达这样的兵器。

 但米迦勒的潜伏地点无人知晓，也没人见过他的相貌。如果现在米迦勒真的在加纳基，那真的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了。

 奥尔德林的守军似乎也都是这么想的。刚刚还在贯彻防卫的守军，都开始追击着敌人，纷纷涌进了加纳基的市区内。

 然而——

 上空传来基拉的声音

 “这是警告。请立刻停止进军。米迦勒上校并不在这里！”

 奥尔德林的守军，穿过了自治区的境界线，开始对蓝色宇宙部队发起攻击。基恩向短剑开火，而引发的爆发则把周围的无辜市民也一同卷入。发射的诸多导弹，将加纳基市区的建筑物一栋又一栋的击毁。

 “接下来的战斗只会增加市民们的伤亡！”

 基拉虽然大声疾呼着，但奥尔德林的守军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被复仇心驱动一般不断的发动攻击。这恐怕是对刚才侵略奥尔德林自治区的报复吧。原本祥和的街道被摧毁，无辜的市民们非死即残——

 基拉苦涩的自言自语道

 “形势一变就来这一出吗”

 忽地，耳边响起了谁的声音

 ——但是，没有人会这么选。人会忘却，终会重蹈覆辙。

 “……可恶！”

 似乎是要挣脱苏醒的记忆一样，基拉动了起来。

 他降落在还在发动攻击的机动战士部队前，用光束军刀将各自的步枪和持刀的手臂切落在地。这迅猛的动作，对方都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而基拉没有放过任何间隙，用磁轨炮精准无比的连续射击，着实的击穿了机动战士的武装。

 “滚开！他们是米兰的仇敌！”

 从中弹却仍挣扎砍过来的基恩那传来驾驶员的声音，米兰，恐怕是这人失去的亲密友人吧。

 但是把这份仇恨发泄在敌人身上，仅仅只会再催生出同样背负仇恨的人而已。

 “——为什么就不懂呢！”

 基拉斩去了扑过来的基恩的脚部，受损的机体就这么倒在了地面上。用盾牌挡开射向自己的光束后，再腾空而起，用磁轨炮将奥尔德林守军的机动战士的头部，武装，亦或是手臂，脚部一一击穿。

 基拉仿佛被什么支配了一般，只是一味的驾驶机体在那劈砍，射击，直到所有的攻击终于沉静下来为止。

 边大口的喘着气，他回身望去。

 映入眼帘的，只有满地破坏的凄惨痕迹。

 依然升腾着硝烟的建筑物，被践踏的大地，以及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机动战士。

 基拉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人类，对这些所作所为感到颤栗，痛苦不已。

 ——像这种事，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C.E. 74，第二次围绕地球和Plant发起的大战终于终结了。

 这一切的起因，是来自于调整了基因的新人类——调整者，与传统的人类——自然人之间的对立。因基因调整而获得优越能力的调整者，在宇宙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区，在Plant宣言独立。由于关系到各种利益关系，自然人的国家拒绝对他们的认可，从而爆发了战端。

 虽然一度得以停战，但战火却再度重燃，地球，Plant都遭受重创。而抓住这一空隙暗中活动的，是当时的Plant最高评议会议长吉尔伯特·迪兰达尔。

 他提倡通过基因甄别人群，以能力为依据对人的职责进行分配的“命运计划”，并试图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适用这一计划。并且，使用建造在月面的轨道间全方位战略炮“镇魂曲”对准了地球，如果不愿顺从，那便只有死路一条。

 至少，他并不是出于自身利益而做出此举的。对他而言，“命运计划”是为了给这永远不会拉下帷幕的战争历史永远划上句号，所想出的唯一方法。

 为此，无论牺牲多少人都在所不惜。

 而基拉他们对此无法接受，因为他们不能对迪兰达尔至今为止从人们身上所夺走，以及将要夺走的一切熟视无睹。

 基拉埋葬了迪兰达尔，同时也中止了“镇魂曲”和“命运计划”。

 就这样，世界仿佛再度取回了和平。

 然而，一切都没有结束。

 人类依旧在憎恨彼此，而从未放下过手中的屠刀。

 “基拉·大和——准将及部下一共4人，请求登舰许可”

 基拉说完这些形式上的话，又敬了个军礼。之所以会卡壳，是因为还不习惯那个“准将”的身份吧。

 真几个人也跟着他一起敬礼，而站在对面的玛琉·拉米亚斯则用柔和的语调回答

 “同意登舰，大家辛苦了”

 他们来到了大天使号。母舰千年号是在宇宙空间里待机，在返航前需要补给以及报告。

 大天使号，和千年号一起，现在是隶属于世界和平监视机构罗盘的战舰。

 在第二次连合·Plant大战终结后，Plant，奥布，大西洋联邦基于“为了维持和平，设立具备执行力，以非国家和非基因差别性质的能动组织”这一理念，设立了罗盘。而初代总裁则由拉克丝·克莱茵就任，而真等人也志愿加入。准确来说是从ZAFT调任的形式。而同样，大天使号也是以从奥布军派遣而来的形式加入的。

 罗盘主要是负责救灾和复兴支援方面的组织，但和这次一样，真他们主要是对蓝色宇宙的破坏活动而出击的。蓝色宇宙是视调整者为违背自然法则的存在，对其深感忌讳并试图抹杀他们的恐怖组织，在多次更换其盟主之后，仍然保持着不可忽视的势力。

 在大战终结后，世界各处依然战火不断。试图从弱化的欧亚联邦处独立的小国动向也开始活跃化。而在这种局势下，由奥布所提倡成立的罗盘，就更加受世间的注目。

 穆·拉·弗拉格用一向的轻佻语气问道

 “哟，看起来全机都没什么问题嘛，如何？习惯新机体了吗”

 “是的”

 露娜玛丽亚点头，而真也

 “嗯，算是吧”敷衍了一下

 说实话，对自己的搭乘机体是正义高达这件事，总感觉违和感挥之不去。虽然是后继机，但一想到这是阿斯兰驾驶过的机体，就总有些难以释然。如果露娜知道了，大概会对他来一句“真是孩子气”的吧

 一边随着玛琉和穆去往舰桥，基拉问

 “伤亡的情况怎么样？”

 “目前统计的是死者二百五十七名，其中一般市民共有六十八名……大概，还会继续增加吧”

 玛琉的表情黯淡下去，穆也露出难色，说道

 “这次也是没有母舰。单靠机动战士部队一口气发动的奇袭”

 “……是经由米迦勒的网络呢”

 基拉叹了口气。

 “但是，他的参战是假情报。是想让ZAFT来侵犯国境线呢”

 玛琉这么一说，真的肩膀便耷拉了下去。

 果然，米迦勒也不在加纳基那边吗。

 穆用唾弃的语气说道

 “他肯定是觉得只要放出自己的名头就肯定会上钩呗。就和多玛，埃隆，莱哈那几次的手法是一样的”

 “是啊”

 “那些混蛋，还要做这种事到什么时候!?”

 真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打一开始就不考虑返航的作战方针！这样驾驶员和机体都会受不了的吧！”

 这段时间以来，蓝色宇宙发动的袭击都是同一套路。毫无前兆的，对和Plant有关系的居住地或设施发动攻击。因为没有类似母舰这样的据点，想要事先察觉也非常困难。并且，放出米迦勒的消息，引诱ZAFT前来，只要让他们侵犯国境线，就可以追及Plant的过失，打的一手好算盘。

 但是就从攻击一方的战力来说，简直就像是把他们当无用棋子随意抛弃一般，毫无人道可言。

 真的愤怒还在继续，但站在一旁的阿古妮斯仿佛不关她事一般，只顾看着自己手指甲。

 “但这种事还在继续”

 沉默不语的基拉突然发话了，真惊讶的看向他。

 “……所以这才是问题啊”

 一脚跨入电梯，穆带着一股难以释怀的口气叹息着

 “……实际上，已经是很难根治的问题咧”

 在上升的电梯里，真却有一种如坠云雾的感觉

 自然人憎恶调整者，而调整者也憎恶自然人。

 战争越是持续，为此丧生的生命也会越积越多，而仇恨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这样的连锁，到底何时，怎样才能切断呢？

 “这次我军所遭受的损失，克莱茵总裁您难道就一无所知吗？被蓝色宇宙单方面入侵的可是我们这一方！”

 Plant最高评议会的会场里，回荡着哈利·加甘纳托那愤怒的声音。

 “从士兵们的感情来考虑，大和队长的行为实在是太绝情了！”

 而拉克丝则面不改色，默默的听着他的口诛笔伐。

 现今担任国防委员长的加甘纳托，从最初就对罗盘的存在颇有成见。想必是对罗盘——或者说，对与自然人融洽相处这件事本身都感到厌恶吧。

 不仅使他，自前日的奥尔德林自治区袭击事件以来，对罗盘的行为产生质疑的呼声，在ZAFT内部也愈演愈烈。

 明明是蓝色宇宙干的好事，为什么连身为被害者的调整者都会遭到罗盘的攻击——

 而另一边，被卷入攻击行动的加纳基一侧也开始非难罗盘乃至Plant。而面对这些声讨，拉克丝只得带着苦闷的表情，诚恳的表达自己的歉意。她不由得思忖，看来，这就是罗盘总裁主要工作了。

 无论是谁，都因先前的大战而受伤，饱尝了痛苦。憎恨与悲伤都还未褪去，只要轻轻触动，这伤口上又会迸出新的鲜血。

 她理解这种心情，但是，多数的世人已经厌倦了战争。这也是事实。

 正当拉克丝准备设法应付加甘纳托的非难时，已经有人从旁开口了，发话者是现任最高评议会议长瓦尔塔·东·拉蒙特。

 “但是，正是有罗盘介入，才能防侵犯国境于未然不是吗”

 议长用平稳的话语指出要点

 “如果我们摧毁加纳基之后，却找不到米迦勒上校，到时候又该如何是好？——我们Plant的立场会变得如何？”

 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Plant确实会陷入非议的漩涡之中吧。以此为导火索，再度爆发国家之间的战争也说不定。而这正中了蓝色宇宙那群人的下怀。

 加甘纳托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只得把话咽下肚去，而其他的议员见状也都开始支持拉蒙特的意见。

 拉克丝站起身来，深深的鞠了一躬

 “实在是非常抱歉，加甘纳托国防委员长……”

 和世界再度陷入战争的泥潭相比，和基拉所感受的那些痛苦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拉蒙特议长，有劳您费心了”

 在安置宇宙鲸鱼化石的大厅里，拉克丝对拉蒙特说道

 拉蒙特是位面相温和的中年男子。在战后的厌战风潮下，因为秉持中立的立场而当上了立场。他苦笑着回道

 “无须多礼……只是，也无怪乎加甘纳托那些人说这些非难的话。听说现在军队内部的愤慨已经积累甚深……”

 “是的……趁现在罗盘还能充当挡箭牌的时候，应该还不至于爆发起来…”

 “但这也是，有限度的”

 两人带着苦涩的表情走在

 现在世界处在微妙的平衡下，停留在虚伪的和平状态中。即使想让这种和平状态变得长久，具体能做的却很少很少。

 拉蒙特叹了一口气

 “我们都知道被仇恨支配是愚者所为——但是即使能够理解这点，我们也是被感情支配的生物，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是的……”

 每个人，都失去的太多

 拉克丝的脑海里，忽然一瞬浮现出那个和自己一般身姿，用同样的声音歌唱的少女。

 “到头来，加纳基那有找到米迦勒吗”

 对于拉蒙特的发问，拉克丝苦涩的摇头。随机拉蒙特也露出难色

 “果然他是藏在欧亚联邦的军事缓冲地带里吗”

 “据说可能性很高……”

 “就算知道这一点，现在我们也对此无能为力”

 “没错……”

 这位被满世界搜捕的米迦勒上校，关于他的据点所在，其实早已有相当准确的情报了

 但问题是，那是在欧亚联邦的眼皮子底下。

 欧亚联邦并没有承认罗盘的存在。与大西洋联邦以及地球上其他国家不同，对Plant的态度也非常强硬。不如说，反而有默认蓝色宇宙存续的可能性。

 蓝色宇宙的武装力量一向不见衰退，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更何况是处于军事缓冲地带，那么也无法追击欧亚联邦的责任。不要说其他国家，就连欧亚联邦自己对那一带的行动，都需要三思而后行。

 无论如何都想要改变这现状，但是如果无法消灭蓝色宇宙的主力，今后像奥尔德林地区的事件一定会再度发生。

 究竟该如何是好……？

 拉克丝焦虑着。

 两人就这么抱着苦闷的心思，走出了评议会大楼。顿时视野便为之一变，葱葱绿意扑面而来。

 这里是评议会大楼相邻的空中庭院。

 似乎是被这明亮景色触动，拉蒙特改变了话题。

 “千年号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回来了吧？不知道准将他这次，能否有时间修养一番呢”

 拉克丝也微笑的点头

 “是的，按照预定，会有的”

 “那就再好不过了”

 基拉要回来了。

 只要想到这一点，内心就不由得有些许悸动。

 看到拉克丝走近，原本呆在庭院里的蓝（Blue）立马张开它那小巧的翅膀舞落而下。这是为了给托利作伴一般，基拉做出来的宠物机器人。蓝一边啼叫着，一边收起蓝色的羽翼停在拉克丝的指尖。

 “可是……我与大和队长也见过数次，他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

 拉蒙特说道

 “是位和战场毫不相衬，非常沉静的人物……但是，现在却像是要独自背负这场战争的矛盾一般“

 一番话语，就足以证明拉蒙特绝非只有温文尔雅，在洞察力上也非常敏锐。

 大概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自由高达的机师“，竟然是这样一位沉静而又温柔的人吧。

 “他真的，很善良……“

 拉克丝小声说道，而一旁的拉蒙特也领会了她的意思。

 “原来如此“

 边说着，拉蒙特的眉毛也松弛下来。

 基拉他确实，独自背负了这一切。因为他所拥有的卓越能力，以及，他自己所选择的责任——

 蓝张开翅膀，向天空飞去。

 拉克丝焦虑着。

 ——所以，才要赶快让他获得自由……

 在善良，彻底压垮他之前。

在庭园的里侧有一栋小小的亭子，被浓郁的绿意所包围，呆在这里，仿佛会忘记这里是漂浮在宇宙的殖民地一角，就如同藏身之所一样的地方。

 一名倚靠在柱子上正在读书的人，他被宽大的长袍所包裹，虽然看不清相貌，但从匀整的体型来看，是位瘦削的年轻男子。

 当注意到走近他的人群时，便啪的一声合上书本，而那群人则停下脚步，为首的精悍表情的中年男子，小声的开口问道

 “请问是陶阁下派来的…”

 读书的年轻男子点了点头

 “请多关照，国防委员长”

 出现在亭子里的，是刚刚还在声讨罗盘的加甘纳托国防委员长本人，他非常客气的招呼这位年轻人。

 “那么，请随我来”

 年轻人轻轻点头，跟在加甘纳托的身后。而隶属国防委员长的士官们则一边警戒着四周，一边紧随其后。

 当坐上在后门等待的车辆时，加甘纳托喃喃道

 “那么……他们会上钩吗……？”

 “当然会”

 坐在旁边的年轻人露出微笑。仿佛令人联想到一把利剑。

 卡嘉莉看向屏幕对面的拉克丝。

 “——以上是凡戴森（Foundation，意为基地，基盘，此处采用音译）的奥拉女帝提出的请求。我想Plant那边也应该收到了同样的东西吧”

 奥布的代表首长，卡嘉莉·尤拉·阿斯哈，既是罗盘的发起人，同时也和拉克丝是长久以来的盟友。因此这次的谈话虽然是官方性质的，却也同时是朋友之间的对话一般。

 拉克丝的目光扫过送到手上的亲笔书信。

 那是对罗盘提出的请求信。内容则是——希望罗盘能够协助逮捕蓝色宇宙的领袖，米迦勒。

 侍立在卡嘉莉身旁的托亚·真岛补充说道

 “那个国家似乎对米迦勒的所在了如指掌。我想或许值得一试……”

 虽然努力维持冷静，但他稚嫩的声音却藏不住那份兴奋劲

 也难怪托亚会如此兴奋，毕竟原以为想抓住米凯尔已经是山穷水尽疑无路，谁想到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卡嘉莉用柔和的视线看向少年，轻轻的告诫他

 “是这样，但是托亚，任何事情都有内外的两面性哦”

 托亚·真岛今天十四岁。身为奥布首长家族一员的他，因聪慧而担任卡嘉莉的秘书。卡嘉莉打算慢慢的将这位少年培养成可以担任代表首长的人物，正在向他施加各种各样的教育。这也是父亲，乌兹米·那拉·阿斯哈过去对卡嘉莉所做的那样。

 像这样的帝王教育，是奥布代代传承下来的规矩吗——正如此想着的拉克丝，饶有兴趣的看着这两人的对话。

 不过，现在比较令人在意的，是凡戴森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他们想要什么回报呢”

 拉克丝歪了歪头，问道

 “他们想要——加入罗盘组织中来”卡嘉莉回答道

 “想以此为契机，让国际社会承认他们独立国家的身份……？”

 “恐怕，是的”卡嘉莉点点头

 “凡戴森在独立后，虽然在技术和经济都取得了匪夷所思的发展，但和欧亚联邦的关系很僵。毕竟欧亚联邦以它为契机，各地正处于闹独立的风潮中呢”

 “所谓的『凡戴森巨震』呢”

 托亚贤惠的补上一句

 凡戴森过去是欧亚联邦的一部分。这个位于欧亚联邦南部，一个有漫长历史的小国家，突然有一天，发表了脱离欧亚联邦的宣言。自然，欧亚联邦不会对其坐视不理，并付诸武力。然而超乎国际社会的预想，凡戴森竟然击退了大国欧亚联邦的进攻，取得了实际上的独立战争胜利。

 受其鼓舞，对欧亚联邦不满的各地势力，一个接一个的开始离反的行动。虽然还没有像凡戴森这样干劲利落取得独立成就的国家，但欧亚联邦政府为处理这些动乱疲于奔命，明显的开始弱化了。

 这一连串的事件被称作『凡戴森巨震』，让战后尚未恢复平静的世间愈加混乱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凡戴森漂亮的逃离了欧亚联邦的制衡，但在国际社会上承认他们独立国家地位的国家寥寥无几。大家都在顾虑欧亚联邦的反应，毕竟即使弱体化了，也没有谁想随便得罪他们。

 但即使是处于这种状况下，凡戴森在独立后，依然实现了国力的飞跃性发展。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惊异性发展以外，还逐步在宇宙中建设据点。

 总而言之，是个谜团重重的国家。

 拉克丝一边苦思，一边说出心中的疑问

 “他们是怎么，让这种惊人的复兴得以实现的呢？”

 “据说是宰相奥路菲·拉姆·陶的本事。他的才能曾被迪兰达尔前议长高度评价——”

 听到卡嘉莉此话，拉克丝的眉间微微颦蹙。

 没想到在这件事上又能引出迪兰达尔的名字……

 卡嘉莉也瞧见拉克丝的表情，意识到了什么

 “——总裁，你莫非是在怀疑「命运计划」吗？”

 “……不，并非如此”

 否定是否定了，但如果真是这样，就说得通了。

 满是谜团的小国，凡戴森——以小国的身份，拥有足以击败欧亚联邦的军备力量，战略手段，在这之后还实现了奇迹般的复兴。

 如果运用了“命运计划”，那这一切的确不是痴人说梦。

 “我们否定了迪兰达尔议长所提出的未来。但是，也有很多人醉心于它的可能性，我们不能连那些人也一起否定了”

 “是啊……”

 卡嘉莉也苦涩的点点头。

 如果说，那个国家真的运行了“命运计划”，也没有任何的指责手段。不过这样以来，想要让国际社会承认的道路就更加遥远了吧。

 问题还不止这些。

 “而且，一旦认可他们加入罗盘组织，那现在罗盘理事国和欧亚联邦的关系就有可能更加恶化……”

 当拉克丝指出这点，卡嘉莉无奈的拨弄着自己的头发。

 “确实如此…但是，半年前的强袭自由高达（注：原文中只有freedom，但电影画面里是强袭自由，这是因为seed作品中对所有自由一贯以freedom称呼，）强夺事件中，奥布也欠了他们的人情……”

 交付大天使号的强袭自由高达被恐怖分子盗取，并用于袭击地面设施的事件。这次恐怖袭击能得以镇压，还是多亏了隶属凡戴森的机动战士将强袭自由高达击坠了。

 确实因为此事欠了凡戴森的人情，但无论是那次他们介入的时机，还是展露出的机动战士的强大性能，都足以让人怀抱警戒心。

 时机。

 这次的请求也是一样，总觉得时机都把握的太凑巧了，这让拉克丝有些踌躇。

 看到她的表情，卡嘉莉问道

 “拉克丝是打算反对吗”

 突然，脑中浮现出基拉的面容。

 拉克丝最后，是这么回答的

 “……请稍微，容我考虑一下吧”

 调整者的故乡，Plant，是建造在宇宙里的殖民地群。两个自我修复式玻璃所覆盖的泪滴型居住区，通过中间的环所连接的造型，看起来就像是在宇宙空间里游荡回旋的沙漏一样。

 千年号驶入设立于中央环的宇宙港口之中。这艘外面简略的新造战舰，拥有舰首阳电子炮，三门光束主炮，以及磁轨炮之类的武装，除此之外还有诸多新技术被运用在其上。是一艘既用于实战，同时也具备试验性质在内的战舰吧。

 在战舰内部的驾驶员待机室中，真叹了一口气。

 “……我果然是没被信赖的吧？”

 在旁边看着平板装置的露娜玛丽亚，“哈？”的一下抬起头来。

 真摆出一副沮丧的脸，透过玻璃窗看向外面的不朽正义高达。

 “你想想啊……这次队长他，又是自己一个人去战斗嘛”

 不仅仅是这次，基拉总是让部下的真他们去执行后方的守备以及避难诱导之类的命令，只靠自己一个人在前线战斗。

 露娜玛丽亚补充了一句

 “但是，这样一来损害不也减轻了嘛”

 这是事实，多亏敌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飞升自由高达身上，其他地方所受的损害大大降低了，这是技术士官阿尔伯特所说的。

 而且实际上，即使不用他们帮忙，基拉一个人也足以应付敌人，就像这次战斗那样。

 但是，真还是没法抑制自己的不满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这样一来，我们到底算什么嘛”

 “嗯……”

 露娜玛丽亚也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和什么功劳被抢了，或者只有基拉出风头之类的无关。

 “队长他当时不是和我说了吗，‘以后一起战斗吧’，对吧”

 在奥布的慰灵碑前。

 被一直以来所坚信的事物背叛，失去了挚友，沉浸在失败阴影中的真。对着这样的他，基拉是这么说的

 “——就算花儿被吹飞无数次，我们也能再度把花种上……一定可以的”

 再一次站起来就好，人是可以无数次重头来过的……

 对这位被自己一直视作敌人，自由高达的驾驶员。真头一次觉得，能和他心意相通了。

 感觉自己，又能够向未来迈出脚步了

 “被这句话所感动，我才志愿加入了罗盘…”

 想和基拉一起奋战，和这个人在同一条道路上努力——明明是这么想的……

 当真这样喋喋不休，露娜玛丽亚露了个白眼，对他说

 “所以呢？又开始想些莫名其妙的事了？”

 “才不是呢！我是说，那啥……能多帮上基拉先生一点忙……之类的”

 不只是想让自己被认同。

 只是……一看到最近的基拉先生，就觉得有些不安。即使大展神威把敌人通通击退，却总是露着一副阴暗的，陷入沉思的表情。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重担压着一般。所以希望自己和其他的伙伴也能他分担一点，为此自己才加入这里的。

 基拉却不愿让他们帮忙，难道是因为自己太不中用，不受信赖吗。

 “真不是被托付了正义高达吗。怎么会不受信赖——”

 露娜玛丽亚刚说出口的话语，被进屋的阿格尼丝给打断了。

 “会信赖你就有鬼了哦。谁会信赖你这个「自由杀手」（Freedom Killer）啊”

 “自由杀手？”

 真惊愕的问道

 “啊？你不知道？真是可喜可贺”

 阿格尼丝像看傻子一样的笑起来

 “那种随时会从背后暗算的人，我可不想留在身边呢”

 真感到浑身一哆嗦。

 确实，真过去曾经击落过自由高达。但是，那时候双方各自为主。他也根本不认识基拉。

 “阿格尼丝！”

 露娜玛丽亚还没来得及制止，阿古妮斯就凑到真的眼前，坏笑的说道

 “要我说，你不如把正义高达让给我吧。反正给你开也是浪费。在军校的时候无论技术还是评判都是我比较优秀吧”

 “等下，阿格尼丝！”

 关心真的露娜玛丽亚想让阿格尼丝闭嘴，但对方却充耳不闻一样。

 阿格尼丝·吉本拉德是和真以及露娜在士官学校的同级生。正如她所说，士官学校时期的她是优等生，而真也一直被她瞧不起。说实话，真一直不善应付傲气而又桀骜不驯的她。

 加入罗盘后大家再度重聚，而她和学生时代那时相比完全没有变一样。

 阿格尼丝还在大放厥词

 “大战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了。你居然能当上‘Faith’。不过到头来，只是被迪兰达尔议长当作好用的棋子在使唤对吧”

 这番话，着实的刺痛了真的内心。

 “适可而止一点！”

 露娜玛丽亚终于忍不住发火了，但阿格尼丝却完全无视她一般，说完自己想说的，就大大咧咧的出了房间。

 “真是的！她到底想干嘛！”

 露娜玛丽亚怒气冲冲的，但真却感觉自己无言以对。

 自己确实是被迪兰达尔议长所笼络，因为被他认可而心花怒放。结果就这么盲信他，而成为任其摆布的棋子，真是个好糊弄的傻瓜。

 而这样的自己，现在又期待被基拉所认可——。这种渴望被认同的心理，或许就已经错了吧……。

 阿格尼丝从过道转角处偷偷露出头来窥视，确认基拉正从过道走过来。此时基拉正盯着手里的电子笔记，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

 好机会。

 阿格尼丝瞅准机会从拐角处冲出来，就这么好和经过的基拉撞到一起，东西从手里抱着的篮子里飞出来，在无重力的环境下就这么在空中散作一团。

 “对不起！”

 阿格尼丝假装惊慌的样子，手忙脚乱的要把浮在空中的东西都收起来。

 “是我不好。太专注了没有看周围……”

 基拉也帮忙收着空中的东西，准备把它们塞回阿格尼丝的篮子时，不小心又从篮子里挤了出去，当他慌着去抓那些东西，手和阿格尼丝的手碰到了一起。

 “啊！真的对不起！队长！”

 阿古妮斯又装成是现在才注意到是基拉的派头。把所有东西都塞进篮子，再盖好盖子后，

 “这是维诺拜托我拿去的……他是我在学校的同级生”

 “啊，是这样“

 闲暇时会给技术部的朋友们搭把手，这样一个亲切又热心的女孩形象就在别人那里成形了吧。虽然微不足道，但这样一点点的印象累积也是非常重要。阿格尼丝至今为止都是靠这一套来积累在上司中的好印象的。

 当然这些“小道具“，也是特意从维诺那里讨来的。维诺倒是单纯把阿格尼丝当成是个”好姑娘“了。

 “队长……请问，现在有时间聊一下吗”

 阿格尼丝装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基拉就这么被她喊住了

 “请让我在队长的身边一起战斗吧”

 基拉歪了歪头。

 “……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吗？”

 看来自己的意图还没有传递过去啊。

 “您说的没错……但是我想帮上队长更多的忙！”

 阿格尼丝用一种炽热的眼光看向他，基拉却有些惊讶。

 “所以说……如果真他靠不住，就请让我来代替他……别看我这样，当初在月面战线——”

 一听到这里，基拉的眼光就冰冷下来，还没等阿古妮斯说完，便回头就走

 “不需要”

 “可是，队长。真他以前无论从技术，还是精神上都不够成熟……恐怕没法回应队长您的期待……”

 “我从来没有不信任过真”

 诶？——阿格尼丝吃惊的站住了。她还以为是因为真不好驾驭，所以才不让他一起战斗的呢。

 所以自己才想出这么一出，夺走真的位置，这样就方便接近基拉了。

 但是，自己似乎是想错了。

 阿格尼丝有些不愉的看着手里的篮子，无奈的向机库走去。

 这一招失败了。不过，机会有的是。

 只要能讨队长的欢心，自己肯定就能在罗盘里出人头地。当然，队长也应该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毕竟，他可是那位自由高达的机师。这样的男人才适合做自己的伴侣。

 而且，还是那位拉克丝·克莱茵的恋人。“从拉克丝·克莱茵身边夺走恋人的女性”，这样的机会，可不是常常能碰到的。

 再想点别的招数吧——阿格尼丝陷入了思索。

“奥尔德林自治区的死难者已经达到四百二十八名，至此由蓝色宇宙残存势力发动的恐怖袭击所造成的死伤者，已经超过五千人”

 电视中的国际新闻栏目里，播音员正用严肃的语调播报着

 “感到事态严重的各国政府，将主谋者米迦勒上校视为国际通缉犯，并着手对其组织的解体，但目前还无法确认目标的所在之处——”

 拉克丝正炸着丸子，听到这扫兴的新闻，不由得叹了口气，继续集中在手头的料理上。

 不管怎样，基拉要回来了。

 仿佛看穿了她心思一样的粉丝哈罗，正蹦来蹦去的，像是很开心一样。

 桌上已经摆了好几盘基拉喜欢吃的菜。为了抚慰他布满阴霾的心情，想多做些料理，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虽然遭受攻击的是Plant的设施，但受到损害的更多是自然人一方。认为这是罗盘组织没有尽到责任的市民怒意是理所当然——”

 通话铃突然响了起来，蓝像是注意到了一样张开翅膀飞起来。拉克丝降低了新闻的音量，忙不迭的拿起话筒。

 “基拉！”

 可当拉克丝欢喜的接着电话，脸上的笑容却慢慢消失了。

 基拉非常抱歉的告诉她，自己还没法回去。因为开发中的追加装备的调整工作出现了延误，自己还得留在战舰上继续工作。

 拉克丝尽量不流露出自己的失望，回答着基拉

 “是这样吗……还请不要太操劳过度”

 挂完电话，终于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最近，一直都没有和基拉说上话。

 基拉一直转战各地，而拉克丝这边也堆满了工作。为了能迎合基拉难得的返航，自己还特地挤出了休假的时间。

 丸子在油里劈里啪啦的响着，拉克丝反射般的把它们捞起来，装在网里。

 明明就算炸焦了，那个品尝的人也不在这里。

 她想起来自己当时告诉基拉——自己会接下罗盘组织一职，那时候的情景。

 ——不是这样的，基拉。我不是因为他人的期待才做这件事

 ——这是我自己的愿望。能和你一起，一起奋战

 那时候，自己被基拉重重的揽在怀里。

 自己不想让基拉一个人背负责任。这份责任也同时属于拉克丝。

 讨伐了迪兰达尔议长之后，让世界再度陷入混乱的这份责任——

 那时候自己想着，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能互相扶持，互相呵护

 但是——

 此刻的拉克丝，仿佛听到，自己心中吹过的飕飕寒风。

 “费米子（fermion）诱导方式还没法投入运用。因为微米尺寸的杂质导致对接传感器出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阿尔伯特一口气说完这番话，又带着一张黑脸叹了口气。

 已经习惯了他这样一般，基拉毫不在意的问道。

 “请问有解决办法吗，海茵兰大尉？

 “只有让身为设计者本人的我来试试了。该死！我要被开发部的无能气死！明明还得抽时间给飞升自由高达和不朽正义高达调试！而且自律控制程序的bug也让人头疼——”

 千年号的技术士官阿尔伯特·海茵兰，是位极其优秀，同时也是语速极快，非常难处的人物。

 大概周围的人在他眼里看来，都是群不可救药的笨蛋吧。

 至于为什么被他虐的死去活来的技术人员们不造反，大概是因为阿尔伯特是货真价实的天才，所以才为他尽心尽力。不管怎么说，Plant也是奉行实力主义的。

 毕竟阿尔伯特是自由高达和正义高达的创造者之一。对技术人员来说他仿佛是神一般的存在。

 眼看他就要继续抱怨个不停，中途基拉就开口插话了。

 “程序这边我会想办法的，请海茵兰大尉负责传感器那边吧”

 “麻烦了，准将”

 阿尔伯特敬了个礼，随后开始工作。能让这个男人表现出些许敬意的，除了基拉和拉克丝以外，大概就只有千年号的舰长，近江了吧。

 “您不回家真的好吗？”

 背后传来话语声，回头一看，正是阿雷克赛·近江舰长站在那。

 这位舰长的特征是有一副军人不太搭调的平和气质，以及看似毫无紧张感的口吻，实际上原本是位教师。在先前的大战里，虽然没有立下什么惊天动地的战绩，但在士兵间的人气很高。据说，只要是在近江舰长的战舰上，就一定能活着回来。而基拉知道这都归功于他出色的风险管理以及合理的战舰运用能力，因此基拉也对这位舰长倍加信任。比起那些因为急功近利而把士兵推去送死的舰长，要好得多。

 “……没关系的”

 基拉带着些许内疚回答他的质问。而对面已经传来了阿尔伯特对部下们的怒吼。

 近江的眼神，仿佛穿透了基拉的内心一般。

 “拉克丝总裁可是在等您啊”

 “但是，不赶紧让这玩意实现实用化的话……”

 基拉抬头看向安置在自由高达（注：此时强自还处于修复当中，并且基拉也不了解强自的详情，此处应为飞升自由高达）背后，宛如巨大翅膀一般的武装。

 荣耀捍卫者（Proud Defender）——现在基拉和阿尔伯特正在开发给自由高达使用的追加装备。

 只要这个武装能够完成，自由高达的战斗力和防御力就能飞跃性的上升。

 近江紧盯着那套武装。

 “能压倒性战胜敌人的力量，可以成为解决事态的捷径——是这样一回事吗？”

 “不是这样的……”

 基拉黯然的低下头。

 “……但是……我们什么都没保护好”

 几天前目睹的那场破坏景象，又在眼前复苏了。

 基拉很焦急。明明距离终战已经过去了一年以上，却感觉现状完全没有任何改变。哪怕这一刻，某个角落也有战事发生，在夺去人们的日常，生命，以及未来。他无论如何都想要阻止这些发生。

 许多人都说基拉拥有力量。但是，基拉自己却觉得，他的手是那么的无力，仿佛一切都从他的手指间滑落下去。

 近江温和的说道

 “虽然是我这老头子的唠叨，但还请不要把自己逼的太紧比较好“

 就像教师那样，充满怜爱的声音。正因为是他这样的人担任舰长，才能容纳像阿尔伯特这种性格尖刻的人呆在这吧。

 基拉率直的低下头。

 “不敢当……谢谢您的建议“

 基拉拉开自己家的门扉。没有灯的客厅一片寂静，但宠物机器人的蓝拍打着翅膀落下来，停在了厨房的水龙头上。

 在餐厅的桌上摆满了盘子，上面都装着拉克丝用心做的料理。看着这些已经凉透的料理，基拉只觉得内心被罪恶感咬的死死的。

 拉克丝本人则横卧在客厅的沙发上。似乎是太累了吧，基拉走近了也不见醒来。

 基拉拿来毛毯，轻轻给她盖上，然后有些犹豫的，轻轻抚了抚拉克丝那柔软的秀发。

 小心的踱着步，他走出客厅去向自己的房间。

 在墙上贴着几张照片，分别是基拉和拉克丝，双亲，阿斯兰，卡嘉莉，大天使号的同伴们——但是，基拉没有留恋他们的笑容，而是坐在桌前，启动电脑。

 电脑的屏幕上映出的，是“命运计划”的资料。

 当初迪兰达尔议长所创造，并试图推行的计划。

 “命运计划”——是通过解析全人类的基因，根据基因的适性对人的职业，配偶，未来——乃至人生的一切进行决定的系统，而根据这个计划诞生的社会将会是救济的能力主义，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公平的社会吧。

 对那些明明具备能力，却因为自己的出生等社会性的理由而不被正当评价的人来说，这或许是救赎吧。

 但同时，对那些试图固守既得利益的支配阶级或者富裕人群来说，这断然是不被接受的计划。而面对这些人，迪兰达尔所使用的手段，是运用杀戮兵器“镇魂曲”进行恐吓。

 但是，“命运计划”要埋葬的不只是那些上流阶级，连人选择自己人生的自由也一并抹杀了。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挫折没有失败，但也同样，没有了梦想，没有宽容，没有变化了吧。

 人将变成为了社会运行而存在的部分。

 基拉无法接受那样的世界。

 但是——

 ——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世界不会再是这副模样，到底有谁能够断言呢。

 直到现在，每当夜幕降临，迪兰达尔的声音都犹在耳边回响\*。

 ——你所说的世界，和我所展示的世界，人们期待的究竟是哪一个呢？

 这个人们互相憎恨，伤害，要破坏一切，充满狂气和恐怖的世界。

 无论世界变成什么样，总比现在这样要好得多吧？

 ——有史以来，人类的历史上就不曾和战争脱离干系……而时常存在的，对我们而言最大的敌人，那就是，永远不能克服的，我们自身的无知和欲望。

 而基拉现在仍在面对着它们，属于自己自身的无知与欲望。

 拉克丝做了一个梦。在浓雾里伸手摸索着。

 呼喊着基拉的名字，却没有回音。浓雾慢慢的沾满全身，像液体一样阻碍前进，不安感在挤兑在胸膛里。

 像是自己珍视的人受了无法恢复的重伤，宛如即将命不久矣的那种急迫感，驱动着沉重的步伐迈动着。

 在雾的深处，忽然看见了人影，虽然看不清他的长相，却能感触到那张悲伤的侧脸。

 ——基拉，你怎么了？

 拉克丝拨开浓雾，拼命的靠过去。随着距离拉近，人影逐渐变得清晰。

 ——基拉……！？

 终于手搭上了那人的肩膀，这时拉克丝才注意到这个人并不是基拉，愣在原地。

 这个人是谁？

 基拉……基拉在哪！？

 猛的从梦里惊醒。心脏还在怦怦直跳。

 感觉自己像是犯下了什么不可挽回的过失一样，抱着这样不安的情绪，拉克丝坐起身来。随着她的起身，披在身上的毛毯也滑落下去。给自己披上这个的人是谁，光是看房间里漏出的光亮就能猜到了。

 基拉他回来了。

 这喜悦冲散了刚刚梦带来的不安，拉克丝走下沙发，向基拉的房间走去，

 偷偷从门缝里砍过去，基拉正趴在桌子上，已经睡着了一样。拉克丝有些失落，捧着基拉给她披上的毛毯走入房内，反过来给基拉披上了。

 就这么，盯着自己爱人的睡颜看了一会，拉克丝刚一转身，视线却被电脑屏幕上显示的画面吸引住了。

 “命运计划”——

 拉克丝呆在原地。

 基拉为什么要阅读这份资料的理由，她非常清楚。

 仿佛是在浓雾中艰难踱步的日子——到底怎么做才能结束这一切，只能原地迷茫无处可去。

 既然否定了迪兰达尔所展示的世界，那么自己的责任不应该是去找到新的道路吗？

 正因为这么思考，才会痛苦。

 拉克丝悄悄的走出了基拉的房间。昏暗的客厅玻璃窗上，映出了自己的面容。

 米亚·坎贝尔。

 和自己拥有同一张脸，同一种声音的少女，

 杀死她的，是迪兰达尔——和自己。

 在最初的停战协议结束后，拉克丝和基拉一起退出了表面舞台。作为偶像，作为战争终结的立案者，再继续呆下去，也只有违和感而已。

 而她留下来的位置，迪兰达尔让米亚占据了。

 迪兰达尔发掘了能和拉克丝唱的分毫不差的她，给她整容，让她作为拉克丝·克莱茵来支持自己。同时又派遣刺客去刺杀真正的拉克丝·克莱茵来灭口。但那次行动却以失败而告终。

 而拉克丝便因此再度站在表面舞台上，当她揭穿迪兰达尔的谎言时，被视作无用之物的假『拉克丝·克莱茵』就被处分掉了。这件事是拉克丝，绝对不能原谅迪兰达尔的理由之一。

 米亚有属于米亚自己的愿望，有她自己的人生。然而，这一切都被扭曲，被迪兰达尔当作创造自己世界的棋子，当失去作用后便被舍弃。所谓“命运计划”，就是这么一回事。

 米亚她写下的那句话——『拉克丝·克莱茵』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道疑问，是拉克丝自己必须背负不可的。

 大家所追求的，狂热支持着的，『拉克丝·克莱茵』。和平的歌姬。战争的英雄。救世主。

 这样的偶像，已经无关乎拉克丝本人的愿望和意志，成为了独立的存在。真正的拉克丝是，会做菜，喜爱花草，高兴了就唱歌，和基拉一起和宠物机器人们嬉闹——渴望这种平凡幸福，一个人而已。

 究竟该如何弥补这种落差，拉克丝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正因为逃避这个问题，米亚才代替她，连自己的生命都失去了。

 所以这次想要不在逃避，面对这一切。接下罗盘总裁位置也是为了这些。

 不能让『拉克丝·克莱茵』的位置再度空缺。

 为了不再有米亚这样的悲剧出现……

 第二天，基拉和拉克丝两人一起去郊外散心，坐在基拉所驾驶的机车背后，拉克丝紧紧地靠在他的后背上。

 这是久违了的出游。从基拉背上传来的热意毫无保留的传递过来，拉克丝缓缓闭上双目，只感觉着包裹着引擎声的风，仿佛将两人从周围的一切当中都隔绝出来一样。

 在人迹稀少的露营地，基拉停下机车，两人就在这里把便当摆开。

 多利和蓝在树木从中飞舞，享受Plant的人造天空。

 拉克丝尽量的说些无关的话题。比如哈罗和蓝的失败，从秘书利欧那里听来的鲜花，卡嘉莉和塞伊还有米莉阿莉雅的近况云云。

 但是无论她说些什么，基拉都只是很有礼貌的笑笑，很明显他正在想些其他什么东西。终于，能说的也都说完了。

 短暂的沉默包裹了这里。

 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因为沉默感到苦涩过。

 反正是迟早要说的话题，拉克丝便开口了。

 “米迦勒上校，似乎是藏在欧亚联邦国境附近的艾尔多亚”（注：经过站友提醒，决定采用米迦勒的译名，事实上蓝色宇宙的相关领导人物的名字一直都与圣经中的天使相关）

 听到这个名字，基拉的眼中就仿佛闪着被什么吸引住了的光芒一般。

 “从凡戴森的奥拉陛下那来了一封亲笔书信，希望我们能协助逮捕他”

 “拉克丝想要怎么办呢？”

 “说实话……我还无法决定”

 从这请求中渗出的可疑感。是否该相信凡戴森的迷茫，与想要尽快解决的焦虑感，在拉克丝的心理拮抗着。

 “基拉是，怎么想的呢？”

 “……为什么问我？”

 “这是因为……”

 基拉的回答非常的平静，但是拉克丝却能感到他的些许焦躁。

 仿佛触碰了伤疤一般。但是，想起在基拉电脑上显示的“命运计划”的画面，就总是让人忧心忡忡。

 “如果能让这一切结束，我没有反对的理由”

 “诶……”

 “我看不到这战斗的尽头，人是不会那么轻易改变的”

 没错。所以这些都一直在持续。无论告诉蓝色宇宙的人多少次不要憎恶调整者，他们都是充耳不闻的吧。而同样的，被他们所威胁的调整者一方也是如此。

 “我连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也不知道。我能做的是……”

 “基拉……”

 “总得有人来做这些事。如果没有人来做的话……“

 仿佛下定决心的基拉如此说道。他的眼睛里，没有拉克丝，也没有周围让人安心的景物。

 拉克丝下定了决心。她必须要做这个决定了。

 千年号现在正忙着做出航准备。明明刚返航不久，却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但这次却和平时的紧急任务不同。

 为了逮捕米迦勒，要和凡戴森联合作战。而根据情况可能还需要欧亚联邦的协力。

 休假就此取消，匆忙收拾完的真向露娜玛丽亚抛去问号

 “可是，欧亚联邦不是不承认罗盘组织的吗“

 “所以这次总裁才要亲自前往不是吗？大概会有些政治上的交涉吧“

 正是如此。这次的作战行动中拉克丝·克莱茵总裁也会同行。而位于地面的大天使号也会参加，恐怕会是一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了。当然，要捉拿米迦勒上校的话确实是必要的行为。

 这次真的能抓住那个米迦勒吗？

 已经被这个名字玩弄太多次，弄得真都没有什么真实感。

 “噢，小家伙们“

 正当两人聊着的时候，身材魁梧的壮汉也进到了休闲室中来。看来是刚刚健完身。

 同僚——准确的说，是大前辈玛斯·西蒙。后面紧跟的是希尔达·汉肯以及海勃特·冯·来哈特。

 以希尔达为首的这三人组，是大战当时就在拉克丝的麾下战斗的勇者。缠着黑色眼罩，巾帼不让须眉的高个女性——希尔达，蓄着厚胡须的玛斯，以及脸上带伤戴着眼镜，不知为何总咬着钉子的海勃特，全都是个性绝佳的人物。

 这三人也自然是加入了罗盘，恐怕是除了拉克丝的麾下以外，其他什么地方都不想去吧。

 希尔达就顺着冲进来的气势，直接一把抱住了露娜玛丽亚。

 “两个人说啥悄悄话呢，也和我说说嘛“

 在无重力环境下没能顶住希尔达的惯性，露娜被她一把拖走，胡乱挣扎着。

 “没什么悄悄话！汉肯上尉！你这是性骚扰！“

 玛斯搭上真的肩膀消去惯性，伸向了自动贩卖机。

 “小家伙，去了那可得当心~。听说那里可有妖魔鬼怪出没呢“

 看着他的嬉皮笑脸，飞鸟“哈？“的露出一副莫名其妙表情。

 “是说凡戴森啦。在爆发独立运动的时候，听说欧亚联邦的人‘看到‘了——凯尔派（注：凯尔特民间传说中的一种神话生物，以骏马的身姿在湖边欺骗旅人）“

 “凯尔派是？“

 露娜玛丽亚起了点兴趣问道。而此时希尔达（注：希尔达有女同性恋的设定，另外她喜欢的对象自然就是拉克丝·克莱茵）正趁机凑近脸想闻她头发的味道，同时说

 “是指在水里的怪物啦。当然了，那个国家就是这么谜团重重的“

 “都说了不可以性骚扰！“

 红着脸的露娜玛丽亚一把把希尔达的脸推了回去。

 这个人……外表暂且不论，内心像个大叔一样啊……真悄然这么想着。不过话又说回来——

 ——怪物……

 这个词唤醒了真的记忆。

 背上仿佛缠着披风一般，有着异样造型的黑色机动战士。

 虽然只是在强袭自由强夺事件中瞥了那么一眼，但那惊为天人的机动性能，以及能弹开光束的未知装甲。而那就是凡戴森的机动战士。

 就算目击它的士兵们把其称之为怪物，想来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或者说——还有比那更厉害的隐藏性能在吗，这些凡戴森的机动战士们。

 真感觉背后，突然嗖的一下寒气直冒。

 明明没有值得不安的事。而且这次是和凡戴森联手作战。

 但是——如果，和他们敌对的话呢——？

 真努力的把这种不安的设想，赶出自己的大脑里。

 突入大气层之后，排热的气体逐渐散去，千年号舰桥旁的遮罩降下，下方的风景便映射在了屏幕上。在隐约可见的云层夹缝中，露出深浅不一的绿色，以及亚麻布一般茶色的沙漠所构成的大地也显露出来。如银蛇一般弯弯曲曲的河流，在阳光的反射下不时闪着光。虽然从这看上去像是风景模型一般的大小，但想到在这充斥视野的风景中，有无数的生命在上面生活着的时候，拉克丝都会感到一种率直的惊奇。

 千年号逐渐的降低高度，那原本像模型的风景，逐渐显出它的凹凸层次，而布满积雪的山脉，则慢慢的被甩在身后。

 前方看到的是一片像镜面般的湖面。而将湖包裹住的巨大都市也同时映入眼帘。这就是凡戴森的首都依修塔利亚。

 那些近代化的摩天轮并排耸立的地区就是新街市吧，大楼在太阳光的反射下个个璀璨夺目。很难想象，明明在独立战争的时候，首都也遭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害才对，但现在几乎看不出什么痕迹。

 “呵，居然能复兴到这个地步……“

 身为技术士官的阿尔伯特虽然没什么热情，但姑且感慨了一下。

 “真是厉害呀！虽然早有耳闻了“

 而副官阿瑟（注：种命里智慧女神号的副舰长），则有些夸张似得在那称赞不已。舰长近江则还是一成不变的口吻。

 “看起来那位叫什么来着的宰相阁下，确实颇为优秀啊。“

 这时，大天使号也进入了视野。

 两艘战舰并排着朝湖飞去。围绕湖建造的建筑群，则和新街市仿佛对照般的，是一种中世纪的石造风格。那种好几重的蛋状屋顶，以及布满蓝色瓦片的美丽王宫也显出了它的模样。简直就像是神话舞台里的布景一般。

 千年号和大天使号，遵从地面的指示降落在湖面。随着庞大的水花溅起，被惊吓到的白鸟都纷纷展翅飞起。

 没过多久，拉克丝他们就坐上舰载的直升机，向王宫飞去。

 当拉克丝他们走下舷梯，早已在此迎接的凡戴森军士们，跟着号令行礼。而在他们前面，近卫兵们排成一排，而在这之中，一位男性走上前来。

 看上去非常年轻。大约刚过20岁吧。那笔直的身形，闪闪发亮的金发，以及纤细而又精致的脸上，浮现出友善的笑容。明明相貌不同，不知道为何，有那么一瞬，和基拉重叠了一般。

 “欢迎您，公主。我是凡戴森宰相，奥利芬·拉姆·陶。对于您的到来，我衷心表示欢迎”

 这飒爽的声音，以及彬彬有礼的话语，给人的感受还要强上几分。拉克丝一边微笑，一边握住他伸出来的手。

 在即将握住的前一瞬间，拉克丝瞥见他手上戴着的戒指。看起来和拉克丝自己滴着的戒指非常相似。那母亲留给自己的戒指——

 拉克丝一瞬犹豫了一下，而她的手，被奥路菲用力的握在手心，

 而那一瞬间，一种奇妙的冲击瞬时遍布全身。从握住的手上流遍全身——和柔和的光一起，仿佛一种淡淡的芬香般，温暖的——思绪……？

 简直像是周围的一切都褪去，连重力都不复存在了一般。

 眼前的奥路菲也露出了惊色，但是，逐渐转变成了一种确信的笑容。

 ——终于能见到你了，拉克丝·克莱茵……。

 这不是经由口传出的话语。仿佛是从握住的手那边，直接传入体内的，来自奥路菲的思绪一般。拉克丝恍惚的问道

 ——你是……？

 但是，她感到这个疑问似乎没有意义。

 我认识这个人，仿佛很久以前就……

 像这样的行为，都是再自然不过一般。

 她能感受到，奥路菲此时也是一样的想法。

 他用略带颤抖的思绪回答道。

 ——我是你的命运……同样身为引领世界之人……

 命运……？

 “——拉克丝”

 这道声音将拉克丝拉回了人间。猛的一回头，瞧见了站在背后的基拉那不可思议的目光。

 ——刚刚的，究竟是……？

 拉克丝慌忙松开握着奥路菲的手，直直的看着他的面容，而奥路菲却是一副没事人一样的笑容。

 周围依旧是原来的停机坪，旁边站着的只有基拉，玛琉，近江。注意到拉克丝的异状的恐怕只有基拉一人。刚刚的一切都是一瞬间发生的。

 仿佛感到永恒一般，那一瞬间——

 奥路菲用标准的礼仪，催促道“请往这边来”。拉克丝只感觉脸颊似乎烧红了起来。

 自己到底是怎么了。白日梦？还是太累了，站着就睡着了呢？

 那种体验已经从记忆中淡去了，比捉摸不透的梦还要更快的消散。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拉克丝的心力却残留下了一丝不安。

 在拉克丝的身后，基拉的心里有些疑惑。

 刚刚一瞬间，拉克丝的样子有些奇怪。

 虽然看起来有些天真，但她在任何大人物面前都不会失去风度。然而，在奥利芬的面前，那无懈可击的态度却消失了，仿佛无防备的被那张脸所吸引了一般。

 简直就像是——失魂落魄一般。

 现在的拉克丝和往常一样，步伐端庄，用温和的声音，彬彬有礼的回答质问。

 在出迎的队列前，有一群放着异彩的人物。每一人都非常年轻，而且都带着异常的热情看着拉克丝。如果他们的目光里带有敌意，基拉肯定会警戒起来。但是他们的表情里却充满抑制不住的喜悦。

 不是什么需要警戒的东西。但是，基拉却感到些许不快。

 怎么回事？总有什么在意的。仿佛是水下，有什么自己看不到的东西在潜伏一般。

 明明是这么美丽的地方。

 而就在这一刻，突如其来的，宛如刀锋割裂的冲击感直冲脑门。

 ——碍事的家伙

 非常清晰的，能听到这道声音。

 充斥着恶毒般的憎恨声音。

 基拉震惊的看向四周，真和露娜玛丽亚，还有穆就在身边，但这肯定不是他们传来的声音。只是，确实是近在咫尺传来的声音。

 简直是在耳朵深处，憎恶直接流入了一般。

 基拉不知所措的颤抖起来。

 这依水而建，仿佛神话王国一般的美丽都城。

 但正因如此——如果有人说在这里，有邪恶的魔术师所下的诅咒，也似乎并非虚言。

第二章

 罗盘的成员一同被带到了谒见的大厅内。这座宏伟的大殿，有设计精美的镂空窗户，以及阿拉伯风格花纹的瓷砖，流露出一丝东方气息。高高的天花板上悬着一只巨大的枝式吊灯，闪闪发光，脚下则是铺设了厚厚的绒毯，吸收着军靴踩上去的声音。

 一切都太过恢弘壮大，让跟着上官们走着的真，几乎完全被这气势压倒了。原本搞不好会左看右看叽叽喳喳个不停的自己，也在拼命自制着防止出声。这里简直就像是美术馆一样，不过，却是有人真的就住在这种地方啊。

 而这里的主人——凡戴森的女帝，则从最高的王座处对着真他们开口说道、

 “欢迎来到凡戴森“

 声音很稚嫩。年纪大概十岁左有吧。在明显过大的王座上端坐着的姿势虽然十分怜爱，却有与年龄不相称的威严态度。

 “吾乃奥拉·玛哈·凯贝尔。对于这次罗盘组织迅速做出对应，吾表示衷心的感谢“

 “有幸拜见尊容，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奥拉陛下“

 站在最前面的拉克丝轻收玉足，优雅的行了一礼。简直就像是真正的公主一般——就在真这么感叹的时候，才发现周围其他人都低下头，这才慌张的也跟着行礼。

 感觉就像是来到了中世纪的时代一般，在这的自己实在是太不搭调了。

 坐于王座上的奥拉女帝，用不像是孩童的庄严语调说道

 “对于米迦勒的游击队，我国也感到十分的头疼。虽然与欧亚联邦也交涉过数次……但总是不能及时做出反应“

 对着站在一旁的宰相，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后，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毕竟对方也在国内抱有诸多麻烦呢“

 奥路菲幸灾乐祸般的笑了笑。

 真心里嘀咕，这所谓的麻烦，不都是因为凡戴森才惹出来的嘛。

 不过当然了，这个国家对欧亚联邦肯定没什么好感，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感谢诸位的相助，还请救我国人民于水火之中”

 奥拉说完这番话，拉克丝便深深的低下头

 “真是不敢当。我们一定会竭尽所能”

 “吾已经略备薄宴招待诸位。等在宴会上，一定要好好的听一听诸位的故事”

 幼小的女帝，握住奥路菲伸出的手，缓缓的从王座上站下，离开了大殿。看来谒见已经结束了。

 真重重的吐了一口气。

 明明自己只是站在这什么都没做，却感觉已经累的不行一样。

 真没有注意到，宰相的奥路菲在离开之前，对拉克丝送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而注意到这笑容的拉克丝，则带着疑惑的表情一直目送着他，直到消失在视线之中——

 基拉他们被一位叫做英格丽·塔多鲁，据说是担任宰相秘书的女性带领参观王宫，而拉克丝以及舰长他们则分头行动。

 这位叫英格丽的女性同样对于她所担任的要职来说，显得过于年轻了。和基拉他们的年纪应该差别不大，无论态度还是言行都十分谦逊，但又透露出一副十分能干的气息。

 在兵营前有一座宽阔的中庭，而从这里可以听到刺耳的金属碰撞声。

 “他们就是我国的近卫师团”

 英格丽停住脚步，对众人介绍说。

 有两位青年站在中庭的正中央，挥舞着佩剑，似乎正在比试。而另有三名男女很随意的在一旁观看。是刚才在停机坪和谒见时见过的，身着黑衣的将兵们。每个人都很年轻，甚至有看起来还是少年模样的人。

 “他们就是，传闻中的黑色骑士们吧”穆在旁边小声说。

 “Black knight Squad”——超乎常人的身体能力，光从现在正在击剑的二人就能看出来。轻松自如的挥动着危险的刀刃，两人仿佛在共舞一般。最后其中一方打出敏锐的一击，对方受之不及的剑便飞了出去。

 “哎呀哎呀，赢不了修罗你啊”

 败北的青年耸耸肩，倒没露出多大懊恼。看起来是东方系，体格也颇为结实。

 而叫做修罗的人，则身材瘦削，眼神如手中佩剑般锐利。他在比试当中连表情都不曾动过一下，也丝毫不见疲累之色。他拾起被自己打飞的那柄剑，不紧不慢的朝这边走到，直到基拉的跟前站住。

 “可否请您指点一二？大和队长”

 修罗不带任何感情的问道，并将佩剑递过来。而基拉则为这突然的一出而感到不知所措。

 “这…我”

 基拉当然不会使剑。说到底，他连士兵的训练都没有接受过。

 而一看他这样，近卫师团的年轻人们便七嘴八舌的开始起哄了

 “嘿？身为队长居然不会使剑？”

 一位短发青年揶揄说道

 “罗盘组织看起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吗”

 另一位还带着些许年幼感的少女发出咯咯的笑声。而旁边耷拉着坐着的少年，则没精打采的接话

 “……上次不就证实了么”

 他长着一副邪异的面孔，下面的半张脸还被诡异的面具遮住。看来是在说先前的强袭自由高达被强夺的事件了吧。

 负责向导的英格丽插了进来。

 “你们这样对客人太失礼了！”

 但是，忍受不了这般揶揄的真直接冲了出来。

 “队长！这里交给我来！”

 “真！”

 基拉慌忙的想要阻止。这种挑衅根本没有必要理会。

 但是，穆抓住他的袖子，制止了他

 “……让他试试看吧”

 诶？——基拉惊讶的回头，穆用一副若有所思的眼光看着修罗他们。

 是想要见识一下黑骑士军团们的实力吗？

 而这期间真也接过那把佩剑，在中庭中央和修罗对峙起来。

 “我乃近卫师团长，修罗·萨佩坦因”

 修罗一字一顿的报上姓名。

 “我是大和队的真飞鸟！”

 真也气势汹汹的报出名字。

 当团员的其中一人喊出“开始！”的指示，真摆出一副大开大合的架势朝修罗砍去。而修罗仅仅以最小的动作幅度闪过他的斩击，一边后退一边回以敏锐的突刺，真也只能勉力的将其接下。

 虽然真奋力的数度挥舞手中的剑，但修罗仿佛看穿了他的动作一般，仅仅微动身躯就将攻势全部避开。穆不禁发出“噢…”的感叹，但基拉可顾不上这些，忧心忡忡的看着。

 真刺出极为迅猛的一击，而这一瞬间，修罗纵身一跃，直接落在冲刺过来的真后方。这弹跳力实在惊人，焦急的飞鸟刚转过身来，手中的剑便随着尖锐的金属音一起被弹飞了。

 “唔……！”

 修罗的剑，就这么停在了真的喉咙不远处。

 基拉一行人都紧张起来，穆的手已经摸上了枪套，下一秒就要掏枪射击一般。

 而这时，笑声却响了起来。

 “什么嘛，看来自由杀手也不过如此啊！”

 “不对不对，应该说撑的挺久不是吗？”

 团员们的嘲笑让真满脸通红，但是，架在喉咙上的那把剑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果然，阿斯兰·萨拉才是最强吗”

 修罗仿佛失望一般的自言自语，收起了手中剑。

 “啊！？谁会比那种——”

 真刚要发作，基拉却开口了

 “住嘴，真”

 真悻悻的闭嘴，老老实实的站到后面。

 修罗慢慢走到基拉前面，挑衅般的拿剑指向他。两侧的穆和露娜玛丽亚又紧张起来，但基拉却挥挥手。

 说实话，他没兴趣奉陪这种闹剧。

 英格丽的怒声响了起来

 “萨佩坦因团长！也请您适可而止一点吧！”

 修罗无视了她的话语，直直的盯着基拉的眼睛。

 “能统一世界的，唯有掌握力量的人。你具备那种力量吗？”

 基拉哑然，随即狠狠的瞪向对方。

 “……没有人，会想要那样的世界！”

 靠力量来支配的世界？

 明明为了不再倒退到那样的世界，人类至今为止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

 而且自己说到底，根本不想要什么力量。也不想去支配别人。

 这个男人到底在期待些什么？

 “是吗？”

 修罗仿佛看透了基拉的心思，笑道。随即将手中佩剑插回了剑鞘。

 “——真期待日后在你的指挥下作战”

 是想说——想见识下自己的本事吗？

 而身后，阿古妮斯正毫不客气的指责着真。

 “你真是丢脸耶，早知如此还不如换我上场呢”

 露娜玛丽亚替沮丧的真反驳道

 “别说了，阿古妮斯”

 话音刚落，听到对话的修罗忽地站住了脚。

 “你就是阿古妮斯·吉本拉德——「月光的女武神」吗？”

 那如刀刃般的目光，在阿古妮斯的身上停住了。

 “诶？……是我没错”

 看向边疑惑边点头的阿古妮斯，修罗令人惊奇的露出了些许微笑、

 阿古妮斯惊讶的看向他。

 黑衣的一群人，带着嘲讽的笑容离开了现场，而基拉则带着灰暗的情绪目送他们离去。

 这场邂逅，恐怕唯有前途多舛来形容了。

 “虽然早就听闻贵国的发展惊人……”

 拉克丝的这些感叹并不完全是做做样子而已。

 柔和的光线充斥在这广大的空间里，各种身着华丽的男男女女随着乐团的演奏翩翩起舞着。而那些政界或是财经界的要人们则在靠墙的位置，彼此热情谈笑着。这极尽奢华的宴会，说是“略作薄宴”，也不会有人相信。

 坐在旁边的奥拉则满意的笑了。

 “在我国，无关乎年龄或是出身背景，只要是优秀的人才皆可任用。无论是自然人还是调整者，都是如此。”

 的确，刚刚那些被介绍的要人们，年龄性别都千差万别，人种也是各种各样。

 “这些全都是奥尔菲的功劳”

 奥拉微微一笑，而宰相则谦恭的低下头颅。他起身行了一礼，紧接着优雅的对着拉克丝伸出手来。

 “不知可否与您共舞一曲，公主”

 拉克丝的目光，再次被他手指上那发光的戒指所吸引。

 真的太像了。和母亲留给自己的戒指简直一模一样，甚至连细微的装饰都一致。

 “我很荣幸”

 当拉克丝的手也伸出时，奥路菲很高兴的牵住了它，并引着拉克丝来到舞蹈的位置。

 当他们两面对面站定位置时，全场的目光便都集中在了他们身上。乐团开始演奏华尔兹，拉克丝则随着奥路菲的引导开始跳舞。

 拉克丝的目光，瞥见了在窗户旁倚着的基拉，而基拉也看向这边，但在两人视线相碰时，却又偏离开去。

 说起来——拉克丝开始回忆起来——这枚戒指，曾经交给过出战前的基拉。

 戒指的内侧刻着“世界是属于你的，而你也是属于世界的。只要你仍生于这世界之中”。不知道母亲究竟是为了什么刻下的这段话。但是连同包含在内的心意一起，当时交给了基拉。

 ——请一定要回到我的身边……。

 祈祷着母亲和自己的心意，能够守护好基拉。

 然后，基拉真的回来，并将戒指还给了自己。就像回应拉克丝的祈祷一般。

 这枚本就非常珍惜的戒指，便因为那一天的回忆而显得愈发珍贵。

 而与这戒指毫无二致的造物，就戴在面前之人的手上。这一事实，让拉克丝心中的感情颇为复杂。

 这个人，究竟会是谁呢。

 在离舞蹈的人群较远的地方，盛着料理的桌子附近，站着露娜玛丽亚一行人。桌子上摆满了玲琅满目的料理，侍者们盛好递给有需求的客人。

 有不少是出生于Plant的露娜玛丽亚也没见过的料理，但一品尝之下无论哪个都很好吃。真不愧是王宫召开的宴会。像真早就已经开始大快朵颐，看的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舞蹈的区域那传来了惊呼声，定睛一看，原来是拉克丝正和奥尔菲在那共舞。盛装的拉克丝是那般美丽，不禁惹人嫉妒，而那与奥尔菲共舞的身姿又令人拍案叫绝。

 真不愧是名人，还会跳华尔兹……露娜玛丽亚像庶民一样发出感慨。

 而旁边的穆，忽然说道

 “不过，想不到那些小鬼小姑娘，会是传闻中的黑骑士啊”

 他的目光停留在里侧站在奥拉身后的那一团黑影身上。

 真边大口嚼着满嘴的食物，一边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那群人到底咋回事？”

 “大概是调整者吧？”

 露娜玛丽亚猜测道。如果这样，那般举止就说得通了。

 “是吧。只不过……”

 穆似乎还有什么很在意的地方。

 “怎么了吗？”

 听到这么一问，穆先是犹豫了一下，接着压低声音说道

 “……这帮人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儿八经的军队啊”

 这么一说，的确是如此。无论是那个用面具遮住脸的少年，还是高声讥笑的少女，都找不出多少和军人相符的纪律性。更何况他们可是近卫师团，也就是这个国家军队的“门面”所在，本应该比通常的军队更加重视严格的纪律才是。

 就算能力很高，但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不良少年的集团。即使是奉行能力主义重视彼此个性的ZAFT，都比他们像样的多。

 一想到在这之后，不得不和这群人一起联合作战，对穆来说他们就像不安要素一般吧。

 露娜玛丽亚便在自己心中深深的庆幸了一下，自己不必指挥这帮人作战。

 将吃完的盘子还给在人群中出入的侍从后，露娜玛丽亚移动到了更方便看舞蹈会的位置上。

 从来没想到，还真的有机会亲眼看到城堡里举行的舞蹈会。虽然最引人注目的是拉克丝和宰相的组合，但其他女性那绚丽夺目的装束也让人意犹未尽。等回去之后，一定要和美玲好好讲讲。

 在不远处，基拉和阿古妮斯也一样看着舞会，而阿古妮斯此时正凑过去邀请基拉。

 “我们也来跳一曲吧，队长？”

 “我们可不是来这里玩的”

 基拉没好气的回了一句，便离开了。看来队长对于拉克丝在和别的男人一起跳舞这件事，感到有些不愉啊。男人这种生物可真是让人无奈啊。

 大概阿古妮斯说想趁此机会揩油，结果碰了钉子吧。

 露娜玛丽亚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跟阿古妮斯说道

 “你还是别对队长他动小心思了吧”

 露娜玛丽亚早就看出来，阿古妮斯“这次看上了”队长。

 她总是这样。物色有什么适合自己的“好男人”，然后不管对方有没有对象，都会试图占为己有——不对，不如说从别的女性手中夺取猎物才是她的目的吧。并且，一旦有“更好的男人”出现，她就会马上弃之敝屣。事实上，露娜玛丽亚自己都曾是受害者。（此处具体经过请参照官方入场特典小说《月光下的女武神》）

 不过说回来，露娜玛丽亚自己其实也在士官学校的时候，和阿古妮斯一样，认为找对象就得找精英，比如这个人还凑合，那个人肯定不干之类的，单方面的去品鉴别人……

 现在回过头去想，真是太年轻才会干得事。而难以置信，这是仅仅两年前的自己。

 战争，在战争期间体验经历的事，以及和真之间的关系，让自己变了很多。

 虽然也有很多不愿经历的事——但也渐渐懂得了很多，以前的自己绝对不会去思考的东西。

 但是阿古妮斯却一如故我的令人震惊。以前对她的那些小聪明和辛辣言行，自己也会一边感到无语一边又感到有趣。可现在却完全不一样了。

 “怎么？哪里不行了？”

 “因为，你是真的喜欢他吗？”

 这就是问题。如果阿古妮斯真的喜欢基拉，那么自己也会祝福……虽然大概办不到，但起码也能默认无视。

 但阿古妮斯看中的无非是基拉的“条件”——罗盘组织总指挥官的身份，自由高达驾驶员的头衔，以及拉克丝·克莱因的恋人——仅仅是这些，和那个人本质相关的一切却没有丝毫兴趣一般。

 她觉得，阿古妮斯是不是有些焦躁了。

 其实阿古妮斯以前曾经被恋人彻底的背叛过。虽然看起来已经彻底的把那个恋人忘到了脑后跟，但实际上是在盘算着下一次一定要找到最好的人当恋人——也许这才是她的想法吧……。

 但是，像是要彻底否定露娜玛丽亚的怀疑一般，阿古妮斯带着酸味说到。

 “我才不会随便就找个男人妥协呢，和你不同”

 话音刚落，非常不巧，当事人的真走过来了。

 “你们聊啥呢”

 两只手各拿一只盘子，开心的像个傻子。

 “没什么！好了，走吧！”

 “诶！？”

 积了一肚子火的露娜一把拽着无辜的真，从现场离开了。

 拉克丝被奥路菲邀请到了宫殿的中庭。

 “我有东西想请你一观”

 奥路菲还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从嘈杂的室内走到外面，迎面吹来夜晚的凉风，拉克丝也松了一口气。

 一边走在庭园里，奥路菲时不时的抛来几句话语，而拉克丝也礼仪端正的一一回答。只是，她的思绪不自知间彷徨起来。

 必须有人来做这些事才行——说着这句话的基拉，眼神里仿佛被什么东西勾走了魂一样。

 但是，就算抓住了米迦勒又能怎样，就能终结这一切吗——不可能。

 世界上会诞生第二个米迦勒吧。或者，会是第二，第三个帕特里克·萨拉。

 这种事还会持续到何时。

 而他们自己——基拉又能支撑到何时呢？

 忽得，奥路菲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这里无数如此美丽的花朵，也都映入不了你的眼帘呢”

 这么一说，拉克丝才终于注意到，他们已经被争相开放的玫瑰花所围住了。

 花园的设计非常华丽，各种各样花色和品种的蔷薇配置的令人叫绝，连缠绕在庭柱和屋顶的蔓藤也都骄傲放出盛开的气息。

 拉克丝还在担心自己的态度是不是太过失礼，偷偷的窥视着奥路菲，但他却微微一笑，随即献上一朵粉色的玫瑰。

 “它是为了你才盛开的。请收下”

 虽然是有些老套的赞美话语，但拉克丝却仿佛有些陶醉一般。这句话背后所蕴含的感情也许是发自内心的。

 拉克丝收下了玫瑰，道谢着

 “谢谢您，确实开的非常美丽啊”

 “太好了。万一不合你的眼光，我想玫瑰们或许都会失望的马上凋谢呢”

 奥路菲松了一口气，拉克丝则莞尔一笑。凑近开的水灵灵的娇嫩花瓣。

 “真香”

 拉克丝仿佛恢复了几分活力一般，再度看向四周。月光下的庭园正充斥着馥郁香气，站在其中，仿佛恬静和美感都缓缓浸入身体一般。

 奥路菲轻声说道

 “果然，你笑起来更好看”

 很久没有这样被人关心过了。拉克丝没有觉得不快，反而感到一丝感激。

 “你的那些烦恼，我也能体会”

 边漫步在庭园里，奥路菲突然说道

 “诶……？”

 “无论谁都是一样的吧？对那些活在当下的人——对那些试图为未来开辟出道路的人来说”

 他用黯淡的眼神看向拉克丝。

 “人们并不期望纷争。但是另一方面，纷争又从未停息过”

 啊啊——拉克丝想道——这个人，他也能明白啊。

 奥路菲用带着些许寂寞的语气继续说着

 “无论是调整者还是自然人，本来都是人类……真是让人哀叹。人们就因为这些许理由而彼此争斗。

 “是的”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问题并不是这些许差别，而是因为没有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才是原因吧。”

 “诶？”

 拉克丝停住了脚步。

 “现在谁都为战火所苦，而不平与不满，就会在这个时候化身成可怕的事物。”

 奥路菲一边思索着，一边编织着话语。

 “因为财富的分配不公平——因为生命的重量有所差别——因为社会并没有妥当的去评价每一个人——所以，人们才不会放弃争端。”

 奥路菲的声音里带着朝气蓬勃的热意。

 “如果能建设一个大家彼此需要的社会，一个公平平等的社会……一定可以跨越调整者和自然人的差别，世界一定能走向更好的方向……我是这么考虑的”

 拉克丝微笑着。

 “这真是很了不起的想法。这样可能会更好也说不定呢”

 比起他的理想，那份真挚感更叫人充满好感。

 “能被公主如此称赞，身为为政者也能多出几分信心了”

 奥路菲露出仿佛卸去重担一般的表情。他或许一直在找可以倾诉的对象吧。国内的政治家都是些竞争队长，很难敞开内心说这些。而拉克丝这样的外人，反而更适合搭话。

 正想着这些，拉克丝面前奥路菲的笑容，突然抖动起来。

 啊，又来了。又是……那种感觉。

 周围的玫瑰园如同褪去一般，在温暖的光芒所包裹的二人空间里，她和奥路菲面对着。

 “我想要创造一个没有贫困也没有差别的世界。为此，才降生于世——”

 他的声音仿佛在脑海中回荡着一般。

 “而你，也是如此……”

 我是……？为了什么……？

 不知何时，拉克丝轻轻委身于奥路菲的怀抱中。而他只是温柔的笑着，手抚上了拉克丝的脸颊。一股舒适的温暖正迎面传来。

 眼看两人就要这般，缓缓融化为一体一样……

 拉克丝的内心中，确实浮现了这样的念头。但是，细微的不和谐音将她拉回了现实当中。

 拉克丝猛的缩回身体。

 刚刚的玫瑰香气，和微寒的夜意又都回来了。

 怎么会这样，被初次见面的男性所触碰，还这般忘我。简直像被自己背叛了一般。

 “……实在是很抱歉，奥路菲阁下。似乎因为旅途而有些劳累……还请允许我就此告退。”

 拉克丝避开他的目光，慌忙的行了一礼。

 “对于您今日的盛情招待，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还顾不上听奥路菲的回答，她就像逃走一般离开了庭园。

 基拉离开昏暗的中庭，在回廊里踱着步。

 刚刚自己看见的场景在脑海里根本挥之不去。

 拉克丝和那位奥路菲，仿佛关系亲密的依偎在一起。

 简直如一幅画一般，在月色照耀下，玫瑰园中屹立的一对男女。

 拉克丝用动情一般的湿润目光看着那个男人。

 那样的表情，自己有曾见过吗。

 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像是在商量着什么。拉克丝接过玫瑰，开心的笑着。

 一直都没有看过她的那般笑容。

 一直都是用不安的，悲伤的眼神看着基拉。

 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呢，她不再欢笑的日子。

 就在刚刚，他明白了答案。

 每当想到那张笑颜，自己就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痛楚。

 对着自己以外的男性露出的笑颜。

 但是——从她那里夺走笑颜的，又是谁呢？

 基拉宛如逃走一般，加快了脚步。舞会的音乐一直回荡到了这里。

在昏暗的回廊里，阿古妮斯倚在柱子后面，瞪着大厅的窗户。

那些把自己晾在一边，在那寻欢作乐的人们是那么的可憎

为什么每个人都没法理解我的价值呢？我本来不应该是像这样，孤零零一个人躲在这里的角色才对。

以优秀的成绩从士官学校里毕业，父母是政府的高官，比什么露娜玛丽亚的家境要好得多。容姿出众，又有才华，理应是人上人才对。自己有人见人爱的资格才对，可现在——

正当阿古妮斯的愤怒在胸口不断发酵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的足音。

转过身一看——只见那位白天见过面的黑骑士队长，正静静站在那里。

修罗——是叫修罗·萨佩坦因吧。那原本宛如利刃般锐利的容颜，现在看起来略带一丝柔和。他丝毫不拖泥带水的行了一礼。

“可否与我共舞一曲——「月光的女武神」？”

阿古妮斯的内心涌上一丝悸动。最近都没有人这么称呼过自己了。这是在月面战线表现出众后得来的名号。虽然主要是用于军队的宣传而已……。

但是，我可也在月面战斗过了。然而真和露娜玛丽亚他们，却总是一副只有他们才打过仗的态度一样。太不公平了。

所以，当知道这个位于地上的国家里，也有人关注着自己时，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阿古妮斯说着“我很荣幸“，便搭上了修罗的手。

修罗的舞姿虽然不如奥路菲那般优雅，却铿锵有力。阿古妮斯在恍惚间，投身于他的引导之中。

我明明也可以像拉克丝·克莱茵那样——不，会比她跳的更加华丽动人。而且还能驾驶机动战士挺身战斗。这一点，是那拉克丝·克莱茵怎么也办不到的。

一边跳着，阿古妮斯一边在内心中巩固着自己的骄傲。

一曲已毕，修罗庄重的行了一礼。阿古妮斯一边轻轻喘气，一边微笑着

“谢谢您邀请我，萨佩坦因团长”

“叫我修罗便可”

那刀锋般的嘴唇上带着一丝笑意。阿古妮斯的心脏不由得怦怦直跳

“太棒了……修罗”

“你也是”

修罗转身离去，临走前还回头望向阿古妮斯

“强者是美丽的”

阿古妮斯感到内心传来一股久违了的振奋感，望着那道身影消失在视线里

没错，我是强者。我是美丽的。

比起拉克丝·克莱茵那种人，要美丽的多。

和预想的一样，基拉在整备指挥所里独自一人，仍然在做荣耀捍卫者的调试。阿古妮斯走到他的身后。

“我把夜宵给您带来了”

“谢谢，放在那边吧”

基拉头也不回的继续手头的工作。他这么晚了还在和这些机械打交道的理由一目了然，是因为和拉克丝处得不如意。

注意到放下盘子后，阿古妮斯依然不曾离去。基拉终于扭头朝这边看过来。

“……有什么事？”

“我，觉得队长很委屈……”

阿古妮斯做出一副十分在意的表情

“那个人，在大庭广众的面前，居然就那么大咧咧的和别的男人一起跳舞……明明队长在这之后，马上就要前赴危险的战场”

“这……彼此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基拉像是苦笑一般回答道。但是阿古妮斯看得出来，他内心并不如表面上这般淡然。

“您为什么不生气呢？那个人，根本就是在滥用队长的好心而已！”

就在这一刻，她瞥见了在过道里的某个人。粉色的长发——是拉克丝·克莱茵。基拉还没有注意到。

真是天赐良机。

“看着我”

阿古妮斯朝基拉身上凑过去，不让拉克丝听到而压低声音说道。

“您难道不想回敬一下那个人吗？‘

看着她突然露出的笑容，基拉露出疑惑的神情。

“？你什么意思——“

阿古妮斯贴得更近，把自己的嘴唇凑向基拉的。就在两者即将相碰的时候，基拉猛的一把把她推开。

“你到底想干什么！？“

基拉的表情上充满了愤怒和厌恶。阿古妮斯仿佛挨了一发晴天霹雳。因为她认定，无论是谁被自己亲吻，都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没想到，会被用这种像是盯着什么虫子的眼光看待。

基拉背过身准备离去，而阿古妮斯紧抓着他的手叫道

“那种人有什么好的！？换成是我，我才不会把心爱的人送上战场，自己则躲在安全的角落里！“

“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基拉仿佛唾弃般的回答道，阿古妮斯“欸“的一声愣在原地。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基拉粗暴的挣脱开阿古妮斯的手，从这里出去了。

——什么都不懂的是你才对！

阿古妮斯感到屈辱感在内心里隐隐作痛，这么想着。

我说的一切都是真实，基拉他只是故意视作不见罢了。

明明我比那种女的，价值不知道要高上多少。

你竟然敢这样对待我，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基拉整个人都蒙了。

对于阿古妮斯为什么要对自己做出那种事，他简直一头雾水。

但当瞅见放置在过道上的小推车时，理由立刻就揭晓了。小推车上的盘子里盛放着夜宵。看到这些做成哈罗样子的饭团，基拉立马就明白这些出自谁的手了。

拉克丝来过了。那么阿古妮斯的那些话，是故意说给拉克丝听的——？

基拉急忙追了出去。

走廊里到处都找不到她的身影。基拉跑出战舰渡过栈桥，沿着湖岸寻找着。而在夜色笼罩的岸边，隐约能瞧见有个人影。基拉便赶了过去。

当两人拉近距离之后，基拉马上意识到那不是拉克丝。但是当近到能看清对方相貌时，基拉却震惊的停住脚步。

“陶……阁下？”

为什么身为宰相的他，会在这时候出现在这里？

奥路菲仰头看着月亮。

“真是好月色。在这黑暗之中，公正无私的给人带来祥和的至高之光——你不这么想吗？”

现在的基拉没有兴致奉陪他这种风流。

“抱歉，还容我日后再……”

也许有些不敬，当他匆忙的欲从奥路菲身边穿过时，奥路菲冷冷的说道

“你有去找她的资格吗？”

基拉惊讶的停下脚步。仔细一看，奥路菲露出与白天那副温和截然不同的冰冷面孔，紧紧凝视着基拉。

“恕我直言……你根本就不配呆在她身边”

他像是挑拨着一般说着

“破坏，憎恶，”

“破坏，憎恶，还有死亡——你所带来的无非都是这些事物。我可有说错？”

“什么……”

基拉抽了一口气。

“讨伐了迪兰达尔议长之后，你从这世界上夺走了什么？”

奥路菲继续瞪着基拉。从他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憎恶吗？

“秩序，和平，没有争端的社会——你敢说自己做出的贡献，足以弥补人们所失去的这些吗”

“你想说什么……”

基拉开始颤抖了。对于这些，他完全无力否认。

自己能做的，只有战斗而已。

至今为止自己夺走了不知道多少人的性命。毁灭了不计其数的事物。

明明讨厌战斗，却找不到除这以外的任何道路。

反对“命运计划”，打倒了迪兰达尔议长，把世界推向了更加混乱的深渊。

自己所作的一切，全都只有破坏而已。

“「命运计划」所提倡的那个世界，已经回不来了。你也应该明白吧？大家都渴盼的是被安排好啊，对于那些自己能做的，被人所期望的一切”

奥路菲露出有些残酷的笑容。

真是这样吗——基拉困惑着。

自己真的是将大多数人的希望，亲手埋葬掉了吗——仅仅出于自己一个人的自私？

这正是他一直以来所恐惧的。

奥路菲轻笑着

“她是引导那世界的一束光。而能站在她身边的，只有同为引导世界的人才行”

他的表情流露出一份自信。

“我就能做到。我能创造她一直渴求的世界——一个不会被战争连锁束缚，安定和谐的世界。我能”

“这种事……”

怎么可能做到——这个念头，与“也许真能做到”——这种相反的念头，两种相反的想法在基拉的内心里交织着。

拉克丝……拉克丝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拉克丝确实在追求着和平。

“你是做不到的，除了战斗一无是处的你是做不到的”

再度被挑拨着，基拉却无话可说。

“我……是……”

眼前浮现的尽是拉克丝那悲伤的面孔，基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让她如此悲伤的，毫无疑问就是自己。哪怕是刚刚发生的事……

“然后呢？等和平真正造访的那一刻，你打算怎么做？要用那双沾满鲜血的手，去握住她的手吗”

奥路菲这像是挑战一般的话语，让基拉直抽冷气。这双手遍布着鲜血，这是事实。

怎样都无法洗刷的这些罪过，已经深深浸染了这上面的每一处。

如果自己真的爱拉克丝的话……自己主动松开她的手，是不是才是对的呢？

自己应该离开这个位置，交给别的什么人来吗？

交给能让她露出笑容的人——交给这个公开放言说可以带来和平的人。

奥路菲悠然自得的离开了。

只留下困惑的基拉，一个人站在原地。

在王宫的兵舍附近，有一座巨大的建筑物。这里是机动战士的格纳库。背靠墙壁，排列着一群头部宛如长角鬼神一般，呈现异样形体的黑色机动战士。

一台头部有翅膀状的突起，肩部零件被去除的机动战士正被探照灯照着，在它的脚下，隐约露出正在工作的人影。

而那道人影忽地站起身来，转向后方

“——是谁！？”

尖锐的喝问声，在整个空间里回荡着。

顺着光亮

顺着光亮看去，浑浑噩噩迈着步伐走来的人，竟然是阿古妮斯。

正在工作的人——修罗露出惊色。

“你是——”

阿古妮斯朝他奔来，就这么扑到他怀里。

“告诉我……我是不是一点都不美丽？没有魅力？”

一边哭泣，她一边这么叫着

“为什么我就不行呢……！？”

即使面对她倾泻出来的激情，修罗也丝毫不为所动。他紧盯着阿古妮斯布满泪水的面庞，轻轻抚着她的头发。

“你是这般美丽，「月光的女武神」”

当听到这番话语，阿古妮斯哭泣的更加厉害。

她想听到这样的话语。

想要谁来认同她具备的价值。

修罗温柔的抱住她。原本撕裂般疼痛的内心，就这样慢慢痊愈着。

阿古妮斯用力回抱住修罗的身体，就像是溺水的人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横穿过月色，多利在天空飞舞着。

拉克丝呆呆的看着它的轨迹。

——换成是我，我才不会把心爱的人送上战场，自己则躲在安全的角落里！

那个少女的话语，依旧在耳边刺痛着。

不禁想着，自己或许真的是无情的人吧。

说到底，一开始就一直是这样的。第一次将自由高达交付与基拉，目送他离去的那一刻起。

这就是基拉的意愿吧——当时是这么想的。

可是，这样的自己或许才是异常。明明深知战斗是怎样一回事，却没有哭着阻止爱人不要去，而是亲自送他上战场。

而结果就是现在这副德行。

被战斗囚禁而疲惫不堪的基拉，和想要救他却不知如何是好的自己……

坐于湖畔小亭之中的拉克丝身旁，出现了一道人影。

“——睡不着吗”

忽然被人搭话，拉克丝连忙回头

“奥路菲阁下”

她慌得要站起来，却被奥路菲挥手止住了。

“请坐……就请当我是月映出的影子就好”

这温柔的举止，实在令人感激。

拉克丝轻轻坐下，奥路菲也坐在她身边。

一时之间，两人就这么默默的赏月。月就这么独自绽放它清丽的光亮，像是俯视着这地上愚蠢的人类一般。

“……究竟该怎样做，才能结束这一切呢”

忽地，从拉克丝的嘴里蹦出这句话。

“谁都不必战斗，能够互相体贴的生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明明说这些话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这是拉克丝自己的愿望。而把这些强加给其他人，让他们服从，是做不到的。

但是……除自己以外也应该有许多人，如此许愿才对。

连这么简单的事，人都无法将之实现，也许，这和迪兰达尔所预想的一样。

奥路菲的手动了，就这么搭在拉克丝的手上。那已经熟悉了戒指在月光下闪着璀璨的银光。

“这一切可以结束噢……我们是做得到的”

奥路菲轻声说道

这——或许是恶魔的低语也说不定。

但对于此刻的拉克丝来说，仿佛是天使的吟诵一般。

在被那温暖光芒包裹的地方，奥路菲就在那里。仿佛能感受到呼吸的距离内，那份光芒和湖水所映射的月光一起交织融合，温柔的将拉克丝包容而进，

奥路菲微笑着。

“我是为了帮助你而在这里的。仅仅只为此，就在这里”

声音里透露出一丝悲壮的回响，拉克丝瞪大自己的眼睛。

“你……究竟是谁？”

拉克丝的口中，再一次冒出这样的疑问。

奥路菲笑得是那样灿烂

“我是奥路菲·拉姆·陶——与你并肩，能为这个世界取回和平的人”

“这种事……？可是……”

——没错……可以做到。我们是可以的……

这是超越了理性的确信。

——世界是属于你的，而你，是属于世界的。

不知是谁的轻声低语再度回响起来。

没错……他们两人，拉克丝和奥路菲，从很久以前，就像这样在彼此的身边。

在他们的生命之芽绽放的那一刻起……

并不鲜明的景象流过她的身体，就这么穿流而过。母亲的笑容，幼小的孩子们那天真无邪的笑声，以及初次睁开眼睛的早晨。

奥路菲的眼睛温柔的凝视着

“我是为此才降生于世的。为了实现被授予的使命。而你，也是一样——”

拉克丝被安心感包裹着。

终于，来到这个人的身边了——无以伦比的幸福，就要从这里开始……。

“有什么收获吗？”

美玲向刚刚归还的阿斯兰询问道。阿斯兰一屁股坐上椅子，摘下伪装用的墨镜，露出苦涩的表情。

“看来，卡嘉莉的怀疑还是料中了啊”

美玲看着他的表情，站起身来

“要来一杯咖啡吗？——啊，不是虎先生的那些噢”

“那我就不客气了”

美玲从瓶子里往两只杯子里倒入咖啡，将它们端过来。这熟悉的浓厚香味，让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下来了。

“谢谢”

接过杯子，阿斯兰开始讲述他的发现。

“这个国家……虽然表面看起来冠冕堂皇。但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在被用心遮掩起来的区域里是贫民区，一部分国民根本没有享受到政府的一切恩惠。

游行的人们似乎准备等罗盘组织到达时搞一些动作，却被武装警察在事先就全部排除掉了。大多数的人都被逮捕，其中不少人都直接当场击毙了。

潜入凡戴森调查的阿斯兰，正好目击了这一幕。

游行的人们所誊写的牌子上印出这样的文字

“——反对「命运计划」”

美玲深吸了一口气。

果然凡戴森的繁荣基盘，是来自于“命运计划”的实施。当然，采纳计划本身是自由的。而且确实有其好处所在。无论是提高生产性，还是简化思想的决定……。的确有受其恩惠的人存在。

但是，在现实中实施了它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

毕竟，如果用基因来甄别人群，那调整者毫无疑问会立于自然人之上。

少数的调整者占据要职，自然人的机会会不断被夺走。而对此不满的人自然会选择反抗。

“——对了，你那边怎么样了”

当阿斯兰问道，美玲露出难色。

“关于这个……奥拉·玛哈·凯贝尔于CE72年成为了先帝的养女。她是来自凯贝尔家族的远亲凯顿家族……但是，在凯顿家族的记录里没有找到符合年龄的女孩。不过……”

美玲把电脑的画面转向这边。

“在CE25年有同样叫做‘奥拉’的女性……”

“这之间应该没啥关系吧。年代也差的太远了。还是说是母亲什么的吗……？”

“说的也是呢”

“到头来，还是没有头绪吗”

凯贝尔家族

凯贝尔家族本身是可以追溯到金帐汗国时代，有着漫长历史的王家，但被欧亚联邦合并，历经大战的混乱，情报变得相当错综复杂。

“不过，找到了先帝的资金动向……你看看这个”

美玲迅速的操作了几下电脑，指着画面说道

看到上面内容的阿斯兰，瞳孔猛地一缩。

“……这是”

“现在终端机正在调查，不过还没有回音”

阿斯兰深深叹了一口气，靠着椅背。

“……看来，得先想办法搞清楚这一边了”

这天晚上——

在王宫的更深处，一处不许闲杂人等出入，装潢无比奢华的房间里，他们都在此处。

有着黄金点缀的柱子搭建起的这张大床一角，奥拉正轻轻坐着，在她脚下，丽德拉德和丹尼尔各从左右两边轻靠在她膝上一般。奥路菲和修罗则一样坐于大床上，其他人也都像簇拥着奥拉一般，站于四周。

“公主她真是漂亮呀”

在黑骑士军团中唯一的女性队员，丽德拉德·礼蒂尔（注：不知道为何小说里她的姓氏和官网不一致，这里先用小说给出的），恍惚的说着。她和英格丽是姐妹关系，但是这一点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

“说的太对了。比影像里看到的还要美丽绝伦啊”

一副殷勤口吻，总是在嘲讽人的刘，这次也难掩赞许之辞。连竖起头发十分粗鲁的格里芬，也像个孩子一样兴奋着。

“而且看起来真温柔，简直就像女神一样”

戴着面具的丹尼尔冲着这句话哼了两声，却也少见的没有抱怨什么。

修罗看向奥路菲。

“你‘感觉’到了吧，奥路菲”

“不错……这漫长的空白期，看来是一点都没有白费啊……毫无疑问，她是属于我们的”

奥路菲仿佛做梦一般，他的视线就这么飘向远处。

看到他这副表情，英格丽只感觉内心针刺一般的疼痛起来。

这里的每个人的内心里都高扬着欢喜与期待。

只有英格丽除外——

奥路菲，修罗，礼蒂尔，刘，格里芬，丹尼尔，还有奥拉——每个人，对英格丽来说都是无比珍视的“家人”。

然而，现在英格丽正为了不让自己的内心有丝毫流露，努力的封闭着自己的内心。

没错……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

藏在我内心深处的，这份感情……。

一边抚摸着礼蒂尔和丹尼尔的头，奥拉开口道

“等到今天这一刻，大家都辛苦了”

礼蒂尔像撒娇一样的看向她。而丹尼尔则把头轻轻触碰她的膝盖。奇妙的是，孩童外表的奥拉，却表现的像他们的母亲一般。

“准备吧，孩子们……迈向新的未来”

奥拉像唱歌一般吟唱道

“顺着你们的命运——一切，都是早在最初就注定好了的”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无法抑制的欢喜。

奥拉像母亲一般逐个瞧着他们的脸庞，温柔的笑着

“世界在等着你们“

第三章

 终于到了米迦勒捕获作战实施的这一天。

 拉克丝从设置在宫殿内的战略情报室里，目送大天使号离水升空离去。

 基拉的飞升自由高达，真的不朽正义高达，以及希尔达与阿古妮斯的强人，都从千年号中起飞，伴随大天使号一同前往。

 拉克丝抱着一丝不安，紧盯着那逐渐消失在视野中的机影

 她想起了今早告诉基拉的那番话

 ——等回来的时候，再好好的谈一次吧

 基拉露出勉强的笑容，点了点头。

 从那副表情里，流露出的是一股在战前便已憔悴的气息。

 必须得好好和他谈一次才行。彼此之间的距离太过接近，都对对方了如指掌。

 两个人都无比珍视对方的存在，以致于现在都尽量避免接触彼此。

 拉克丝深深后悔着，为了自己，让基拉走上这条看不到尽头的战斗之路。

 如果——这场战争真的没有迎来终结的那一天——

 那至少，要让基拉从这一切中解放出来。离开罗盘，离开机动战士，回到普通的生活中去。在他被自己的善良给压垮之前。

 即使，这意味着自己要松开他的那双手……

 轻眨被泪水浸湿的眼睛，拉克丝毅然抬起头来。

 现在并不是沉浸在伤感中的时候，

 战略情报室里还有奥拉和奥路菲，以及秘书英格丽的身影。除此之外，欧亚联邦也派遣了两名将校，正坐在拉克丝的对面。

 这次是采取罗盘组织，凡戴森，欧亚联邦的共同作战行动体制，但实际能进入艾尔多亚，执行军事行动的只有罗盘组织。欧亚联邦在警戒凡戴森——实际上从独立的经由来说这或许再正常不过——他们仍在怀疑这会不会是针对欧亚联邦的敌对行动。事实上即使对罗盘，他们也并非是无条件信任的。因此在之前的作战会议上，他们再三强调，允许进入的只有艾尔多亚地区一处而已。

 “一旦跨越军事警戒线，就会立刻认定为入侵行为，而对其展开攻击。无论是罗盘组织，还是凡戴森都是如此”

 ——在会议上，欧亚联邦的将校带着敌意这般说道

 也就是说，这里的他们就像是监军一般。为了防止罗盘组织或者凡戴森搞什么小动作而在此监视的吧。恐怕他们是这么考虑的。如果不接纳他们的存在，那再怎么说明都是白费口舌。不如说，能允许在艾尔多亚展开军事行动本身，就该谢天谢地了。

 设置在拉克丝他们面前的战略地图上，正展示着大天使号和罗盘组织MS队的光点们，正逐步靠近艾尔多亚地区。而在凡戴森的军事境界线上，包括黑骑士军团在内的凡戴森军队已经待命了。

 拉克丝屏住呼吸，看着光点越过那道境界线。

 村雨队从大天使号上出击了。

 从地面上射出的对空导弹，向着战斗机形态的村雨和大天使号袭来。

 “Helldart（地狱镖，对空导弹）Valiant（勇者，电磁轨道炮），Igelstellung（豪猪阵，CIWS），开始迎击！”

 玛琉那威风凛凛的声音响彻了舰桥。

 被击落的导弹在艾尔多亚的天空上点起了一朵朵的火焰花束。

 战斗一触即发。

 大天使号负责前线指挥，凡戴森的军队则在担任普通市民的避难引导的同时，加固国境线以防止蓝色宇宙的逃亡。而在军事缓冲地带的另一边，欧亚联邦也同样派遣了军队在待命。

 基拉对自己的小队发出指示。

 “真，阿古妮斯，希尔达小姐请负责无力化敌军！我则就此前往米迦勒的指挥所”

 “明白！”

 真他们的回音传了回来。

 基拉的目标只有米迦勒。根据欧亚联邦提供的情报，米迦勒的据点就在艾尔多亚的岩山内的城堡旧址处。

 率领大天使号村雨部队的穆，也对部下发出指示。

 “敷岛小队去掩护不朽正义高达和强人。真秀吕场队跟我来！”

 他们一边击溃地面上的对空兵器，一边前进。

 这里或许是艾尔多亚内的补给据点，蓝色宇宙的MS部队集结于此发动反击。

 不朽正义高达解除飞行形态，和强人一起对他们发动攻击。

 先行一步的飞升自由高达虽然遭到了敌机的围攻，但基拉仿佛是能看穿光束的轨道一般，在视火网如无物般的避开，并用错身而过的一击解除掉敌人的武装.

 视野里的城堡旧址已经越来越近了。

 就在这时，基拉突然感到一股杀气，当机立断拉升机体。

 巨大的光束奔流扫过，将森林和街道付之一炬。

 划开缓缓升腾的黑烟，巨大的黑影露出了它的身影，基拉屏住了呼吸。

 毁灭高达。背部原本的巨大圆盘不见了，还缺了一只手腕。大概是用各种拼凑部件组装起来的吧，但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威胁。

 基拉马上警告身后的村雨部队“快闪开！”，但是为时已晚。

 毁灭高达胸部的炮口再度射出粗大的光束，避之不及的村雨被击毁机翼从而坠落。仅仅是沾上一点，威力都极为可怕。

 “又拿出那种玩意来！”

 飞鸟的怒吼传入耳中。

 毁灭高达一边放射光束一边前进。市区被熊熊烈火吞没，染红了半边天空。

 从艾尔多亚的市区逃出来的人们，纷纷涌到了国境线附近。配属在检查所的凡戴森士兵们拼命拦阻，试图有序的引导他们避难。但是，瞧见身后燃烧的街道，难民们陷入了恐慌状态，都想要尽快逃到安全地带，焦急的挤作一团。

 修罗坐在爱机黑骑士·湿婆上，居高临下看着乱糟糟的群众，原地待命着。

 “救救我！”

 在大声叫唤的难民之中，有数名男女背着同样样式的背包。而透过背包，似乎隐约有红色的光渗透出来。修罗注意到这一幕，放大了监视器的画面。

 背着奇怪行李的男子面带恐惧，冷汗直流，而背后的红光加速着闪烁——

 突然，闪光划过。

 男人被爆炸的火光吞没，连带周围的人们一起被席卷而进。

 在各处密集的群众处，接二连三的有爆炸发生，连凡戴森的士兵和军用车辆都被波及炸飞。

 修罗故意用悲痛的语调喊着。

 他已经完美的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

 包括，这场惨剧会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

 与此同时，在市区各处也发生了同样的爆炸。

 “怎么回事！？”

 真震惊的看向屏幕。

 攻击？

 但是爆炸是发生在与战场这里以及军事据点都毫无干系的街道处。从屏幕中可以看见，瞧见爆炸而受惊吓的女性，慌忙要丢掉背包的样子。而就在下一瞬间，包裹就这么爆炸了。

 “！”

 真呼吸都停止了一般。

 “那帮混蛋，居然拿市民当炸弹！”

 希尔达带着怒气，一字一顿的说道。

 虽然慢了一拍，真也终于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是何等卑劣！”

 通过屏幕看到此景的奥路菲站起身来。

 拉克丝面色苍白的看着画面。

 蓝色宇宙给市民们背上了炸弹。恐怕是强迫那些被抓住的普通市民带上的吧。还设计成了即使丢弃也会爆炸的模式。

 连卑劣都不足以形容这种行为。拉克丝对这种邪恶的伎俩感到作呕。

 “车辆和步兵部队全部退下！”

 在国境线的修罗下达指示。

 “居然干出这种事！”

 一位驾驶员激昂的叫道。

 由于毁灭高达的攻击以及市民炸弹，市区无处不被火焰所席卷。大量的市民倒在街道上，即使是生存者也在熊熊烈火中仓皇逃命。

 “立刻前往救助艾尔多亚市区的伤员！”

 奥路菲慌忙下令，随即看向欧亚联邦的将校。

 “——应该不成问题吧”

 根据事先协定，凡戴森军都只能在国境线待命，不得进入作为军事缓冲地带的艾尔多亚。但是，目睹这般惨状的欧亚将校们，也只能苦涩的点头

 “……也只好如此了。只限在艾尔多亚地区，允许进行救助活动。”

 接到司令部传来的命令后，修罗回答道

 “——明白”

 虽然已经派遣自己人的间谍潜入了，但蓝色宇宙的那群人干的事比预想的还要精彩。这样一来，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越过国境，而接下来他们的工作也会容易的多。

 修罗没有出声，直接和同伴们说道

 “开始作战行动”

 下一刻，同样无声的回答便传了回来。

 “啊，交给我吧”

 “明白”

 “把大家都杀光噢！”

 黑骑士军团的黑色机体，朝艾尔多亚的天空飞去。

 与毁灭高达交战中的基拉，也了解到了有关市内的状况。

 从面向自己放射的漫天火网中穿插而过，朝巨大的敌机逼近。

 “该死的！”

 真驾驶不朽正义高达，凭着满腔怒火突击过去。一边闪避光束，边眼疾手快的投出回旋镖盾（shield boomerang，以下简称盾镖）。

 配合他的动作，基拉也同时放出盾镖。

 真的盾镖贯穿了毁灭高达的光束盾，连同剩下的手腕一起破坏，而紧接着基拉的盾镖也切开了敌人的头部。

 好机会，两机一同冲进巨体的怀中，从两侧同时用光束军刀捅了进去。

 毁灭高达身上升起的爆炸火光高耸入云，而基拉和真都已经脱离开来。

 “成功了！”

 真高兴的喊着。但是基拉马上便抿着嘴。

 ——还没有结束。

 米迦勒还没有被逮捕。

 看着宛如巨大火种在燃烧的毁灭高达，格里芬让爱机黑骑士·楼陀罗在空中停下。

 眼前是飞升自由高达，不朽正义高达。

 本应该是为了救助艾尔多亚的市民而越过国境的他，却对市区熟视无睹。

 他眼中只有那张开洁白机翼，闪闪发光的机体——自由高达。

 精神的触手，从他身上缓慢的延展开来。

 寻觅着毫无防备的猎物身上的波动——差不多了——

 终于触及到猎物的精神，像是在准备嵌入锚索一般，快速建立着链接。

 格里芬露出笑容，轻声说道

 “堕入黑暗吧，基拉·大和——”

 ——咚！

 未知的冲击向基拉袭来，视线开始散漫。

 ——怎么了……？

 基拉轻轻摇晃着头，仿佛被谁压抑着一般，脑袋特别沉重。眼前的屏幕上映出的城堡旧址所在的岩山，仿佛重影一般开始摇晃，又像是在远离一样。

 一瞬间，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黑漆漆的感情喷涌而出，形成漩涡，把周围都包裹而进。全身忽然无比燥热，下一刻，一种被什么东西给吸引缠住的虚无感袭向了自己。

 ——我到底……？

 悲伤的看着这边的拉克丝，以及站在她身边摆出一副胜利者姿态的奥路菲，他搭着拉克丝的肩膀，将她就这么拐走。想要追赶，脚却无法迈动。脚下无数的死者，从尸山血海里伸出手来，紧抓着基拉的脚不放。

 面色苍白的迪兰达尔冷笑道

 ——我所说的一切，可都是真实噢？

 呼……的一下，所有的幻想都消失了。基拉一边沉重的呼吸着，发现自己独自陷在驾驶舱里。

 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正常。

 全身被冷汗浸湿，基拉却毫无自觉。

 他的眼前正映着自己的目标

 “米迦勒……？”

 明明看不到的堡垒深处，正坐上车辆的男人背影，牢牢的刻在基拉的视野里。

 他是准备放弃堡垒，自己独自逃走。

 ——休想逃！

 真注意到飞升自由高达突然急回旋，向别处飞去。

 “队长？”

 到底怎么了。明明马上就可以抵达米迦勒的藏身之处了。

 真一脚踹飞袭来的短剑，一边击毁开火的敌军车辆一边问道。

 “队长，到底出什么事了？”

 基拉的回复让人摸不着头脑。

 “准备逮捕米迦勒！真，支援我”

 “……啊？可这不是……诶？”

 真下意识的看向周围，无论怎么想米迦勒都应该在这里，敌人为了阻止进攻不顾一切的在此集结部队就是最好的证据。

 但是，基拉会犯错吗？

 真陷入混乱之中。

 “他要逃了！”

 基拉的声音带上了一丝焦急。

 这时穆的声音也插了进来。

 “怎么了基拉！你快要接近境界线了。到底在干什么！？”

 在上空看着这一连串的行为，格里芬露出会心一笑。

 这家伙彻头彻尾的中招了啊。

 就像是玩弄婴儿一般。

 就连那个基拉·大和，在我们的能力面前也不过是虫子一样。

 就这么，追着根本不在那的米迦勒吧。你这小丑。

 没错。就这么往前过去……。

 他的视线前方，看向的是另一道境界线。

 位于前线指挥作战的大天使号这里，通信士姬子（ヒメコ，himeko）喊道。

 “大和队长机，朝105C转进。正朝向欧亚联邦领内飞去”

 “你说什么？”

 玛琉震惊的看向屏幕。自由高达的识别信号，的确正脱离战斗区域，朝欧亚联邦的国境方向飞去。

 她急忙拿起通话机。

 “发生什么了，基——大和队长！？”

 “发现米迦勒。现在开始逮捕行动！“

 玛琉又为基拉的回答而震惊。

 米迦勒？

 难道从那个激战区里逃出来了吗？

 但是……很奇怪。飞升自由高达几乎以最高速度飞行。那么在他前方的必然是战斗机或是机动战士，可自己这边却没有发现符合对象的机影。

 玛琉的混乱，也同样是因为对基拉抱有的深刻信赖而导致的。

 她切换通信，呼叫穆。

 “弗拉格上校，汇报状况！“

 总之必须弄清楚情况才行。

 看着离国境线越来越近的飞升自由高达，玛琉越发的急躁起来。

 “警告！自由高达，你正朝欧亚联邦领域接近中。请立刻改变航线！“

 驻扎在欧亚联邦的部队发出警告。

 凡戴森的司令部也陷入了混乱之中，

 “为什么朝欧亚联邦那边去了！“

 奥路菲如热锅蚂蚁般的瞪着屏幕。欧亚将校也怒喝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总裁！“

 拉克丝朝通信屏幕，拼命呼喊道

 “自由高达，请立刻调转机头返回！基拉！“

 国境处的欧亚军下达了命令。

 “开始警告射击！“

 “请等一下！“

 拉克丝发出悲痛的声音。

 这一定是哪里搞错了。基拉不可能忘记事先的协商进攻欧亚联邦，这绝不可能。

 但是，国境部署的部队不管她的呼声，一起开火了。

 一边躲避炮火，基拉嘶吼着。

 “还要抵抗吗！“

 基拉的眼中映出的，是正在逃亡的米迦勒，和为了守护他正朝自己袭来的机动战士群。

 顶着有些散漫的眼神，基拉精准的瞄准了复数的目标，

 “队长！“

 “基拉，快停下！“

 “不行的，基拉君！“

 真，穆，以及玛琉的制止声纷纷响起。但基拉却充耳不闻。

 “在这里——一切结束吧！“

 和基拉的咆哮一起，飞升自由高达启动了所有的炮门。

 从飞升自由高达射出的多道光束，将欧亚联邦军的机动战士一台接一台的无力化掉。

 不敢相信自己从屏幕上看到的景象，拉克丝呆呆的站在原地。

 欧亚联邦的将校站起身来怒吼着

 “这是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

 司令部被异样的紧张气氛包裹着，英格丽像是庇护奥拉一般挺身站在她前面。

 拉克丝还在努力呼叫着

 “基拉！基拉！你听不见吗！？“

 好不容易传来的回答，却让拉克丝越发的疑惑。

 “是米迦勒！不能让他从这里逃掉！”

 米迦勒根本不可能在那，在那里的只有欧亚联邦的军队。

 基拉本不应该犯这种错误才对。

 奥路菲拼命的朝欧亚联邦的将校们辩解道。

 “这不是我方的意图！是大和队长的擅自行动！”

 “你们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个才把罗盘扯进来的吧！？既然如此，我们这边也要采取相应措施！”

 对不明真相的人来说就会这么想吧。

 拿不存在的米迦勒当作借口发动进攻，从而扩大领土。现在看起来就像是凡戴森和罗盘组织在相互勾结——

 奥路菲看向颤栗着的拉克丝。

 “事到如今——公主”

 拉克丝微微一抖。

 “还请等等。一定是有什么理由的。大和队长——”

 “这很明显是处在错乱状态”

 像是要遮掩她的呼声一样，奥路菲冷彻的说道

 “或者是——反叛”

 “不可能！”

 拉克丝坚定的摇头反对着

 “很遗憾，现状看起来就是如此”

 奥路菲指向屏幕。

 自由高达依然在攻击着欧亚联邦的军队。激烈的炮火时不时闪着整个画面。

 反叛——这绝不可能。但是，如果是错乱——？

 如果基拉真的，看到了不在那里的米迦勒呢？

 如果他的善良真的成了那最后一根稻草呢？

 拉克丝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吗？

 “如果罗盘真的无能为力——那就请交给我们”

 奥路菲带着一副无比严肃的神情，向拉克丝诉说着，

 “至今为止的所有外交努力眼看就要打水漂了！如果真的出现人命的损害，那就本末倒置——而这都是因为他一人的暴走导致的！”

 如果欧亚联邦把此事定为侵略行为，展开报复的话。好不容易走上复兴之路的凡戴森就会再次陷入战火之中。无辜的国民们会再次受苦。

 还不仅如此，连Plant也会牵扯进来，一个弄不好的话，一场席卷整个世界的大战也在所难免。

 拉克丝——作为爱着基拉的一位女性，想要竭尽全力的大声诉说着。

 但是……自己是罗盘的总裁。自己已经决定要履行这份使命了。

 “……我明白了”

 使命让她说出了这番话。不得不说的，一番话。

 “请你们……阻止基拉吧”

 通过通信机，基拉也听到了这番话。

 “您是指，可以对大和准将采取攻击行动，对吗”

 奥路菲再度发问确认，而拉克丝用几乎不成声音的腔调回答

 “……是的”

 基拉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拉克丝……？”

 “等等，拉克丝总——”

 穆的制止声忽然从中途被杂音所吞没。基拉只是呆然在原地，

 拉克丝同意对自己发动攻击了。

 为什么！？

 一瞬，月光之下，相互拥抱的拉克丝和奥路菲的身姿从脑海里涌现。

 ——拉克丝……？

 千年号的通信士，阿比惊讶的汇报着（注：阿比是原智慧女神号在美玲之后接任的CIC）

 “有强烈的电波干扰，所有的通信都中断了”

 舰长近江皱起眉头。

 千年号自然也收到了刚刚的状况——或者说，压根就搞不清楚状况。

 基拉突然的异常行为，以及拉克丝像被逼迫着下达了对他的攻击命令，还有简直就像是计算好了时机一般的通信中断——

 “是由Neutron Jammer Dazzler（原文NJダズラー，暂译为中子干扰炫光弹）引发的干扰”

 阿尔伯特看着仪器开始解析。

 “这还没有实现实用化……他们是怎么解决量子溅射的制御问题的？——这不是欧亚联邦，也不是蓝色宇宙所为”

 听着他绕口令般的念出一大堆术语，近江是一句也没有听懂，什么溅射什么解决怎么样都好，但最后的那句话他反应过来了。

 如果妨碍通信的既不是欧亚联邦也不是蓝色宇宙的话——那情况就相当严峻了。

 近江立刻下达了命令。

 “露娜玛丽亚机，紧急出动！带上狙击步枪和通信用电缆！”

 “很好，修罗，完成你的使命吧”

 奥路菲下达了许可。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修罗迅速回应道

 “明白”

 格里芬和礼蒂尔的兴奋也传递过来了。

 “两分钟就能全搞定”

 “哈哈哈！死吧！”

 他们的黑色机体一口气攻向了飞升自由高达。

 努力维持着镇定，但修罗也感到难以抑制的高扬感。

 总算到来了。

 漫长的蛰伏期已经结束，终于到了他们登上表面舞台的日子。

 为此——要先把你解决掉。

 自由高达——基拉大和！

基拉被机舱内响起的警告音拉回现实。屏幕上显示异样造型的黑色机动战士正朝他逼近

 “黑骑士？”

 头部被红外镭射所照射。自己已经被锁定了，摸不清情况的基拉试图就这么回避，但对方动作比他更快。

 顷刻之间，步枪被光束打穿，盾牌和磁轨炮，以及推进器接二连三的都被摧毁。

 “住手！为什么……”

 勉强着陆后，基拉一边竭力防御着攻击，边大叫道，然而——脑海里直接响起声音。

 “为什么？——你看看你周围吧！”

 看向那些方才为止不曾注意的事物，基拉深吸一口气。

 周围的景色都为之一变，原本在附近的堡垒所在的岩山突然无影无踪。而周围散落的机动战士和对空火炮的残骸——那些不是蓝色宇宙的机体。而是正规军——大概是欧亚联邦的所有物。

 “……这是怎么一回事？”

 无论是自己造成的这些破坏，还是眼前和刚才截然不同的景象，都让基拉十分困惑。

 而黑骑士们则袭向正呆立着的飞升自由高达。

 “干掉你！”

 “抱歉噢！拉克丝公主她啊，已经不需要你了啊！”

 少女的高笑，让基拉仿佛被人重重打了一拳一般。

 在离战场稍远的地方，森林之中，藏着两台楼陀罗。

 周围则是一片死寂。

 因为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

 在森林深处，稍微空旷一点的位置，停着两台搭载了导弹发射架的装甲车。而周围则横七竖八倒着数不尽的尸体。

 每个士兵都几乎来不及抵抗，就被人一枪打穿了要害，个个都睁大着空虚而又震惊的眼睛。

 在装甲车里，一名士兵被揪着脸庞，太阳穴上被顶着枪口。

 握枪的人是黑骑士军团的一员，丹尼尔。

 “密码”

 丹尼尔催促着，而被他威胁的士兵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惊恐。还不等士兵说话，丹尼尔就扣动了扳机。

 把瘫软下来的士兵尸体随手一扔，就这么落在了那些已经鲜血淋漓倒地的同伴身上。

 根本不需要让他们开口，只要从脑海里浮现出所需要的内容就够了。

 丹尼尔将从士兵大脑里读取到的密码，输入到发射系统当中。受理密码之后，屏幕上映出发射程序，达尼尔迅速一一设定好目标地点和时间。

 等他做完这些钻出车辆，从另一台中露出刘的身姿。

 一切都照预定计划进行。

 他们如鬼影般在森林中穿行，坐上自己的座机从现场飞离而去。

 “队长……？”

 真像是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来。

 击退袭来的短剑，用盾刃切开对方后，便腾空而起。周围还在继续战斗，但不知为何，一种无法解释的焦躁感驱动着他升空。（注：电影中这里飞鸟有脑门过电的描写）

 “真，怎么了！？”

 穆的村雨一边掩护他的后背，一边投来问话。但是他没法好好解释这些。

 感觉——有什么惊天大事要发生了一样。

 突然，在飞行中的真的机体面前，黑色的机体显现而出。是楼陀罗。

 刚想绕开他，两台楼陀罗突然携手起来挡住他的去路，并朝他攻击过来。

 “别挡我的路——！”

 真怒气冲冲的举枪反击。但是光束却被黑色机体的装甲弹开了。

 “一点学习能力都没有啊。不是早就告诉你，你根本就不配当我们的对手吗！”

 不知是谁的声音突然在脑海里响了起来。

 没错。对付这台机体，光束是无效的。

 反过来对方的光束打了过来，被真勉强用盾牌一一挡住。

 “真！”

 注意到这边战斗的希尔达试图掩护真，却遭到其他凡戴森机体的攻击，机体也因此受损了。

 “这些家伙……果然如此吗！”

 穆大喊着，闪避开凡戴森机体的攻击。

 “是陷阱！”

 玛琉在大天使号的舰桥下令

 “大天使号前进。玛斯机，海勃特机负责掩护友军的撤退！”

 战况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原本是为了救助市民而越过国境线的凡戴森机体，纷纷对着罗盘发起了攻击。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果然如此——这样的想法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通信依旧不通。没有办法将眼前的情况告知千年号，或是在司令部里的拉克丝。

 “发射信号弹！开始前往救助基拉君他们！”

 也许基拉的行动，也是凡戴森他们捣的鬼？不然的话，基拉怎么会干出攻击欧亚联邦这种事来。

 飞升自由高达正受到湿婆和楼陀罗的围攻，已经受损。无论如何都得介入其中设法收容基拉才行。

 而在前往战斗区域的大天使号面前，从森林中腾空而起的两台楼陀罗现出身形。

 “发现像是机动战士的热源。距离一万七千”

 收到查德拉的报告，让玛琉瞳孔一缩。

 “——黑骑士？”

 黑色机体似乎是楼陀罗。操舵手诺曼感到十分疑惑

 “那是欧亚联邦军的大后方才对，他们在那里干什么？”

 “啊，被发现了？”

 目击到前方浮现的白色战舰，丹尼尔不怀好意的嘀咕道

 刘耸耸肩。

 “没什么。把他们一并处理掉就好了”

 和刚刚在森林里的那些可怜虫一样。目击者，全部得葬身于此才行。

 刘加速冲向大天使号，接着

 “反正不都一样吗，真麻烦……”

 一边抱怨着，丹尼尔也跟在后面，他也心知肚明。

 他们从未出现在那里过。

 所有证明他们在场的证据，都必须消灭的干干净净才行。

 在这之后发现的一切，都不能和他们扯上丝毫的干系——

 从前方的森林处似乎发射了什么东西。

 “感知到疑似导弹的飞行物热源！”

 查德拉的话语，让玛琉屏住呼吸。正好是两台楼陀罗刚刚起飞的位置。

 “播放光学影像”

 屏幕上映出了正低空飞行的导弹。

 “那是！？”

 “GLCM马克70巡航战术核导弹！是欧亚联邦军发射的！”

 咝——舰桥的所有人都面无血色。

 难道，这是欧亚联邦的报复？还是说——

 玛琉异常焦躁。

 他们已经无法应付那东西了。在通信中断的状态下，也无法联络千年号。

 但是现在应该还能做的事是——？

 就在玛琉的脑海宛如翻江倒海的思考狂潮时，下一段报告传了出来

 “黑骑士两机，正朝本舰而来！”

 欧亚联邦的将校用灰暗的神色挂掉了通话，他们转向这边，开口道。

 “——是本国打来的。已经确认在欧亚联邦境内，有战术核导弹发射了”

 一瞬，整个司令部陷入如坠冰窖般的寂静。

 拉克丝呆然问道

 “目标是？”

 将校的回答异常简短。

 “……是这里”

 一切都宛如噩梦一般。

 奥路菲立刻回过神来，开始下达指示。

 “全员退避！向全市发出避难命令！尽可能的让住民撤退到地下去！”

 简直就像是哑剧般一动不动的通信员们，一同行动了起来。高声传达奥路菲所下的指令，各种叫唤此起彼伏，周围仿佛被像在蜂巢一般的嘈杂声所包裹。

 没可能的——拉克丝绝望的想着——现在开始让住民避难，根本就绝无可能。

 在高空收入眼帘的那美丽都市景象在脑海里复苏了。

 那一切，全都要——

 奥路菲的手，轻轻搭上愣在原地战栗不已的拉克丝后背。

 “还请到这边来”

 “可是……”

 拉克丝看向那些惊慌退避中的人们。但是，被英格丽催促着“请赶快”，只得匆忙的跟着他们。

 奥拉也在这里，不能因为自己妨碍到他们守护自己君主的行动，

 带着与长发一同甩至脑后的思绪，拉克丝和奥路菲他们一同在过道里快步走着。

 国境附近的欧亚联邦军也处在混乱之中。

 “误射！？误射就能了事吗！这可是核弹！到底是哪个混球——”

 指挥官脸色大变怒吼着

 刚刚已经呼叫了多次，可原本驻守后方搭载核弹的车辆却毫无回应。

 操作员发出绝望的声音。

 “不行！不接受我们这边的指令！”

 指挥官只感觉所有的血都涌到大脑一般。

 这必然会成为国际问题，

 对同为地上的国家发射核弹——这绝不是一句误射就能搪塞过去的。

 “少将！从凡戴森王宫那发来通讯！”

 “接过来——”

 指挥官的话音未落——

 一台黑色机体便落在指挥车的正面，对准枪口。

 下一瞬间，他们便被光束的奔流化为了灰烬。

 在同一时刻，大天使正深陷战斗之中。

 两台楼陀罗突如其然发动了攻击。

 “Gottfried（高能光束炮），一门，二门，中弹！”

 “对空战斗！Igelstellung，Wombat，开火！开始损害控制！”

 玛琉在震动的舰内大声喊着。

 光束炮已经被击毁，虽然机炮和导弹都在竭力开火，但楼陀罗在天空留下一道道残影，所有的火力都落空了。

 玛斯和海勃特的勇士在慌乱中起飞了。

 又吃了一发光束直击，战舰剧烈的摇晃着。

 “Igelstellung ，Helldart，无法使用！”

 “疑似导弹的热源，正急速接近！”

 迎击用的武器丧失之后，疑似隶属凡戴森机体的金恩，正对这边降下弹雨。玛琉拼命大喊道

 “散布Flare弹！（热诱饵弹）右转舵，全速！”

 那些因Flare弹而诱爆的导弹，在战舰周围编织起一束束灿烂的焰火花束。被其冲击的再度剧烈摇晃的大天使号，逐渐降低着高度。

 遭受着这毫不留情的攻击，玛琉确信了一件事。

 对这些人来说，玛琉他们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所以才要切实的消灭掉。

 除掉目击者。

 也就是说——？

 位于凡戴森首都的千年号中，露娜玛丽亚的勇士正在紧急出击。

 “战域坐标020W，138N”

 阿尔伯特报出即将飞来的导弹坐标。

 “明白”

 露娜玛丽亚虽然露出不安的表情，但还是毅然腾空而己。通信用的电缆像脐带那样和千年号连接在一起。在干扰依旧存在的情况下，就只能依赖有线通讯了。

 勇士落在岸边，架好狙击步枪后，看在眼里的近江发出指示。

 “遮蔽舰桥！急速潜航”

 “明白！开启通风口！千年号急速潜航！”

 舷侧的护窗全部遮蔽，战舰快速向湖水深处潜下。

 本来核弹即将落下的话，离脱才是第一选择，但现在最后的迎击手段只剩下露娜玛丽亚的勇士，自己一群人也不能就这么逃走。而且其他所有的兵力都已经派出去了。

 近江在心里琢磨着。

 万一，连这也在计算之内呢。

 露娜玛丽亚的勇士以一种不稳的姿势架着步枪

 心脏怦怦直跳，手心也被汗水浸湿了。

 为什么我总是要遇到这种事呢？

 露娜玛丽亚忍不住想找人抱怨一下，

 现在前线情况到底怎么样了？自从通信被切断后，真他们的处境就完全不得而知。

 但是，现在也不是担心他们的时候。

 首都所有人的性命，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

 “……就是那个吧”

 瞄准镜里捕捉到了飞行物，沿着湖的水面在低空飞行着。

 导弹在即将抵达湖面时突然急速改变角度，开始上升。而瞄准系统艰难的跟上了它。

 露娜咪紧眼睛，忍住呼吸，按下了发射按钮。

 从枪口吐出的光束，射向了继续上升中的导弹。

 光束在湖水上空，成功将导弹击毁。

 露娜玛丽亚深深吐出一口气。

 千年号的舰桥内，欢声雷动。

 “成功了！”

 阿瑟高兴的蹦了起来。

 然而，阿尔伯特的声音却一下粉碎了这欢喜的气氛，

 “第二发变轨了！”

 “诶诶诶！？”

 阿瑟慌忙看向屏幕。

 另一枚导弹，仿佛为了躲避狙击一般，改变方向向远离这一边的轨道飞去。

 阿尔伯特立马下了指示

 “快躲避，露娜玛丽亚！这一枚没法狙击！”

 从电梯出来后是地下格纳库，这里有一架穿梭机。

 本来以为是要去掩体内避难的拉克丝虽然感到吃惊，却跟着奥路菲他们登上了穿梭机。

 驾驶座上驾驶员已经就位，出发准备也已经完成了。

 奥路菲一边就座，一边慌忙下令

 “准备好后，立刻出发！”

 拉克丝虽然困惑，但也被劝说在此落座，系好安全带。

 与此同时，穿梭机也开始启动，进入加速状态。

 穿过漆黑的地下通道后，视野一瞬变得开阔。

 从窗户处一瞬，能看到首都依修塔利亚那光辉亮丽的建筑物群。拉克丝想到住在那里的人们，内心就像刀割一般的疼痛，仿佛无法呼吸。

 拜托……拜托了……

 拉克丝知道于事无补，却依旧全心全意的祈祷着。

 希望所有人都能到安全区避难——

 希望那枚导弹能以哑弹告终——

 希望迎击能及时赶上——

 拜托了……！

 ——还有一发！？

 露娜玛丽亚感到浑身打了个哆嗦。

 刚刚一瞬的兴奋顿时化为焦虑。

 “这种事，不做怎么知道……”

 与要求避难的指示相反，露娜玛丽亚发足推进器腾空，试图确保视野。

 这一发也和之前一样是低空飞行，透过茂密的森林根本无法确认轨迹，

 但同样的，在到达目标之前那一定会上升才对。

 就趁那时候狙击！

 露娜玛丽亚镇定下来，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她心知肚明，在飞行状态下的狙击精度会大为下降，而且不在一瞬间完成瞄准就会失败。

 但是，不干不行！

 从森林的一角，导弹钻了出来。

 露娜玛丽亚连续开火，磁轨炮也应声而发。

 “去吧——！”

 ——但是，距离太远了

 光束没能命中导弹，消失在天际，磁轨炮的弹头也划出一道失落的弧度。

 “唔……！”

 露娜玛丽亚关闭推进器，朝湖水降下。

 令人发疯的失望充斥着她的胸口。

 在视线前方，导弹继续上升，朝着首都上空飞去。

 接触水面，机体就这么整个沉入湖底，在下个瞬间，透过水面，可怕的闪光映入露娜玛丽亚的眼帘。

 仅仅片刻，千年号也被冲击所席卷。

 仿佛在狂风暴雨呼啸下的海面般，湖水翻腾而起。战舰成员们抓住就近的各种东西发出悲鸣。

 在这剧烈的摇撼之中。近江心中不禁冒出一个念头。

 连湖水中的冲击都如此可怖，那水外究竟是何样光景？

 恐怕不难想象——却也，让人不敢想象啊。

 穿梭机的屏幕上将这现实活生生的展现在眼前。

 遥远的下方升起一个巨大且在膨胀的光球，将依修塔利亚就此吞没。

 拉克丝死死咬着嘴唇，紧盯着这份光景。

 她的祈祷完全没有传递到。

 那美丽的都市——复兴与繁荣和历史一并，在这一瞬间全部灰飞烟灭了，

 与住在那儿的数以万计的生命一起，再也不存在了。

 仅仅是因为，一发的导弹。

 “——那是！？”

 基拉注意到那高耸的蘑菇云。是凡戴森的方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拉克丝她……？拉克丝她平安无事吗

 但是不容他多想。面向袭来的湿婆，基拉挥舞光束军刀，可湿婆轻松便举盾接下。在急退的瞬间准备用腰间的磁轨炮轰击，可敌人像是在开火前就预测到了弹道一样，湿婆仅仅微动身躯便拉近距离。从扬起的腿部伸出光束刃，湿婆就这么将飞升自由高达的磁轨炮一分为二。

 “呃……！”

 基拉就这么一边倒的被逼到绝境。

 白色舰体的各处都喷出黑烟，大天使号在持续下降着。

 “Gottfried，Igelstellung全灭！引擎停止！火灾正逼近弹药库！”

 这艘战舰已经处于濒死状态了。

 玛琉下了决断。

 “切离引擎！弃舰！所有人立刻退舰！”

 终于——

 艰难渡过两次大战，带着自己一行人来到此处的这艘战舰……要沉没了。

 但是已经没有伤感的时间。

 玛琉在失去引擎正摇摇欲坠的战舰中大吼。

 “准备迎接冲击！”

 地面已经迫在眼前了。

 大天使号就这么直直撞在地面上。迅猛的势头让土砂都被削去一截，覆盖在舰的两侧。

 玛琉玩命的抓着椅子，承受住了这次冲击。

 战舰在地面上滑行，依旧没有停下的势头。右翼如被撕扯般的折断，弹药库也因诱爆燃起冲天大火。

 玛斯和海勃特的勇士正在和刘以及丹尼尔的楼陀罗交战。

 看到眼前坠落的大天使，玛斯恨恨的咬牙

 “趁大姐头不在，你们就这么肆意妄为——”

 面对表现出惊人机动力的楼陀罗，他们的射击依然精准。但光束打在黑色装甲上都被弹开，连一点伤口都打不出来。

 海勃特呻吟道

 “这就是传闻中的Femto technology装甲吗”

 “《没错。既然看到了就去死吧》”

 仿佛炫耀胜利般的声音在脑海里响起。

 ——这帮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

 玛斯拔出军刀，直扑敌机而去。

 楼陀罗那看起来像披风一样的背面装备突然展开，放出红色的光芒。

 “！？”

 玛斯的军刀已经贯穿了敌机——才对。

 可没有击中敌人的实感，勇士就这么从黑色机体身上穿透过去。

 ——什么！？

 刚一回头，勇士的驾驶舱就被光束刃所贯穿。刚刚明明瞄准了的楼陀罗，不知何时已经绕到了身后。

 海勃特也同样被幻影所迷惑，破绽大开的侧腰被敌人一刀劈中。

 “切，这真是……怪物……！”

 “抱歉啊，大姐……”

 还没说完的话就这么被爆炸的火焰吞没。

 久经沙场的勇者，结局竟会是如此的不堪入目。

 “玛斯！海勃特！”

 目睹自己亲密战友的机体被敌人击坠，希尔达呆然叫道

 那两个人，怎么会如此轻易被敌人给——！？

 他们俩大大咧咧嬉笑着的样子涌上心头。

 ——你们两个，肯定是被地狱的神灵给嫌弃了。说是让你们俩不要这么快来报道呢。

 想起和他们开的玩笑。那时候海勃特大剌剌的说道

 ——那真不好意思啊，大姐头。不管你怎么样，我是肯定要去天国的。

 当时希尔达和玛斯还在笑话这厮大言不惭。

 明明到今天为止，无论多么绝望的战斗，都一起努力熬了过来

 大天使号也被击沉了。那艘战舰，也明明同样排除千难万难走到今天。

 希尔达用力握紧拳头。

 果然凡戴森这里全是怪物啊。

 战舰成员冲进电梯，在门关上前的一刻，能看到诺曼和查德拉正朝自己敬礼。

 玛琉环视着已经空无一人的舰桥。所有仪器的读数都是异常，或者已经停止工作了。

 回想起自己一行人历经的那无数磨难，也许更早就面临这种局面也不奇怪。

 自己也得避难了。

 正当她将伤感挥之脑后，脑海里浮出念头的同时。

 正面一台黑色机体自天空舞落降下，将步枪对准这边。

 浑身寒毛都竖了起来。

 玛琉拍桌子一般连忙操作着手边的按钮。

 枪口已经发亮，在它吐出光束的前一刻，舰长席被强制弹出，玛琉整个人都被送到下层舱室去了。

 “你们这些该死的混蛋——！”

 穆发射导弹，并让村雨变形杀向两台楼陀罗。

 ——大天使号被他们给！

 那艘灰白色的战舰——早已被他当成是自己家一般的场所，被毫无留情的摧毁，现在正被浓烟与火焰缠绕着。

 玛琉，还有其他的人都逃出来了吗？

 至少要给他们争取拖延的时间才行，穆这般想着，只顾用步枪连续开火。

 但是楼陀罗仿佛能瞬移一般，轻而易举逼近了村雨，在穆回避之前就把手臂连同步枪一并砍掉。

 “该死的——！”

 另一台楼陀罗已经呼应着攻过来。穆在脚部被切掉的同时，给敌人喂上一发榴弹。近距离引发的爆炸让两者同时被炸飞。

 看着村雨边挣扎边坠落的样子，刘确认着时间

 “收工”的时间到了。

 “看来已经到点了呢”

 他这么一说，丹尼尔有些不耐烦的回答

 “总算好了吗”

 目击者也都解决了，也许还有几个命大的活着，但是马上“那玩意“就会代替自己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的。

 刘和丹尼尔翻转机体，离开了现场。

 真也注意到了升起黑烟的战舰。

 “大天使号居然！？“

 鼻息一紧，就在这时

 “《你在看哪里呢！》“

 谁在揶揄自己的声音在脑中炸开。

 是什么——！？

 已经没有怀疑的时间，楼陀罗冲到了自己眼前。

 ——不妙！

 虽然想挡住这一击，但敌人的刀刃却更快一步。楼陀罗挥出的刀刃，就这么把不朽正义高达的身体一分为二了。

 “哇啊啊啊！”

 屏幕都像雪花般的黯淡下去。在诱爆之前，真按下了紧急脱出按钮。经受住庞大的G力后，真整个人被投射到空中，眼睁睁看着被斩成两段的不朽争议高达落向地面。

 可危机还没有解除。看着正启动脱出用背包的推进器，准备逃生的真，楼陀罗就这么追杀过来。

 巨大的手掌明目张胆的伸过来，被那玩意抓住就完了。

 真玩命一般的操纵喷口，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根本不可能逃过敌人。

 ——要死在这里吗！

 因恐怖和愤怒咬着牙关时，巨大的鞭状物划过天空袭向了楼陀罗。

 是强人的电热鞭。

 电热鞭缠住了楼陀罗，上面电流一闪而过。趁楼陀罗动作被制住的一瞬间，强人将导弹全弹射出，对准的是正在下坠的不朽正义高达。

 果断的切离电热鞭后，强人飞到真的身边，打开了驾驶舱。

 “抓住我，小子！”

 希尔达站在舱口，真抓住她伸出的手，落入了驾驶舱中。

 不朽正义高达爆炸开来，楼陀罗被火光所阻，真在摇晃的驾驶舱里死命抓紧。

 被爆发所振开后，格里芬不禁“切”的咂了咂嘴。

 强人已经逃到远处去了。

 虽然追上去干掉他们不是难事，但时间已经不多了。

 在伙伴中也算是直性子的格里芬，却也不是那种穷追不舍让自己陷入险境的白痴。

 他就这么转身离去。

 也罢，反正对大局无碍。

 实际交手后他便已经确信了，真·飞鸟根本算不上什么对手。

 这种杂鱼是死是活，都无所谓。

玛琉慌不择路的，抵达了大天使号的后部甲板，但是，却瘫坐在那。

 稍微往前一点的地方，甲板已经破损，混入火星的烟雾正不断升腾。而下方依旧有什么在剧烈燃烧着，自己正坐着的地面上也有热量传来。再过不久这里也要坠入火焰之中吧。但是，现在已经无处可逃了。

 边用上衣裹着头部防止吸入粉尘，玛琉激烈的咳嗽着。

 也许该像个舰长该做的，与自己的战舰一起赴死吧……？

 但是，她还想活下去。

 不，是必须活下去。必须把凡戴森的所作所为揭露出去才行。

 而且，对于今后他们会做的事情，也要警惕才行。

 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吧。

 必须要，阻止他们不可。

 而在玛琉那焦急的视线中，她翘首以盼的身姿舞落而下。

 浑身是伤的村雨就此着陆，驾驶舱口弹出，穆从里面显出身形。

 “抱歉，久等了吧！”

 一听到他的声音，随着安心感，泪水也涌了出来。不，也许是被烟呛的也说不定。

 “……太慢了”

 玛琉嗔怒着，登上了村雨伸出来的手掌。

 基拉依然在面对湿婆奋战着。

 湿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动着军刀，而背后的斗篷也仿佛活物般，蠕动着袭向飞升自由。几乎毫无间隙的连续攻击，让飞升自由的机体也达到了极限。能源和PS装甲都降到了最低值。

 从刚才驾驶舱里的警告音就在响个不停。

 “《你赢不了我的》”

 又是大脑里直接传来。是修罗的声音。

 基拉反射般的回答道

 “——你说什么！”

 “《因为这就是你的命运》”

 修罗骄傲的说道。

 挥舞而下的军刀就这么连带自由的右臂一并剥离，紧接着，从湿婆的胸部弹开的位置，有什么东西射出来。那些是无数的针。

 “……！？”

 飞升自由高达的整个正面，结结实实的挨了这意料之外的一击，无数的针深深的插入机体，相转移装甲终于抵达了极限，失去了效用。

 针连驾驶舱也一并贯穿，基拉眼疾手快的蜷缩起身体，这才免于被穿透的下场，但是，已经失去了战斗力，能源完全耗尽，屏幕也逐个熄灭。

 就在此时——

 “这家伙我来解决！”

 阿古妮斯大叫着，扑向飞升自由。

 屈辱，愤怒，憎恨就在此刻爆发，缠绕上强人的刀刃。

 刀锋轻而易举切开了已经失效的PS装甲，将手腕与脚部逐个斩落。

 仿佛成了人棍一般的机体毫无抵抗之力的倒落。

 驾驶舱舱门也就此弹开，露出里面男性的身姿。

 阿古妮斯得意的居高临下，看着男性露出震惊的表情。

 真是丢脸啊，

 像你这样的男人也敢侮辱我，简直不可原谅。

 看你那怂样！

 阿古妮斯高高举起刀刃，准备就这么对基拉劈下。

 像是要抹去自己身上的污点一般。

 但就在这一刻，巨大的冲击力袭来，让她失去了平衡。

 “怎么回事！？”

 不知有谁从背后攻击她，待她焦急的转头看去，只见一台机体分开浪花正从湖面接近此处。

 ——来者何人！？

 修罗像是在打量再度的乱入者身份一般眯起眼睛。

 背面虽然装备着飞行组件，但这厚实的机体明显是水中用机动战士。

 从未见过的机体，识别信号也是表明“UNKNOWN”。

 那台机动战士从头部的发射口射出导弹，一边调整姿势，水花飞溅之下，机身就这么减速下来。

 阿古妮斯虽然举盾挡住了导弹，但对方又接着用掌部正确抓住盾牌防御的空隙，准备开火。修罗从旁边横插而入，挡住了光束。

 “有意思……”

 嘴里不禁这般说道。

 当自己上前，对方也从正面冲过来。在彼此交错而过的一瞬，对方的钩爪与修罗的剑剧烈碰击，顿时火花四射。在交错身形之时，对方便射出导弹，并回转避开自己的攻击。

 “好身手！”

 修罗感觉浑身热血沸腾起来。

 飞升自由让他没能尽兴的遗憾，都在与这未知机动战士的交手中享受的淋漓尽致。

 与强敌——更强的敌人交手——这才是修罗所求。

 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最强。

 从跌坐一旁的飞升自由驾驶舱里，露出基拉的身姿。

 “基拉！”

 “阿斯兰！？“

 听到混着杂音的声音，阿斯兰安心下来，但是，现在暂时没法顾及那边了。

 他以钩爪接下湿婆挥下的刀刃，回转机身用机翼的光束切挡下敌人斗篷的光束刃。那些迅猛的斩击，则竭力跳往后方将之避开。

 ——厉害！

 仅仅是这片刻的攻防，便让呼吸急促起来。

 真是可怕的机体性能与驾驶员。

 修罗深吸一口气，他猜到了与其对峙的机动战士驾驶员身份了。

 “……你是阿斯兰·萨拉？“

 无数次观看战斗影像分析过了。从那些数得着的驾驶员中，自己断定为最强的人——那个阿斯兰·萨拉，现在就在自己眼前！

 兴奋在身体里流淌着。

 当修罗正为这天赐良机而感到欢喜之时，却有人打断了他。

 “修罗！已经到时间了！“

 是礼蒂尔的声音。

 面对好不容易才遇到的对手，修罗咬牙。但这无可奈何。

 计划优先于一切。

 修罗瞥了一眼旁边的强人。

 阿古妮斯正在驾驶舱里哭泣着。悔恨和空虚的感情正传递过来。

 修罗向她发话问道

 “你要跟过来吗？”

 阿古妮斯抬起头，回答道

 “来。我和你一起走

 好歹也算个优秀的驾驶员。

 修罗会带她走，纯粹是怜惜她的实力而已。

 突然间，湿婆放弃了战斗，并抱起阿古妮斯的强人飞离走了。

 这行为太过唐突，让基拉充满疑惑。

 阿古妮斯的背叛也是一样。

 “阿古妮斯……为什么要……“

 是因为自己拒绝了她的诱惑吗？

 搞不明白，什么都搞不明白了

 阿斯兰的机动战士降落在身边。

 “要撤退了，基拉！”

 打开舱门后，阿斯兰呼喊着。而抬头一看，上方有一台圆盘型的飞行物降下，从里面传来美玲的声音。

 “大天使号的各位也都在这里”

 大天使号也……？

 拉克丝呢……？

 拉克丝，她也背叛了吗？就像阿古妮斯那样……？

 什么都没法思考，带着一颗混乱的心，基拉挪动自己的身体登进了阿斯兰的驾驶舱内。

 “还请赶快！”

 在岩山的堡垒处，被手下们簇拥着，一名男子正走向低速运转中的直升机。

 而此人正是，基拉他们不断寻根刨地，欲要逮捕的人物——米迦勒上校。

 男子舍弃据点，舍弃正在抵抗的士兵们，打算独自逃走。

 为了之后也为世界带来死亡与破坏。

 然而，在他准备登上直升机的那一刻，上空闪过不知什么东西的亮光

 回过头来的男子面孔被可怕的闪光所灼烧，紧接着数千度的高温被爆风席卷将他的身体，直升机，以及整座岩山一并摧枯拉朽的毁灭。

 简直就像是艾尔多亚的上空，又升起一轮新的太阳一般。

 同乘于希尔达的强人，正藏在水里准备离脱的真，震惊的看向上方。

 在闪光之后，强烈的爆风肆虐过水面，冲击袭来。被水流推动，眼看机体就要撞击在水底，希尔达拼命把握着操纵。（注：电影中此时真飞鸟正抓着希尔达，而部位……和当初第一次遇见史黛拉时一样，真是个幸运色鬼））

 “那是什么鬼玩意！”

 希尔达低声吼道。而真只感到自己冷汗直流

 “怎么会……！”

 他也目击了刚刚凡戴森上升腾的蘑菇云。

 难道……连艾尔多亚也！？

 艾尔多亚上空爆发的核弹头，将战场上遗留的一切都化为灰烬。

 无论是坠地的不朽争议，飞升自由，还是那些仍能活动的机动战士……

 连满身疮痍横卧于地面的大天使号，也在灼热的光芒下装甲融化，被接下来的爆风摧残的不留原型。

 核的火焰灼烧着森林，街市宛如沙堡般崩塌而下。

 自然，连那些未来得及逃难的人们，也未能幸免……

 巨大的蘑菇云，就连冲出平流层的穿梭机也能看见。

 那带着赤痕的漆黑云朵处，是不是，还有像融化金属般的橙色光芒闪现。

 在那之下恐怕一切都——不会有人还能幸存了吧。

 拉克丝在过度的打击之下，就连悲鸣都无法开口了。

 “基拉……！”

 在分开时，基拉那张寂寞的脸浮现在脑海之中。

 ——请你们……阻止基拉吧……

 那自己说出口的背叛话语浮现心头，苛责着自己。

 一边说出这种话，拉克丝也从未考虑过，基拉会输的可能性。

 基拉是不会死的。

 但是，无论她怎么后悔，一切都已经晚了。

 在因为那火焰之中，舍弃了自己最爱的男人的，就是我自己——无可置疑，就是自己啊。

 一边俯视着同一片火光，奥路菲却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那是灼烧祭品的火焰，

 一切都如同注定好了一般，必须依照而行。

 旧的世界就此焚烧陨落，而新的世界就在今天，就此诞生。

没错，一切都将会重获新生……。

第四章

依修塔利亚和艾尔多亚发生的惨剧已有数日。卡嘉莉等罗盘组织成员国的代表们举行了紧急会谈。

“在第二爆炸中心地东部1.5km处已经确认有疑似大天使号的残骸”

托亚读着报告书。

“飞升自由高达，不朽正义高达，以及其他，处于作战行动中的MS部队至今未能发现踪迹，我方发出的呼叫也无人应答。……恐怕，已经全部被爆炸给……”

屏幕上映出的大西洋联邦总统福斯塔，以及Plant最高评议会议长拉蒙特，都沉闷的叹了口气。

也就是说……全军覆没了。除去在凡戴森首都依修塔利亚待机的千年号，勉强幸免于难以外，其余所有参与这次作战的战力，全部被落于艾尔多亚的核弹给消灭了。

拉蒙特议长开口问道

“……那么，克莱茵总裁仍平安无事对吗？”

卡嘉莉迟疑的点了点头。

“是的。根据千年号的报告，她似乎是和凡戴森的高官们一同逃离了……请问Plant有接到联络吗？”

“没有……”

拉蒙特有些不安的摇了摇头。

卡嘉莉也皱起眉头。这样一来，岂不是连拉克丝也实际上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吗？按理说，如果她平安无事，肯定会联系Plant和奥布才对。

这件事也令人在意……

“总之……就这次事件，我们作为罗盘的应对应当……”

卡嘉莉平复好心情，准备开始讨论时，福斯塔却粗暴的打断了她

“应对！你还好意思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话？欧亚联邦对我们发来了严重的抗议。他们指责这一切都是大和队长他违反协定，擅闯军事境界线导致的”

卡嘉莉的自制心上，“噼啪”的裂开一条小缝。

为什么要听欧亚联邦的胡言乱语。他们只不过是为了避开全世界的非难，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基拉身上罢了。

拉蒙特反驳道。

“就算如此，也构不成发射核弹的理由！这是对全人类的背信弃义行为！”

卡嘉莉无比赞同这一点。

这次的核攻击，整个世界的所有国家都为之震惊，连日新闻热点都居高不下。因为是地面上的国家成为了攻击目标。

 但是，如果是地球联合朝Plant发射核弹的话，又会是怎样呢？

一想到这里，卡嘉莉就感到一丝苦涩。

但是，这次的灾难，她总觉得不是这么简单。

 于是她挺身开口说道

“有关大和队长的问题也难以令人信服。就报告书上的内容来说，无法解释的地方太多了！根本就不知道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真实已经埋葬到黑暗里，除非大和队长，或是米迦勒他们还能活下来道出实情……”

 拉蒙特仿佛放弃了一般摇着头，而福斯塔则嘲弄着

 “这真是来得巧，居然连责任人都找不出来啊”

 “你想说什么？”

 拉蒙特带着一丝危险气味回问道。但福斯塔完全无视他，继续自说自话着

 “我指的是，大和队长的所作所为，真的只是他的擅自行动吗。没准这次是，Plant打算介入欧亚联邦领土的绝好——”

 拉蒙特顿时怒火中烧，横眉倒竖

 “还请阁下不要信口开河！沦为牺牲者的可是我方士兵！”

 “牺牲的是地球的市民！”

 “分明是自然人之间在自相残杀！”

 听着这种丑恶无比的互相抨击，终于让卡嘉莉的自制心彻底爆发了。她粗暴的拍着桌子，大吼着。

 “现在是说这种事的时候吗！再说，基拉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顿时周围的阁僚们都抚上自己的额头暗叫不好。

 福斯塔露出最为冰冷的表情。

 “原来如此——您是不想追究自己亲人的责任是吗？既然如此，我国便不再和罗盘组织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了”

 拉蒙特也恨恨的说道

 “我们也是。岂能像这样被别人随意说三道四”

 卡嘉莉面前的屏幕中，首脑们的影像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

 交涉就这么决裂了。

 ——搞砸了啊……。

 卡嘉莉整个人就这么瘫下来，脑袋趴在桌子上。

千年号停靠在奥布的欧诺古罗岛的军事设施处。

 虽然躲在了湖水里，免于遭受核爆直接的伤害，但因冲击导致的受损也不容忽视。露娜玛丽亚的勇士现在也处于修理中，她本人平安无事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除此之外，便只有噩耗了。

 那般美丽的依修塔利亚，就这么化为了灼烧殆尽的灰暗荒原。当亲眼目击的那一刻，露娜玛丽亚整个人都颤栗不已。

 仅仅是一发爆弹——就在一瞬之间，人们的生活和历史全部就这么被破坏掉了——

 而且，在艾尔多亚也一样……。

露娜玛丽亚抱起在脚下咕噜咕噜转着的粉色哈罗。这是拉克丝带过来的宠物机器人。

这孩子也一样，孤零零一个人了……。

在没有屋主的房间里，她就这么呆坐着。

 “为什么，你没有回来啊……”

 露娜玛丽亚抱着哈罗，就这么横卧在真的床上。

 大家，都没有回来。

基拉也好，阿格尼丝也好，希尔达他们也好，大天使号的各位也好……

以及……真也没有回来。

大家都因为落在艾尔多亚的另一发核弹，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露娜玛丽亚至今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明明是来真的房间整理“遗物”的。

“真这个大笨蛋！”

她痛哭流涕着。

明明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多么严峻的战局，真都能平安无事的回来的。可为什么——

仿佛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一样，露娜玛丽亚的内心煎熬无比。

如果能打下那第二发核弹的话……

当然不会是她的错，落到艾尔多亚的核弹，本来就是另外一发。说道理，责任应该在发射核弹的人身上，和自己没有关系。

虽然明白这个道理，却痛苦的无以复加。

她好想真就在她的身边，跟她说。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

想要那张傻瓜一样的笑脸，陪在她的身边。

——真……！

为什么你不在这里啊？

“……是这样吗，果然，是凡戴森他们……”

近江叹了一口气。阿尔伯特转着椅子朝这边看过了。

“无论是干扰的时间点，他们是黑幕的可能性高达92%。是黑骑士的把戏吧”

一头雾水只顾听话的阿瑟，“啪”的扣着手掌。

“啊啊，只有黑骑士是黑——唔，诶诶诶！？”

慢了一拍才理解了含义，他震惊的大叫起来。

“这么说，那发核攻击是凡戴森——是这样吗！？”

整个舰桥的人都转过头盯着阿瑟，他虽然赶忙用手捂住自己的嘴，但说出的话已经收不回来了。

即使是悠哉的他也算是明白过来。这不是能大声讨论的内容，当然，在舰桥里的人，都是可以信赖的成员……。

 “但是我们没有手段能证实这一点”

近江面露难色。

 这不是无凭无据就能揭发的事。

 凡戴森对自己的国民发射核弹这种事。

 阿尔伯特淡淡的说道

“千年号被下了返航命令。我们手上的MS是零。大天使号也被击坠，成员的生存可能是绝望性的”

 没有证明的机会和手段，也没有目击者——现状就是如此。

但是，近江却摇了摇头。

 “……真是如此吗？”

 关于最后的要素——真的没有目击者吗？

 “那群人，真的会这么容易死掉吗？”

 他和阿尔伯特对视一眼，这位性格乖张的技术士官，听到近江的话语后一瞬睁大了眼睛，随即便立刻在脑中开始计算了。

 无论如何——近江想着——离返航为止还有个几天吧。

 谁能知道，在这几天会出什么事呢。

 基拉在昏暗的房间里醒来。

上一次醒来的时候还是亮堂堂的说……他还未完全醒透的脑海里如此想着。

亮堂堂的，暖呼呼的，被葱郁绿意包围着。

没错，是在温室来着。在那里，他见到了拉克丝的温柔笑容……

 基拉缓缓的起身，感觉身体到处都传来痛楚，却又像隔了一层膜一样，痛觉也不真切了。

 这里真是暗啊。

 拉克丝也不在这里……

 “啊，队长，我吵醒你了吗？不好意思”

 他顺着声音的来源偏过头去，真正露着一张抱歉的脸在那穿衣服。

 他看起来也受了些伤，但饱睡了一觉后又充满活力了。

这看起来是间双人房。抵达这里的时候发生的事，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靠阿斯兰那台叫魔蟹的机体死里逃生，之后就因为疲劳和混乱失去了意识。

 “这里是哪？”

基拉用微弱的声音问道

“奥布。这里是奥布的晓（Akatuki）岛”

 真回答道，他也露出一丝懊悔的沉重表情。

 晓岛吗——基拉想着——又回到这里来了吗。

 基拉和真走出房间，朝休息室走去。

休息室里似乎有谁在看电视，随着逐渐亮起的回廊，还有新闻的音声传了过来。

 “……凡戴森，包括艾尔多亚地区在内，死者已达五万，负伤者，下落不明者推定已达十万人以上，欧亚联邦军为了预防报复行动已向全军申请进入出动待机状态。并向全体国民——”

注意到基拉他们进来，玛琉便关掉了电视机。她和希尔达，诺伊曼正坐在房间的角落里。

 “你们两，都休息好了吗？”

玛琉尽量控制好自己的忧虑表情，以自然的态度向两人问道。

“啊，还好”

 虽然真开口回答了，但基拉却不想就此被糊弄过去。他用手势操作打开电视机，顿时新闻的后续又开始播放了。

 映出的是被破坏殆尽的街道残骸。无论如何，都无法和自己几日前见过的同一场所联系到一起。

 在画面之中，还有幼小的孩子们在哭泣呼唤着母亲。

完全无法直视这副光景，基拉的眼神耷拉下来。

这一切，全部，都是自己的错吗……

 播报员还在继续着。

 “——罗盘组织的活动，在当下已经宣布冻结——”

 “欸！？”

 真惊叫着，看向玛琉她们。

“这是真的吗，罗盘组织活动被冻结！？”

从身后传来了回答。

 “没错”

正好阿斯兰和美玲也走了进来、他用压抑着情绪的语调说道

“卡嘉莉虽然在努力想办法，现在正处在被全世界非难的状态下啊”

“那群混蛋……可恶”

真握紧拳头，砸在沙发背上。

 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现在都把刚刚看到的灾祸，认为是罗盘组织的错吗……

 这分明是中了凡戴森的下怀啊。

 阿斯兰继续说道

 “唯一幸免于难的千年号，现在已经在奥布下锚。我们还没有把这边的状况告诉他们”

至少千年号平安无事。可是——

 “……拉克丝呢？”

 基拉继续毫无气力的点头。阿斯兰有点难以启齿，但还是开口道

“她好像是搭乘凡戴森的穿梭机走了”

凡戴森的——

奥路菲和拉克丝拥抱的景象，又浮现在了脑海里。

 “她……”

 基拉干涩的喃喃道

 “……背叛了我们”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拉克丝确实同意了针对基拉的攻击命令。

——拉克丝公主她啊，已经不需要你了啊！

黑骑士的少女的那道嘲弄，一直在耳边环绕着。

已经不需要我了……拉克丝她……是这样吗？

——你是做不到的，除了战斗一无是处的你是做不到的

因为我除了战斗什么都办不到吗……？

到头来，还促成了那么严重的破坏。

基拉就这么，陷入深刻的悔恨和失落感不能自拔。

“经过终端机的调查，发现了这些东西”

阿斯兰对着聚集到休息室的众人，取出了一枚照片。真伸长身子望向被玛琉拿到手里的照片。那里印着几位身着白衣的人物。

看着那和其他人一样白衣打扮的金发女性，玛琉皱起了眉头。

“这是……奥拉……女帝？”

旁边标注了“奥拉”的这位女性，和先前在凡戴森见过的那位幼女帝非常相似，但是——

 “这是19年前，还在孟德尔的基因研究所里的她”

所有人都被阿斯兰的话语震惊到了。

“19年前！？”

太奇怪了——真死死的来回盯着照片——这里拍到的女性不管怎么看都是成年人。而且19年前奥拉女帝也根本没有出生才对。简直就像是时光倒流了一般。

“她自己也或许是某项实验的实验对象。虽然只是我们的推测。孟德尔那边的研究就和众所周知的那样，已经基本查不到什么资料了”

孟德尔——建设于拉格朗日4的殖民地，在那里进行着有关基因的研究。于数年前因为大规模的生化危机而造成大量死者，因此被封锁了。但是实际经历有诸多谜团，而研究所的资料也遭到彻底的破坏，因此那里到底在进行什么研究，至今尚不明了

而那位迪兰达尔议长，据说也和孟德尔的研究有着联系。

“也就是说，她的实际年龄和表面上看起来的不一样，是吗？”

玛琉半信半疑的问道，阿斯兰点点头

“大概如此，她自己也是研究者”

他严肃的继续说道

“她的研究主题，是想要创造出超越调整者的种族”

超越调整者的种族——真的脑海里，浮现出黑骑士那些少年少女的身影。

那超乎常人的战斗力，以及战斗中听到的那“声音”——这些，莫非是……？

“恐怕，这一切都是奥拉的——是他们的计划吧”

 阿斯兰这么一算，玛琉也苦涩的点着头

“恐怕核打击——也是一样”

 “欸！？”

 真不禁为之绝句。

 玛琉开始说明。他们目击到了凡戴森的楼陀罗出现在了欧亚联邦军的后方。并且执拗的对发现他们的我方发动攻击，而且正好在他们起飞之后，欧亚联邦的核弹发射了。

 “怎么可能！他们攻击了自己的国家不成！？”

 真完全没理解，反问道

以米迦勒为诱饵骗罗盘前来，然后利用战斗将越境欧亚联邦以及核打击的责任全部推到罗盘身上——这难道就是奥拉他们的计划不成？

可是，摧毁自己的国家，他们能有什么好处？

真在那发懵着，而阿斯兰淡淡的说道

“至少，他们可以以遭受了核打击，作为借口”

“欸……？”

“一个能让他们对欧亚联邦发动攻击的借口”

真不禁吸了一口凉气。

 而就在此时，从休息室的喇叭处传来女性的急切声音。

“萨拉一佐！请赶快来管制室！”

在稍早的时刻——

从前往宇宙空间的运输舰中，放出了巨大的构造物。弧状的构造物慢慢的汇聚链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环。在地球光的反射下，环闪闪发光着。

但是，没过多久，环便像被宇宙空间的黑暗侵蚀着一般缓缓褪去了身姿。仅仅数分钟，环和运输舰都消失不见，回归了虚无一般。

但是，那仅仅是看不见了而已，物体本身依然存在于那里。

而同样的现象，在宇宙空间的数个角落同时发生着。

发生在月球背侧和地球连接的线上——。

接着，在这条线完成的那一刻，月球背面巨大的发射口张开了它的倾盆大口。

“偏向环1号，3号，6号，已于预定地点展开完毕。”

 “瞄准目标补正，正2·3，距离‘镇魂曲’发射临界还有60秒。系统正常运作中”

这里是阿尔提密斯要塞。奥路菲他们坐穿梭机离开地球后，就一直呆在这个要塞里。从艾尔多亚处平安脱出的黑骑士军团们也在这里。

当然，他们最为重要的公主自然也是一样。

一切都按预定计划进行着。

奥路菲盯着即将抵达临界点的发射口，一边想着。

真是太久了……

“‘镇魂曲’发射准备完毕”

操作员说出这令人翘首以待的话语。

 奥路菲舒爽的笑道

“送出神的祝福……”

 紧接着，终结一切的神之炎被释放而出。

从月球背面射出的镭射光，经由用幻象粒子系统隐蔽的环而弯曲，光束通过后的环便化为残骸。而经过数个中继环之后，白色镭射光瞬间在宇宙空间中奔流着。

 在它的前方，是泛着蓝色光辉的行星。

屏幕上，映出了出现在大地上的白热光球。

真等人咽着唾沫看着这般光景。

这是卫星拍下的影像。光球还在继续扩大着，冲击波一边驱散着云层，一边尤不知足的贪婪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艾丽卡·西蒙斯苦涩的说道

 “……是莫斯科”

 欧亚联邦的首都——究竟有多少人，现在在那道光芒之中？（注：实际电影中，有伸手捧着降雪的小女孩，被镇魂曲一瞬化为火人的景象……）

 玛琉战栗的呢喃着

“这是凡戴森的‘报复’……已经开始了？”

 “核……打击……？”

 真呆然的看着。

而阿斯兰则咬牙否定着

“不，这是……”

 真不禁看过去，只见他义愤填膺的说着

“……这是‘镇魂曲’啊”

在莫斯科的惨剧发生后，紧急首脑会议立刻被召开了。卡嘉莉在官邸的情报会议室里参加会议。

她早已预测到了会有这种事发生。虽然是从大天使号的乘组员那里得来的第一手情报，但早在之前——当凡戴森对他们发出邀请时，她就感到其中有什么玄机了。所以才拜托在“终端机”的阿斯兰他们，去调查凡戴森有关的情报。

 但即使是她，也没想到凡戴森的动作有这么快，也就是说，必须在所有可能发生的局面中，想好最坏的打算才行了。

在通讯画面中，欧亚联邦代表大声咆哮道

“难道‘镇魂曲’之前没有被解体吗！？”

东亚共和国的代表也跟进一步责难道

“这是Plant明目张胆违反停战协议的行为！”

还是这一套。卡嘉莉的眉毛猛的绷紧。

现在根本不是互相抨击的时候。不过，Plant肯定是免不了遭受怀疑的。

终战之后“镇魂曲”的地上设备虽然基本都已经解体了，但是因地下的反应炉无法解体，所以Plant将其作为动力炉进行和平利用。根据“终端机”的情报，这台动力炉在加甘纳托国防委员长的授意下，交给了军部来使用……

“这种报复行为绝不能容忍！“

欧亚联邦的代表再度发出怒吼。现在支配现场气氛的是恐惧感。或者说是恐慌。毕竟“镇魂曲“完全可以对地球上的任何一个都市发动攻击。而这恐怖的兵器，被凡戴森这一不明不白的国家所持有，甚至还发动了攻击。这不令人恐惧，还会让人如何呢。

 而就在此时，大西洋联邦的福斯塔那里突然有了动作。

 “你说什么？——马上接过来”

她正和秘书官紧张的说些什么。

没过多久，中央屏幕就切换了画面，在短暂的花屏之后，影像开始播放。而这道影像是，先前袭击凡戴森首都的核爆影像。

卡嘉莉皱起眉头。

以影像为背景，奥路菲·拉姆·陶的样子浮现而出。

“我们被人赶出了地面……这一切都是因为自然人发射的可恨的核弹”

奥路菲用沉痛的神情开始说道。

“我们那纯粹只愿追求和平与安定的愿望，又一次被自然人所践踏。这是为什么！？”

他的拳头重重的扣在面前的桌子上。

 “我国将之前的Plant评议会议长，阿尔伯特·迪兰达尔先生所提倡的命运计划，作为国策接纳了”

首脑中有几位，“哈”的吸着气。恐怕这里的诸位，都有怀疑过这一可能性吧。

但是，没想到奥路菲会主动承认这一点。

“由基因来实现完全公正和平等的社会——通过接受刻在自己基因内，属于自己的使命，我们克服了贫瘠，在先前的大战里实现了独立，完成了奇迹般的复兴。

这一演说是面向全世界播放的。

在Plant这里，街头的屏幕也映出奥路菲的容颜，人们纷纷驻足观看。

“——但是，怠惰的人类对此不屑一顾！他们否定进化，嫉妒他人，不愿忘却过去的仇恨，怀抱丑恶的感情互相残杀。明明住在地球这一安宁之地，却如同贪婪吸取恩惠的寄生虫一样！我们想要知道！我们为何要和这帮愚昧之辈一同携手并进不可？”

伊扎克·玖尔，正露出一副见鬼的表情盯着屏幕。他现在担任着参谋本部的情报将校。

正当凡戴森的宰相发表他那激情的演说时，迪亚哥·艾尔斯曼快步走过来和他咬耳朵。

“……加甘纳托开始行动了”

“该死！”

伊扎克猛地从位置上站起来。

“住在Plant的调整者们啊。我们是你们的兄弟。各位也和我们一样，是肩负将人类的进化引导至未来的存在”

演讲带着热情继续着。卡嘉莉察觉出来了。

这是对调整者的煽动。这个人想要引起自然人和调整者之间的对立，或是割裂双方之间的关系。

“我们也是通过基因调整而诞生的究极的‘调整者’，Accord（注：意为一致，符合。本翻译中采用官方给的汉字，调停者）”

奥路菲堂而皇之的宣告道

“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使命，是作为人类的调停者，引领这个世界”

会场顿时陷入一片嘈杂。

“‘调停者’？”

“这是什么意思！？”

在映出陷入混乱的各位首脑的屏幕中，Plant的拉蒙特议长像是似乎被人搭话一样的转过身去，紧接着他的画面便中断了，在中断前一刻，卡嘉莉注意到伊扎克·玖尔正在他身边说些什么。

太好了。看来Plant的情报局占得了先机。

恐怕现在，Plant的内部也发生了什么事吧。

“我们是为了此事方才降生于世。——而你们的领袖之一，那位拉克丝·克莱茵。也是我们的同胞”

 ——什么！？

连卡嘉莉都难以掩盖震惊之色了。

“她现在也作为人类的引导者，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意志便是她的意志，我们的愿望也是她的愿望。”

被摆了一道啊！

卡嘉莉咬牙。

原来是为了这个，凡戴森才会设法带走拉克丝的啊！

无论是制造欧亚联邦发射核弹的既成事实，还是让罗盘丧失行动力，对他们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

他们单纯只是，想得到“拉克丝·克莱茵”而已。

“和我们一起携手前进吧，调整者的兄弟们。这个由旧人类引发矛盾和暴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恐怕多数的调整者，都会被这副言辞所打动吧。

奥路菲他只不过，是重复过去那些煽动战争的领袖们所说的话语罢了。

但是，如果加上一个“拉克丝·克莱茵”——

因为Plant对拉克丝的信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啊。

每次将大家从战争的泥潭里救出的拉克丝·克莱茵。

面对当时看上去是无比正确的迪兰达尔，也绝不屈从，选择了正义道路的拉克丝·克莱茵。

所以，拉克丝·克莱茵支持的人物，一定是正确的。

人们是这么想的。

拉克丝自己至今为止，从来没有主张过“自己是正义的”。她永远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自己独立好好的思考自己。

但是，多数人不愿去思考。

因为他们害怕自己想的是错误的。

所以人们觉得，不如让拉克丝·克莱茵来带领大家更好。

凡戴森则是顺着人们这样的愿望。

奥路菲一改之前的表情，用冷冰冰的口调说道。

“我通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立刻解除武装，承认并实施命运计划。给你们准备的时间有五天。”

才五天……！

卡嘉莉握紧了拳头。

“另外，如果有势力不愿接纳我方，将以拉克丝克莱茵之名给予‘镇魂曲’的制裁。想必米吉多的天火将会降临他们头上吧”

 奥路菲那带着胜利骄傲的面容，就这么消失在了屏幕上。

“……怎么会这样”

卡嘉莉无法抑制从身体内侧升腾起的怒火。

——居然敢将拉克丝的名字，用在这种无聊的宣告上！

完全是自己最好的朋友被玷污了一般的感觉。

但是，现在她有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她调整好自己的想法，赶忙对周围的人下着指示。

在奥路菲发表演说的同时，许多军用车来到Plant行政府的前面。从中涌出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如机械般有条不紊的突入行政府内。

试图应对他们的警备员们很快就措手不及被打倒，士兵们朝上层挺进着。

与此同时，扎古的部队也开始降下，封锁了行政府周围。

为了讨论如何应对凡戴森，汇聚到评议会的议员们，也被突入的部队给瞬间拘束了。

但是，冲进拉蒙特议长的勤务室的士兵们看到的，已经是空无一人的房间了。

在纳斯卡级战舰布克哈克的舰桥，得到这一汇报的加甘纳托恨恨的咬牙切齿。

“该死的拉蒙特……跑得倒是挺快！”

加甘纳托所率领的ZAFT舰队，已经远离Plant在航行当中了。

他们配合凡戴森的宣战通告，在Plant国内发起了政变。早在之前，他们就已经和凡戴森有所接洽了。

虽然没能抓住议长，不过——

加甘纳托设法按下心中的动摇。

不过是些许的瑕疵罢了。

其他的一切，都按照计划在进行着。

 而拉蒙特本人，则被伊扎克的部队护卫着，通过紧急脱出艇离开了四月市·一号。穿梭机停靠于以淡红色外观为特征的战舰处。永恒号。

当拉蒙特和伊扎克等人进入舰桥，迎接他们的是艾琳·卡纳巴原议长和艾萨利亚·玖尔原议员。舰长和成员们也面向议长敬礼。

“玖尔女士，卡纳巴原代表，这次多亏你们了”

当拉蒙特走过来，艾萨利亚边说着“伊扎克能帮到您真是太好了”，边偷瞄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而伊扎克本人则是多少有点不愉。

拉蒙特似是想到今后的Plant，愁闷的叹了一口气。

 “……但是，对于国内的形势，恐怕我们现在只能暂时袖手旁观了……”

艾萨利亚她们也点头。

“我们明白的，议长。毕竟最坏的情况下，‘镇魂曲’的目标很可能会对准Plant……”

这是必须避免发生的情况。

因此，让Plant处于看起来接受了劝告的状态反而比较好。因此让加甘纳托率领的反自然人派系站在台面上会更为有利，真是讽刺的局面。

 “现在只能先静观局势，蛰伏待机了。关于这方面的准备——”

当拉蒙特看过来，迪亚哥回答道

“虽然不能说是准备充分——但是在被放弃的‘博阿兹’（译者注：71年反中子干扰器技术泄露后被连合军用核弹破坏的ZAFT要塞）那里，有拉克丝大人托付我们的反抗军用的补给基地。我们准备前往那里”

“明白了”

还有五天——。

拉蒙特对着蓝色母星浮想联翩。

——在这段时间里，形势会有所改变吗？还是说——一切都会按凡戴森——那些所谓调停者的算盘进行呢？

不设法改变是不行的。

否则，就再无未来可言。

拉克丝走进像是司令室的房间后，奥路菲转过身，露出满脸笑容。

“让您久等真是万分抱歉，公主”

乘坐穿梭机离开地球后，拉克丝便沉沉睡去，不知何时就被送到了不知这是何处的房间里。似乎在饮料里混入了安眠药。也就是说，这是绑架监禁。

房间还设有浴室，装饰极尽奢华之能事。刚刚在英格丽的引领下，第一次走出房间时，方才知道这里是宇宙要塞。凡戴森他们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连这种东西都造出来了。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虽然所有的通信装备都被没收了，但是也没有什么检查身体的痕迹。身上还是被绑架时候的服装，在内侧口袋进入休眠状态的布鲁也还在里面。是他们不懂绑架的伎俩，这种时候不是应该把对方所有的物品全部拿走吗。

在监禁的时候，英格丽也偶尔会到房间来，“请用餐”，“请更衣”之类的，简直是像服务贵宾一般的接待她。

饭是吃了。虽然完全没有食欲，但是为了维持体力，饭自然是要吃的。

但是更衣被拉克丝拒绝了。如果有救援来了——虽然可能性很低，但是只能相信——到那时候，穿着方便行动，一眼就能认出来的衣服要更好。

更何况，所谓的更衣又是那种像公主一样蓬蓬松松的裙子，根本不适合逃跑。虽然怀疑这是别人刻意为之，但又好像想错了。当拉克丝拒绝换衣服的时候，英格丽虽然有些失望，却也没有强迫什么。

总觉得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太不正常了。如果真的想给自己换衣服，完全可以趁自己之前睡着的时候。明明强行绑架自己，软禁起来，却还摆出一副看自己脸色的态度。

尤其是现在，奥路菲还展开双手一副欢迎派头的向这边走来。坐在桌前的奥拉也微微一笑，就连那腰杆挺直的修罗，他那一向冷酷的表情也显得有少许柔和。

但是，拉克丝毫无奉陪他们这种气氛的打算。

“既然要表示歉意，不知能否请你们早日让我回去”

她直截了当的说出自己的要求，当然也没想过对方会大方的同意，但奥路菲却神秘的一笑

“回去？这儿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

这个回答让拉克丝感到疑惑，

奥拉也笑着说

“而且，这也是你母亲的愿望”

“母亲的？”

大感意外的拉克丝反问道。

“你是为了芸芸众生而诞生的。为了被万民所敬爱，向他们指引前进的道路”

奥拉带着满足的神情慢悠悠的说道。虽然是童音，但说话的腔调完全是成年女性，还增加了一丝妖艳感。

“——当初，我就是这么创造你的”

拉克丝惊呆了

“创造……我？”

奥路菲抚于胸口的手上那闪闪发光的戒指。和拉克丝从母亲那里拿到的，几乎完全一样。

拉克丝顿时觉得仿佛天旋地转，简直要一个踉跄摔倒一般。

基拉来到了空无一人的礼拜堂。

以前，有马尔基奥导师和孤儿们在这，在这里能听到孩子们的喧闹声和马尔基奥那平稳的声音。而现在马尔基奥去了别的地方，被搁置的礼拜堂也变得荒芜，除了偶尔激起的海浪声和风的轻拂以外，再无一丝声音。

以前和拉克丝一起在这里生活的日子——虽然没有那些奢华，却那么宁静，那么安详，令人满足的日子——

那样的日子，已经回不来了吧……。

不……那种日子，真的能叫幸福吗？

在这些安详的日常之中，难道不总是有自己一个人在逃避的负罪感吗。

而且，拉克丝呢？

她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为基拉着想，呆在身边，对她来说真的是幸福吗？

像这样回过头思考这一切，感觉全都是虚妄一般。

“——基拉！”

听到有人喊他，基拉才从忘我的状态中醒过来，是阿斯兰在叫他回去。

所有人都集合在了休息室。目睹了奥路菲的演说和通告之后，有必要好好的商量一下。穆并不在这里，取而代之的是艾丽卡·西蒙斯。

阿斯兰继续前日未曾讲完的说明。

“通过基因来给人们分类，通过适性决定使命的‘命运计划’——迪兰达尔和奥拉，创造了管理这个系统，引导人类的人种。那就是，调停者”

具备最优秀基因的人，站在被基因所支配的世界顶点——就是这么一回事。

基拉揪心的听着这番话。

——你是赢不了的。因为这就是你的命运。

和修罗说的一样。因为他们的基因比自己更优越，所以自己输了。

阿斯兰偷偷看了基拉一眼，继续说道

“而且，他们调停者最重要的人是奥路菲·拉姆·陶——以及拉克丝”

“拉克丝？”

基拉震惊的问道。阿斯兰点了点头。

“所以他们抢走了拉克丝。她对于他们的计划来说是必要的”

 奥拉像是大获全胜一般骄傲的说道

“迪兰达尔开创的‘命运计划’——你们两人，是应当站在全人类顶点的存在。就像是最后拼合的一对耳坠那样”

 奥路菲缓缓的走过来。

“我和你，要一起统治这个世界”

他牵起呆然中的拉克丝的手。

“……你也感觉到了吧？”

那种感觉再度袭了过来。这个世界只剩下他和她两个人一样的感觉。被柔和的光芒所包裹，令人无比的舒适温暖——

“一起……和你一起……？”

拉克丝像被操控了一样呢喃道。

奥路菲温柔的轻声吟道

 “我们是彼此吸引，双双结合的宿命……”

 没错，这是共鸣。

这是在出生前就被决定好宿命的人，才会感受到的共鸣……。

这是甜蜜的仿佛无可抵抗的诱惑。

拉克丝的身体——由基因所构成的一个个细胞，都在渴求自己的另一半。

但是——

隐隐约约的，好像听到了基拉的声音。

拉克丝——他在呼唤着。

这是她的心。她的意志。

拉克丝猛的从奥路菲那里抽身而退。

奥路菲露出万分震惊的表情。

夺回属于自己那颗心的拉克丝，回忆起刚才的感觉，顿觉汗毛倒竖。

那是侵食。

这些人想要从我这里夺走“我“啊。还有比这更可怖的掠夺吗。

拉克丝斩钉截铁的说道

“我爱的人，绝不会是你！“

奥路菲仿佛是被人重重打了一耳光般，露出扭曲的表情。他大概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拒绝吧。他镇定下自己的呼吸，冷冷的说道。

“你还在想那个基拉·大和吗？但是很遗憾，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这番话，在还未从动摇中恢复的拉克丝内心上，又狠狠的扎了一针。

奥路菲像是嘲弄她一样的笑了。

 “难道不是你说了，干掉他也是可以的吗”

“啊啊……基拉……”

拉克丝终于崩溃了，整个人摊在了地上。

自己的那番话，夺走了自己爱人的性命。这个事情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的。

我，背叛了基拉啊……！

将大地整个覆盖，急速膨胀扩大的那个光球，又在大脑里复苏过来。

在那道火焰中，基拉在那里吗。

奥路菲继续说着刻薄的话

“不管怎么样，已经不需要他了。对今后的世界来说”

但是，在拉克丝的内心中存在着永远都不会燃烧殆尽的感情。

“不是因为需要……”

她抬起头来。

“不是因为需要才爱着彼此。是因为爱着彼此，才需要对方”

就算永远的失去了基拉。

就算自己自身也被火焰吞噬也好。

这份感情是不会改变的。

拉克丝怀抱这份感情于心，就这么笔直的回瞪着奥路菲。

至今为止都面无表情的英格丽，也神色大变。

奥路菲的脸色变得异常可怖，他头一次开始吼道

“还请住口！不要说些这种自然人才会有的胡话！”

不光是他，对于拉克丝的反抗，就连奥拉和修罗也感到动摇了。

这是往他们的计划上，嵌入的第一枚钉子。

拉克丝感觉到了。

如果要遵从——一切都由基因来决定的“命运计划”，拉克丝当然是要接受奥路菲的。

因为这是由基因所决定的。

但是，无论自己的出生是怎样的，今后迎来的日子会将人抚养长大，将其改变。

 即使自己是由奥拉所创造的生命，不管母亲对自己托付了怎样的愿望，今后的自己都不会改变心中的想法。

自己的人生是由自己，和周围的人们一起创造出来的。是自己选择并一路走过来的。

 而这些人，根本不明白这点。

对追求着毫无变化，安定，只能沿着与生俱来的方向活着的他们来说，是不会明白这点的。

阿斯兰有些难以启齿，但还是说道

 “根据情报，Plant现在发生了由军方主谋的政变”

 “欸！？”

真震惊的出声。

“虽然没有详细情报，但现在无法与议长以下的评议会成员取得联系。“

 听到阿斯兰这么说，玛琉面露难色。

 “也就是说……那些和凡戴森同谋的人，控制了Plant，是吗？”

 “恐怕是这样“

希尔达带着怒气念叨起来

 “是加甘纳托。那家伙忘不了大战的仇恨，对与自然人携手并进的事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

真也回想起那位面容严峻的国防委员长的形象。

被自然人用核弹轰击的经历，Plant也品尝过。恐怕主张自己遭受过自然人不讲道理的暴虐，能够唤起他们的感同身受吧。

更不要说，如果拉克丝也站在他们这一边的话了。

但是，这一切都是弥天大谎。

发射核弹的是调停者自己。连拉克丝也是被他们用计谋抓走的。

为了让自己扮成一副受害者的派头，就让自己国民饱尝核弹的业火——真既没法理解，也绝对无法原谅这群人。

问题在于——知道这弥天大谎真相的人，就只有在这里的自己几个人了。

希尔达也沉重的说

“但是……我们现在根本无计可施。没有MS也没有战舰”

玛琉也一样叹了口气

“也就是说，现在这里的我们大家，和死人无二——是吧”

大家全都阴着脸叹气着。

飞鸟想到了露娜玛丽亚。

她肯定以为真已经死了吧，也许还在那抽泣骂着“真这个大笨蛋“也说不定。

一想到她这个样子，就感觉胸口揪心的疼。真想立马对着她大喊——“我还活着咧！“

但是，这么做的话，无论自己还是露娜玛丽亚都会陷入危险。

死掉的人是最安全的。毕竟现状是，根本没有对抗凡戴森的力量。

“总之，现在先把现状分析清楚吧。之后的事之后再说“

美玲用空灵的嗓音给大家打气，阿斯兰点点头，看着她的电子笔记。

“虽然只是推测——调停者们，似乎能读我们的心“

“欸？“

听到阿斯兰的话语，真瞪大了眼睛。

能读……心？

这么一说——真突然想起来了。

当时和黑骑士军团交战的时候，对方简直就像是能事先预测自己动作一样。

还有，当时直接响彻在自己脑海里的，那道“声音“——

阿斯兰继续说着

“恐怕，还能够对人的精神造成影响吧“

“也就是说……操纵别人的内心……是这样吗“

玛琉这么一说，真就反应过来了。

“所以队长才会……！“

基拉在艾尔多亚的暴走，也是因为——！

他看向从刚才一直满脸阴霾的基拉，基拉却背过脸去。

那时候基拉说着“米迦勒正在逃走“。那也是因为调停者们，让基拉看到了幻觉。

虽然有点不太得体，但真却松了一口气。总算知道那不是基拉的判断出了问题。

“从头到尾都是他们自编自演的一场戏吗……“

诺伊曼露出静静的怒意。

希尔达则是仰头长叹。

“天哪，这要怎么才能和这帮人斗啊？“

世界各地的混乱都在愈演愈烈。

既有主张服从凡戴森，应该接受“命运计划“的人们——多数都是对现状不满，处于社会下层的人们——也有认为调停者是比调整者更可怕的怪物，应当消灭他们的人们。妄图保住既得权益的支配者阶级，还有害怕”镇魂曲“会对准自己，慌乱逃出都市的人们——

由此混乱也发生了暴动，政府出动了部队前往镇压。

世界上的所有政府，现在都没有回应解除武装的要求，仅仅要求市民“请保持冷静的行动“

在奥布街头播放新闻的屏幕前，许多人正驻足观看，其中也有卡兹·巴斯卡克的身影。

 “……凡戴森对地球各国，发出完全降伏以外，还要解除武装以及实行‘命运计划’的劝告。如果不遵从这一劝告，则立刻发射‘镇魂曲’，并且再度发布不接受任何人民的避难要求的声明—— “

所有人都怀抱着不安，听着播音员念出的内容。卡兹也很不安。

他也有过干脆所有的政府全都老老实实的降伏，接受“命运计划“不就好了的想法。

至少这样不会有“镇魂曲“从头上打过来

而且“命运计划“能让凡戴森实现那般繁荣的话，也许也不是什么坏东西吧。

如果能用基因决定自己的使命，就不用走入歧途花费无谓的努力。也不会怀抱不自量力的野心，或是被别人过剩的期待表现了。

人能够发挥各自的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就好了。包括自己在内，多数的人，都是想为社会尽上一份心力的。

但是——卡兹内心悲观的部分开口了——如果，他们告诉你，不需要你这种派不上用场的废物，该怎么办呢？

至今为止已经体验过多次劣等感了。和基拉那样的调整者比较起来，自己算什么……。

那些自称“调停者“的人，似乎拥有比调整者更强的素质。

这样的一群人，会考虑到像我们这样，毫无可取之处的自然人的事情吗？

他们肯定，体会不了我们是什么心情吧……

卡兹脑海中惨淡的未来总是挥之不去，越发的不安起来。

就在这时，影像切换成别的，映出卡嘉莉的身姿。

 “通告各位奥布国民。奥布政府现在正动员各种交通机构，所有的军用车辆，舰艇，飞机，促进住在都市地区的市民避难。我向各位提出的要求只有一个。请不要陷入恐慌之中。大家请保持冷静，只要按照预定计划行动的话，所有人的避难一定能够完成。当然，为了避免最糟糕的事态，我方仍在交涉当中“

卡嘉莉沉着而又决然的这般说道。

 “我，卡加利·尤拉·阿斯哈为了守护大家，不惜一切努力。还请大家相信我，做出自己的行动“

她那金色的眼瞳闪着真挚的光芒。

卡兹一边想着现在地位显著的她看上去是那么耀眼，一边背向屏幕迈出脚步。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只觉得她是个麻烦的女人。后来知道是奥布的公主时惊得下巴都差点掉了。毕竟她可是参加过其他国家的反抗军，和普通的士兵们同吃同住。那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子，现在居然当上了代表首长。

真没办法啊——他开始这么想着。

总之，要按她的话去做那就先待在自己家里吧。

至少如果是卡嘉莉，肯定也多少能体会自己这种人的心情吧。

自月面基地出击的地球连合宇宙舰队，被“镇魂曲”的一次射击导致几乎全灭的情报，送到了奥布的行政府。

“让奥布宇宙舰队将做好准备的战舰，分散开来再出港”

卡嘉莉立刻下令道。现在集中战力太过于危险已经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实了。

但是状况还在每况愈下。这下能够无力化“镇魂曲”的战力便大幅度被削弱了。Plant现在，也被亲凡戴森一派控制了行政和军队。没法期待他们的支援，反而可能会成为敌人。

一位首长带着灰暗的表情对卡嘉莉说道。

“代表，果然还是遵从凡戴森的要求会比较妥当吧……为了守护国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卡嘉莉摇着头

“这违反了奥布的理念”

“可是，比起理念，国民的生命更加重要”

“或许是这样没错。但是，你忘了上次抛弃理念跟随大西洋联邦是什么下场了吗？”

卡嘉莉这么一说，首长们便像是揭了伤疤一般闭口不言。

不侵掠他国，不允许他国侵略，不介入他国的争斗。这是奥布的理念。

 抛弃理念，屈服于大西洋联邦的结果是，奥布被迫参加非其本愿的战争，导致众多的牺牲者。

“一旦奥布舍弃理念，为他国所摆布，到头来，牺牲的还是国民。更不要说现在面对的，是比单纯的侵略更加恶劣。我们没有把国民的自由拱手让人的权利”

对凡戴森来说，奥布的国民，根本算不上什么需要保护和尊重的对象。在“命运计划”之下任何国家的国民都是这样。不再是一个拥有权力和自由的人，而是为了维持整体运行的活体部件罢了。

像这样的计划，又怎么能够参与进去呢。

但是，现在必须先优先国民的避难工作才行。必须尽可能的争取时间才行。

卡嘉莉扫过首长们的面容，说道。

“距离期限还有时间。请各位各司其职，做自己还能做的事”

“我们去把拉克丝救出来吧”

像是要扫除这灰暗沉重的气氛一般，阿斯兰开口道。

“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打破这个现状，要阻止Plant，她的话语是必不可少的。”

玛琉看向其他人，大家都点着头。

 但是，基拉却颓丧的念叨着

“……没用的”

“基拉君……？”

玛琉讶异的看向他。

“反正到头来还是一回事。我们不管怎么努力……”

基拉已经受不了了。

“到头来全是无用功，明明之前那么痛苦，那么迷茫……去战斗……战斗，战斗！”

 至今为止所作的一切，全都是白费力气。

为了终结战争，做自己能做的——自己一直抱着这种想法战斗至今。自己能做的只有去战斗而已。但是，为了阻止战争而战斗，本身就是矛盾而已。

最后，自己带来的只有新的死亡和破灭罢了。

“可是，什么都改变不了……这是因为是我错了吗？”

我所说的一切，可都是真实噢——迪兰达尔如此说道。

我就能做到——奥路菲这般说道。

他们才是对的。要改变世人这种事，自己是做不到的。

“基拉……”

阿斯兰面露沉痛的表情，基拉用力握紧双手。

“所以，拉克丝才会离开我，选择和他在一起”

对奥路菲露出微笑的拉克丝浮现在了眼前。那时候也好，现在也好，胸口都像被揪紧了一般痛不欲生。

“我不行的！我实现不了哪怕一个拉克丝的愿望。别说是和平，就连让她笑一笑都做不到！我没法让她幸福！所以她才背叛了我！”

 对着这样喋喋不休的基拉，阿斯兰直接一拳头飞过去。

“少在这哭哭啼啼了！”

基拉往后面倒飞开来，整个人倒在了地上。

“什么‘我’‘我’‘我’的，你有考虑过哪怕一点点，她自己的心情吗！”

阿斯兰激昂的骂道。

“够了！这么不想战斗的话，就在这老实呆着！”

刚刚还因痛觉陷入呆然的基拉，只觉得脑海里气血飙升。

“你什么都不懂！你别说这些话！”

 他起身冲过去照着阿斯兰就打，可阿斯兰却灵活的闪开，扣住他的拳头，一把打在他下巴上。

“你以为只有自己在战斗吗！？”

“有什么办法！你们那么弱！”

“放屁！”

阿斯兰怒骂着。

“你想一个人背负整个世界，不如你意了就想一走了之吗！？好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这句话深深的刺痛了基拉。

 “不对！”

 他再度冲向阿斯兰，但是挥出的拳头全都落了空，阿斯兰轻松的躲开，反过来揍着基拉。

大家都在那看着两人打架，真却起了火，冲进两人之间。

 “别打了，阿斯兰！队长他是——”

 但是，运气不好他也挨了阿斯兰的一拳，整个人直接往后方飞了出去。这下整个人直接炸了的他正爬起来要加入这场乱斗，却被希尔达用手腕架着脖子不让动。

 “还是别去了”

她一边摇头一边苦笑着。

“朋友就是得帮忙修正丧气包才行”

玛琉也深有同感，重重的点着头。

基拉一边喘着气，一边继续扑向阿斯兰。

“我——我不去做是不行的！虽然讨厌的要死……但只能拼命去做！”

“为什么不说出来？去找别人帮忙！？你一个人又能做些什么！”

阿斯兰一拳头结结实实的砸在基拉的脸上。基拉的背撞在墙上，就这么无力的整个人摊在了地上。

全都是阿斯兰说的那样。即使自己的内心是那么的不甘心。

热泪不断的涌出，滴在自己握紧的拳头上。

“好想……见到拉克丝……”

基拉像用尽力气一样的挤出这几个字。

 “我仅仅……只想要拉克丝在身边微笑而已……我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至今为止都想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一直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才行。拼命的想要取回那因为讨伐迪兰达尔，而从世界那里夺走的和平。

而这期间，拉克丝是怎么想的，其他人又是怎么想的，已经完全顾不上了。

就这么被自己的自以为是给蒙蔽了。

明明拉克丝也和自己一样，是那么的痛苦……。

阿斯兰像开玩笑一样说道

“看来一段时间不见，拉克丝倒是变了不少啊”

“欸？”

基拉像是被什么触到了一般，抬起头来。

“说什么不这么做就没法幸福什么的，又是什么做不到就不行什么的”

阿斯兰无奈的耸耸肩

“我认识的拉克丝，应该是不会说这种话才对”

基拉低下头。良久，他缓缓的像是为了确认什么一样说道

“拉克丝……她想要世界变得和平……”

这么一说，玛琉便安慰道

“但是，也没有要谁把‘和平’，呼的一下当成礼物送到眼前对吧”

阿斯兰也说着

“她想要的难道不是，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能陪她一起走下去的人吗？一步一步，哪怕微不足道”

 就和他们说的一样。

自己如果有哪里搞错了，就是在这一点上。

自说自话的，完全无视了拉克丝的心情，无视了拉克丝她真正的愿望。像这么对待自己深爱的人，才是一种背叛。

如果能更早，好好的交谈一次的话……不仅是对拉克丝，对其他的人也是……

基拉像是如梦方醒一般的喃喃道

“现在……拉克丝她，也是这么想的吗……？”

阿斯兰笑了

“觉得不安的话，就去问她本人怎么样“

“欸……？“

抬起头来，映入眼中的，是大家那关切自己的面容。

“走吧，基拉。去救拉克丝，我们大家一起去“

阿斯兰伸出手。

“有些事，不说出口来是没法传达的……“

基拉也伸出手去，他的手握住阿斯兰的，就这么一把被提了起来。

自己不是孤独一个人。

大家都在这里。有怀抱着同样的信念，能够信赖依靠的伙伴们。

第五章

 “通过分析航行轨迹，确定了凡戴森的穿梭机前往的宙域”

 美玲将从终端机那里送来的情报表示在屏幕上。上面标出了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三处位置。

 基拉他们来到了晓岛的作战会议室，开始讨论如何救出拉克丝的具体方案。

 “和奥布的情报合在一起，拉克丝恐怕是在——”

 阿斯兰操纵屏幕，上面标注的其中一点开始闪烁。这里是L1——月球和地球之间存在的拉格朗日点。

 玛琉露出嫌恶的表情。

 “阿尔提密斯要塞——真是棘手啊”

 或许是想起来以前途径那里的记忆吧。对基拉来说，那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地方。

 阿尔提密斯要塞自从遭到ZAFT的攻击而被摧毁之后，被拖曳到现在的位置，本来应该是被和平利用着才对。但不知何时开始，成为了凡戴森的军事据点。

 棘手的地方在于，它被称作坚不可摧的要塞。如果具备和过去同等的防御能力，恐怕连混进去都很难。

 基拉开口说道

 “使用多利和布鲁的量子网络的话，就能确定拉克丝的位置。”

 这是通过量子纹纠缠共鸣而实现的位置特定法。

 量子纹是指特定的量子状态，像人类的指纹一样，可以作为个体识别用的记号来使用。多利和布鲁都装载了量子纹识别装置，通过用户认证输入了基拉和拉克丝的数据。

 “就是说只要能接近，就能够确定位置了对吧”

 “只要拉克丝——她还带着它的话”

 “战舰要怎么办？而且我们手上也没有能对抗他们的MS”

 真说出了最关键的问题，而玛琉的脸上则浮现出一丝莫名意味的笑颜。

 “船有办法弄到。不过……就是要用点粗暴的方法哦”

 不知为何，基拉明白玛琉想要干什么了。这位总是一副轻飘飘的表情，然后干出破天荒的事。

 而艾利卡也乐呵呵的补充道。

 “MS的话，就让我来想点办法”

 沿着走廊前进的时候，基拉问了玛琉一个问题。

 “穆先生到哪里去了？一直没看到他人”

 “他分头行动了。是奉卡嘉莉小姐的“密令”哦”

 阿斯兰走在他们稍微后面一点，他旁边的美玲看着他，欲言又止一般。

 “……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突然觉得，有时候人们会说“你也好意思说”来打嘴炮呢”

 感觉自己似乎被谁给吐槽了一样。

 阿斯兰愕然，回道

 “那是……只是有些话不说不行啊”

 “嘿嘿，不知道说给阿斯哈代表听会怎么样哦”

 “等等，这个就……”

 阿斯兰稍微有点慌了

 确实刚刚说给基拉的台词，也完全是说自己的。自己也总是光顾着自己的想法，对对方的感受反应迟钝这一点，自己也一样。

 他用不成调子的声音辩解道

 “也就是……我也想要反省，改正一下自己……”

 美玲故意睁大眼睛，随后莞尔一笑。

 “嘻嘻……。不过好像做过头了一点吧？简直就像是借机报复一样”

 刚说完，走在前面的希尔达回过头来低吟着

 “不用担心，你要是不打，我肯定要给他几拳的”

 虽然脸上露着笑，但她的独目里流露出的毫无疑问是杀气。

 阿斯兰和美玲顿觉寒气直冒，老老实实闭嘴了。

 基拉这也过的真不容易啊……

 阿斯兰像是不关己事一样的同情起来。

 当抵达格纳库时，艾利卡按顺序点亮照明灯。

 灯光点亮后，映入眼帘的是并肩而立的三台机动战士。

 “这是阿斯哈代表交给我们，原本用来测试新型核聚变炉以及新装备的性能评价实验的机体，本来是没有考虑到要应付这种状况的”

 真深吸了一口气，朝前探出身子

 “命运高达！”

 基拉也呆然的念叨着

 “……（强袭）自由高达”

 立于眼前的，是泛着未激活状态下的钢铁光泽的，命运高达，强袭自由高达，脉冲高达。

 仿佛一直在等待自己的主人归来一般。

 艾利卡开始说明

 “驱动系和武装都和原来一样，但是操纵系统都已经升级到最新式了。或许还是没法和黑骑士他们抗衡……”

 确实这些机体都已经沦为旧式，远不及黑骑士军团的机体性能。

 “不‘

 真露出一丝坏笑，大声的说道

 “只要有这家伙在，那些人算的了什么！“

 欧诺古罗岛的夜晚中，被灯光覆盖下的巨舰在海浪中漂浮着。

 千年号。

 在埠头与船体之间，一人静静的钻出水面，他仔细瞄准之后，射出钩锁。钩锁嗖嗖的向上飞去，直到尖端处吸附在了点检用舱门上。

 海中的人确认钩锁已经固定完毕之后，便迅速用升降机登了上去。跟在他后面冒出头的几个人，也纷纷射出钩锁。

 先登上去的人贴在舱门上，悄无声息的扳开把手，将某样装置安在了其中的线路里。

 在这期间上来的几个人，也都贴在舱门上。

 当装置启动的灯闪烁起来后，最初的一人向同伴点头示意。

 剩下的这群人得到信号后，便打开舱门滑进战舰之中。

 在千年号舰桥里，一直关注屏幕的阿尔伯特扬起了眉毛。警告有毒气体泄露的警灯亮起来了。

 他转过身去。

 “舰长”

 听到他开口，近江也看向这边。

 “有不明代码侵入”

 有人在入侵主计算机。警报是伪装出来的。

 听到阿尔伯特报告的近江，叹着气整个人陷进了坐席里。

 “是吗……”

 ——果然，来了吗。

 近江不知道该不该为自己的预想成真而高兴。

 “请乘组员迅速退舰。重复一遍”

 突然，舰内警铃大作，露娜玛丽亚冲出了房间。

 “怎么回事！？”

 走廊这里也播放着自动音声的广播。

 “紧急警报！紧急警报！舰内B甲板处发生有毒气体泄露”

 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露娜玛丽亚拔出了手枪。

 当然，也有可能是真的发生了事故。但是——。

 她一边注意着周围，一边持枪沿着过道前进。

 周围的组员们似乎都退舰了，过道里一个人都没有。露娜玛丽亚躲在角落里慢慢前进。突然——

 “不许动！”

 伴随着一声压低着嗓音的喝声，她感觉有什么东西顶在了自己背后。

 入侵者！？

 “举起手来，把枪扔掉”

 用故意捏造出来，像是强忍着什么的声音，背后的男性命令道。露娜玛丽亚慢慢的举起手来。男子就这么摸上了她还握着枪的手。

 ——蠢货！

 露娜玛丽亚一把抓住那只手，直接一个翻身把男子掀翻在地。

 “呜哇！”

 男子发出一声惨叫倒在地上。由于带着潜水面罩看不清他的脸。露娜玛丽亚一个肘击痛击男子的下巴，猛地站起身来。看到自己被枪指着，男性慌不迭的扯下自己的面罩。

 “露娜！是我！是我啊！”

 “……真？”

 露娜玛丽亚呆在原地。面罩下露出的来，是真鼻血狂喷的脸。

 真摸着挨了一发的下巴。看样子牙齿多半是没事，但嘴里全是血。以前他就从没在格斗中赢过露娜玛丽亚。虽然只是想做戏开个玩笑，差点死在自己女朋友手上。真是千钧一发啊。

 “痛死我了……嗯哼？”

 抬起来一看，只见露娜在那颤抖个不停。

 她这是发大火了吗。这下惨了

 刚这么一想，就只见她脸一抬，大颗的泪滴从上面迸发而出，接着整个人直接抱住了自己。

 “真！”

 “哇”

 看着痛哭不已的露娜玛丽亚，真感觉自己心中猛的一堵。

 让她这么担心，真是对不起啊……。

 正准备抱住她的时候，一个耳光直接飞了过来

 “笨蛋！笨蛋！真是的！我都以为你已经死了！”

 “疼疼疼！”

露娜玛丽亚劈里啪啦的连抽真几下，又用力的抱着他。——不如说，这快赶上锁喉了。真拍着她表示自己投降了，但露娜玛丽亚完全没有注意到。只见眼前都开始浮现黑点在飘来飘去的。

 “要死了……真要死了……”

 希尔达走过来，看到快窒息的真和恸哭中的露娜，像是看到什么好笑的东西一样，微笑的横穿而过。

 看着戴着面罩冲进舰桥的基拉他们，只有阿瑟吓得跳了起来。

 “不许动”

 玛琉刚一举枪喊出这句话

 “好，好的！”

 阿瑟就老老实实举起手来。

 但是，看向屏幕的阿尔伯特却泰然自若的对着时针。

 “比我计算的时间晚了两分钟呢，大和队长”

 “欸……”

 听着这像是责怪自己的话语，基拉不由自主的放下了枪。

 舰长席转过来，近江露出苦笑看向这边。

 “近江舰长……？”

 “出航准备已经做好了，拉米亚斯上校”

 近江说完，盯着玛琉手中的枪。

 “——已经用不着那种危险的玩意了”

 基拉和玛琉对视一眼，放下了枪。

 看来一切都被看穿了。

 基拉突然感觉有点对不起花费大力气让自己人潜入进来的阿斯兰和美玲他们。

 当他们掀开自己的面罩，只有阿瑟在那“诶诶！”的惊叫，好像是见了鬼一样。

 至少他能这样反应算是种安慰吧。

 近江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把握着的手顶在下巴上。

 “那么？该说说你们的计划了吧？”

 阿尔提密斯要塞中，奥路菲他们得到了第一手的消息。

 “千年号被人挟持了？”

 当走进管制室的奥路菲询问，通讯员抬起来回答道。

 “是的，有向Plant和大西洋联邦发出通告，同时卫星图像也确认在船坞附近，人和物资的移动有增加的痕迹”

 图像中，能看到有大型的集装箱正搬入千年号之中。

 “呵！”

 奥路菲和另一侧的修罗对视一眼。

 “奥布，还真来这一套”

 他们早就料到奥布肯定会采取什么行动，不如说这样反而趁了他们的心。

 一切都按他们的计算进行着。

 除了一个误算之外。

 奥路菲的内心中涌现一股不快。他尽力的不去在意那一点，对士兵下达指令。

 “准备发射‘镇魂曲’！”

 总之计划在顺利进行着。

 等一切都结束，将世界装在盘子里献给她的话，想必她也会明白过来的。

 自己这一方才是正确的——

 基拉等人在千年号的舰桥围着战略面板。

 “我们负责潜入阿尔提密斯要塞，把拉克丝救出来”

 基拉指向阿尔提密斯要塞，阿斯兰则补充说道。

 “用幻象粒子，避开敌人的侦察接近——这是尼科尔的战术”

 这是当初他们攻陷阿尔提密斯所用的战术。

 近江点点头，指向战略面板。

 “我们则突破敌主力舰队前往月球”

 “充当诱饵——是这么一回事呢”

 玛琉也点头。只要表现出千年号的目标是“镇魂曲”的话，就能掩护基拉他们的行动。

 “如果让他们发觉我们的意图，立马就会攻击奥布。在这之前要设法无力化掉‘镇魂曲’“

 阿尔伯特一边操作面板，一边用不变的快口说明着

 “‘镇魂曲’的本体被屏障所保护，通常火力是无法将其破坏的。而光束中转点则用幻象粒子所伪装，在发射为止无法预想它们会在何处。“

 虽然模拟程序中的镇魂曲射出了好几道射线，但阿尔伯特却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指着一点说道

 “——但是这一处除外“

 面板上，月球里侧的一点在不停闪烁着。

 “只有第一中继点，一定会在‘镇魂曲’的正上方——存在于射线上。如果是发射临界点，这一点可以肯定的“

 经由中继点，“镇魂曲“可以攻击地球上任何一处。但是，光束本来只能直线前进。”镇魂曲“的炮口本身处于固定状态，所以第一中继点一定会在它上空的直线处。

 “只要能破坏第一中继点的话……“

 “至少能够拖延时间“

 “镇魂曲“的破坏力极度惊人。但是，也意味着要消耗同样巨大的能量。射击一次后，就需要相应的时间来充能。只要破坏了中继点，交换也是需要时间的。

 只要趁这个期间，能接近“镇魂曲“本体的话——

 “千年号乘组员的退舰，已经完成了“

 负责管制的阿比·温莎报告说。

 降到地面的乘组员们冲着舱门逐渐闭合的千年号敬礼目送的样子清晰可见。留在战舰里的除了自愿留下的之外，就是被救助了的大天使号乘组员了。

 终于要出航了——就在这时，近江把自己的坐席指给玛琉。

 “拉米亚斯舰长——请吧“

 “欸？——不不！这怎么行“

 玛琉感到困惑，想推辞掉，但近江泰然一笑。

 “现在这艘船既不属于罗盘也不属于ZAFT。是叛军——也就是海贼。而最属于这种战斗方式的人，才适合坐在这个位置上。“

 基拉也点头同意。平时对近江的谨慎颇为看中的他，也知道在接下来即将到来的战斗中，需要的是玛琉的灵机一动和果断。

 玛琉看着他们的表情，感觉心里有什么着实的定下了。

 “明白了，那就请近江上校担任副舰长“

 “乐意之至“

 在敬礼的近江身后，突然被解除职务的阿瑟摆出“欸——？“的震惊样。

 操舵席自然由诺伊曼掌控。他正冷静的完成出航的程序步骤。

 “各部检查完毕。主引擎出力上身中。距离定格还有30秒。出航准备完毕“

 副舰长席位的近江下令

 “解锁船体“

 “水流喷射，接续”

 当系船索解开，巨舰便开始逐步推进。

 玛琉用凛然的声音发布命令。

 “出港。千年号前进，第一战速”

 巨舰拨开浪涛，驶出欧诺古罗岛的港口。东方的天空呈现鱼肚色，晨雾轻抚着开始点缀上湛蓝色的大海。

 在海上隐约能见到几艘战舰的身影。是奥布的神盾级舰。

 “马上停船！千年号，现在立刻停船！如不遵从指示，将对你舰发动攻击！”

 上空也出现了战斗机形态的村雨，正排成队列追踪着千年号。舰桥顿时被紧张感所充斥。

 但是，玛琉却一脸平然的看着前方，下令道。

 “保持进路不变！两舷第二战速！”

 “诶诶！可是……”

 阿瑟发出惊叫。

 但是诺伊曼也一脸平静的提高船速，操纵战舰笔直前进。

 奥布舰队和村雨部队都射出了导弹。这些攻击像是要包围千年号一般，纷纷在周边命中，激起了白色的水柱。战舰开始强烈的摇动，水柱将舰影整个覆盖。

 阿瑟和原本的千年号乘组员，都在一瞬恐惧的浑身僵硬。但是——

 当四溅的水花散去之后，千年号毫发无损的，离开了奥布领海。

 “哼……闹剧”

 在监视器目睹了全过程的奥路菲，发出嘲笑。

 又是奥布的老把戏。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要命中的打算。这种百发全不中的技术也许值得赞扬一番，但那群人与其说是军人，还不如去当演员合适。

 奥路菲打开和奥布的通讯线路。

 “看样子，奥布是无视了我们的警告啊”

 坐在屏幕前的卡嘉莉，一瞬间睁大了眼睛。但她马上调整好表情，装作不知情的回答道。

 “这是什么意思！距离回答应该还有时间才对。我们现在，正将贵国的要求交予议会审核之中”

 拖延时间而已。不光是军队，连元首也堪称好演员。

 但是，奥路菲没心情奉陪这种闹剧。

 “一眼就能看穿的小把戏罢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千年号的动向。”

 他冷冷的放言道

 “十分钟后，向贵国发射‘镇魂曲’”

 卡嘉莉站起身来反驳道

 “请等等！千年号被不知什么人挟持了！之前也向Plant——”

 奥路菲根本不听解释，瞪着画面对面的对手。

 “我说过了。稍有妄动就会开火的”

 “这是误解！我们对这件事根本毫不——”

 卡嘉莉还想辩解几句，奥路菲则直接切断了通信。

 卡嘉莉周围的首长，阁僚都陷入骚然之中。卡嘉莉嚯的站起身来下令。

 “赶快进行全体国民的疏散！奥布军全力支援行动！”

 “遵命”

 得到命令的几人都回过神来，跑下去传令。卡嘉莉边走边快速下令着。

 “将政府机能转移至欧诺古罗岛的防空设施中去”

 “卡嘉莉姐姐大人……”

 对于这紧急事态，失去了通常冷静的托亚，还在那手足无措着。卡嘉莉像是斥责他一样说道

 “快点！只有十分钟时间！”

 已经开始了的避难活动，愈发开始加速着，地铁和地下掩体处人蜂拥而至，在交通要道上避难的巴士排成队列。

 上空有抱着避难民所乘坐巴士的异端在飞行着，而港口则有甲板满载巴士和市民的战舰慌忙出港。

 行政府也是一片骚然。入口处聚集了好几辆装甲车，首长们则慌忙的坐上前往欧诺古罗岛的直升机。

 换成驾驶服的卡嘉莉快步走出入口，当她瞧见托亚时，稍微停下了脚步。

 “接下来就拜托你了，托亚”

 像是为了承担这话语的分量一般，托亚举起他的小手敬礼。

 “卡嘉莉姐姐大人……请多加小心”

 卡嘉莉重重的点了点头，托亚便和护卫的士兵们一起走向直升机。

 “阿斯哈代表！”

 穿着军服的年轻人们跑了过来。是米莉阿莉雅·哈乌和塞伊·阿盖伊尔。

 “强袭嫣红高达，CABARIER2号机，准备好了。请赶快！”

 卡嘉莉向这些信赖的伙伴们点点头，和他们一起前往地下格纳库。

 格纳库里有淡红色的强袭高达——卡嘉莉过去的爱机在等着她，机体上背负的是，和阿斯兰的魔蟹接续的是同型的CABARIER。

 米莉阿莉雅和塞伊登上CABARIER，卡嘉莉则打开爱机的驾驶舱舱门。

 关闭舱门，驾驶舱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卡嘉莉摸了摸衣领。拉下拉链，两手紧紧的握着脖子上挂着的戒指，仿佛是想从中得到力量一般。

 “父亲大人……请保佑子民们吧！”

 她面向自己的亡父，向奥布的守护神哈梅亚祈祷着。

 向她此刻能想到的一切事物祈祷着。

 现在她能做的，只剩下祈祷而已。

 她在内心呼唤着，她那唯一的兄弟。

 “基拉……！”

 此刻，千年号正离开水面，为了脱离大气层正加速上升着。

 紧盯着监视器的阿瑟，突然抽了一口气。

 “舰zh——啊”

 他刚转向近江开口说话，便马上反应过来，转向玛琉那边

 “舰长，凡戴森行动了！”

 看到凡戴森面向奥布的通告，近江有些不甘的喃喃道。

 “……果然还是骗不了他们吗”

 玛琉直截了当的说着

 “他们从一开始就打算攻击奥布，只要有理由在！”

 他们互相交换着暗淡的眼神。

 这就是示威。通过将不服从便消灭的话语变成现实，借助恐怖来支配其他的国家。

 不仅如此，凡戴森还害怕着奥布的——理念，以及人们的力量与意志。

 基拉紧紧咬着嘴唇。

 因为自己一行人的行动，使得奥布陷入了危险。但是，现在他们也无计可施。

 ——该怎么做……！？

 基拉启动了通讯开关。

 一边看着发射的倒计时，奥路菲不屑的说着。

 “反正那个国家迟早都要消灭”

 “这下其他国家也都知道我们不仅仅是在威胁了吧”

 坐在另一边的奥拉也露出残酷的笑容。

 “永别了，奥布……！”

 就在奥路菲准备下达发射命令的那一瞬间。

 突然，一道通讯传了进来。

 “听见了吗，凡戴森？”

 奥路菲猛地一惊。这是他以为再也不会听到的那个声音。

 通讯员报告着

 “是用国际救难频道接受的广播”

 屏幕切换起来，露出本来已经死亡的男子面容。

 “这里是千年号，我是基拉·大和”

 “什么！？”

 奥路菲愕然的看向那张脸。在基拉背后，确实有看起来是舰桥的背景。在舰长席上，坐着同样应该死亡的玛琉·拉米亚斯。

 奥路菲不由得大声质问

 “这是怎么一回事，修罗！？”

 修罗也像忘却了平日里的冷静一般，露出一副惊愕的表情。

 “这怎么可能！那种状况下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真是不好意思，我还活得好好的。亏你们还牺牲了自己国家的国民，就为了要杀掉我”

 基拉故意用嘲讽的语气说着。就像是挑衅一般。

 玛琉为基拉突然的所作所为一瞬感到惊讶，但马上就理解了他的意图。

 这是国际救难频道。也就是不止凡戴森，是面向全世界说着这番话。

 对凡戴森来说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至今为止，自己一行人都故意装作“已经死了”。因为如果知道凡戴森自作自演戏码的证人还活着的话，他们是肯定会来灭口的。

 而基拉在这个时间点站了出来。

 也就是说，凡戴森会全力以赴设法消灭自己一行人。

 玛琉向着近江，暗暗递过一个眼神。近江也理解了一般，不出声只是看向诺伊曼。诺伊曼像是做好了觉悟，重重的点了点头。

 “你们根本就不是引导人类的人，只不过是杀戮者罢了！”

 基拉摆出一副对他来说完全是做戏的腔调，重重的批判道。

 “我们对真相一清二楚，也有证据在手上。我们会把这一切都告诉全世界！”

 “你们已经输了！管你们是不是什么调停者，我们绝对会阻止虐杀者的阴谋！”

 糟了——奥路菲为基拉的话语感到焦急。

 这下他们的大义名分就会崩塌。原本他们是打着遭到核弹攻击的受害者旗号，向地球宣战的。

 但是，比起其他事情，他更为这一计算失误而动摇。

 基拉也好，罗盘组织的人也好，都应该在艾尔多亚化为灰烬了才对。

 所有碍事的人应该都消失了才对。

 “竟然大言不惭说这些……！”

 听到奥拉喃喃说着，奥路菲呼的回过神来。

 “母亲……”

 奥拉咯咯的死死咬着牙，恨恨的盯着屏幕上的基拉。

 她狂怒的叫喊着

 “把那个废物给我做掉！“镇魂曲”，目标锁定千年号！”

 奥路菲慌了。确实如果让基拉他们活下去，会导致计划出现障碍。但是，奥拉的怒意是来自某种更加根源性的憎恶。

 现在不是被感情驱动行动的时候——

 但是，奥拉已经下达了命令。

 “开火！这是哀家的命令！”

 “检测到月球背面有高能量反应”

 阿尔伯特报告着。“镇魂曲”已经发射了。

 玛琉迅速下令

 “启动唐怀瑟！紧急制动！”

 正处于上升中的千年号开始急剧减速，几乎处于完全静止的状态。

 而下一瞬间，周围被耀眼的光芒所包裹。

 舰桥的成员们都闭上眼睛，绷紧了身体。但是，战舰并没有被庞大的光芒漩涡所吞噬，光束就这么擦过战舰附近，在下方的海水处激起了巨大的水蒸气爆发。

 这是基拉的意图所在。通过转移“镇魂曲”的目标到自己一行人身上，拯救了奥布。

 与奥布的首都不同，千年号作为目标来说实在太小了，而且还是移动着的。就跟大炮打蚊子一般。

 虽然想着应该不会被打中，但是这也是豪赌了。

 而且，他们成功的赌赢了。

 玛琉发出号令

 ”开火——！”

 舰首炮发射了，在前方形成电磁风暴。用阳电子炮在前方产生真空状态的同时，周围的大气会一口气涌进来，借助这时的压力波可以让舰身加速。

 千年号立刻打开所有的推进器，风驰电掣朝宇宙而去。

 “丢失了千年号的信号，是由于电磁脉冲的影响”

 听到通讯员的报告，奥路菲一拳砸在面板上。

 “该死！”

 由于阳电子炮产生的电磁脉冲导致计测仪器被搅乱，无法捕捉到千年号的位置了。

 一切都算错了。

 基拉·大和还活着，而且这次又活下来了。

 没能成功轰击奥布。

 这下就会给奥布喘息的机会。他们想必会加强防御，转入反攻吧。

 但是，最碍眼的还是基拉·大和。

 ——我爱的人，绝不会是你！

 拉克丝的叫声在脑中复苏，煽动着奥路菲的愤怒。

 如果她知道基拉还活着的话……

 奥路菲重重的摇晃着脑袋。

 不。她不会知道的。

 只要在这之前把那家伙杀掉，结局是不会改变的。

过去曾是Plant军事据点的博阿兹要塞被废弃之后，这里秘密设立了克莱茵派的据点。当然，绝非是提前预测到这种事态才准备的，他们自己也希望，藏在这里的东西能够永远被尘封起来，不再有被人想起来的一天……

 伊扎克坐在驾驶舱上，一边检查机体状态一边嘟囔道

 “虽然换成了核动力，但真亏他们还能搞到这么古老的机体啊”

 “我倒是挺中意的噢”

 迪亚哥反而带着些许怀念之情的回答道

 “扎古的控制系统用起来方便不少。”

 两人乘坐的虽然是旧型机体，但动力和操纵系统全都焕然一新了。这些是尤里·阿玛尔菲（注：尼科尔的父亲）和艾萨利亚等人将过去废弃掉的机体作为试验用改修而成的。

 Plant中枢依然被加甘托纳一派所把持。但是那边只能指望其他人去应付了。

 伊扎克他们得想办法阻止ZAFT的舰队，已经不能再让“镇魂曲”发射了。

 “真见鬼！那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伊扎克带着一肚子火，对不在这里的某个人撒着气。迪亚哥像是看穿了他内心想法一般。

 “从地球到月球可远着咧”

 “这算什么理由！

 “你对我说又有啥用……”

 在迪亚哥嘀咕的时候，出发准备已经完成了。

 “伊扎克·玖尔，（迅雷）决斗高达，出击！”

 “迪亚哥·艾尔斯曼，（闪电）暴风高达，出发！”

 两人驾驶着最初的爱机，飞出博阿兹。决斗和暴风两机，都装备了流星号。

 在巨大的追加装备带来的推力下，他们一瞬之间朝向月球驰骋而去。

 成功脱离了大气层的千年号的甲板上，正在准备着CABARIER与魔蟹的合体形态——惊异魔蟹的出击。以被魔蟹抱住的形式，强袭自由高达被固定在机体的下部。

 基拉坐在CABARIER的驾驶舱内，对舰桥通话道。

 “那么，玛琉女士，我现在出发了”

 玛琉微微一笑

 “嗯，一定要把拉克丝小姐带回来”

 “一定”

 现在开始他们要和千年号分头行动。基拉和阿斯兰，美玲，齐萨卡率领的几名奥布士兵一起前往阿尔提密斯要塞，千年号则前往月球。

 基拉想到了什么，切换了通信

 “真”

 当他一开口，已经在命运高达内待机的真出现在屏幕上。

 “千年号就拜托你了”

 当听到基拉这句话，真恍惚了一下，双眼放光，瞬间脸上乐开了花

 “明白！”

 对着用力点头的真，希尔达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下得偿所愿咯，小鬼头”

 “真是单纯啊”

 露娜玛丽亚有些无奈的，但同样显得很高兴。

 当停止通信回过头一看，CABARIER里的每个人，都不知为何在那里笑眯眯的。基拉感觉有些不自在。

 “……果然还是不太合适吗？”

 美玲慌忙摇摇头，阿斯兰带着笑说道

 “这不是挺好的吗？”

 基拉有点意外的坐了回去。

 以前就应该多信任真，多信任大家才对。现在他总算能理解了。

 只不过完全被阿斯兰给说中了这点，还是让他的心里有点难以释怀。

 惊异魔蟹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千年号，直到身姿在幻象粒子的作用下消失不见。

 “请您用餐”

 英格丽和往常一样，到拉克丝的房间送餐。拉克丝端详着她的脸，微微一笑。

 “谢谢你”轻轻的说道

 或许是因为粉色的头发和白色肌肤的缘故，她看上去就像是砂糖点心那般甜美娇嫩，仿佛随时都会融化消失一样。

 然而，她却固执的拒绝着奥路菲。

 这么一想，心里就涌出一丝苦涩愤慨——但奇妙的是，还有着一股希冀的感觉，在英格丽的内心里交织混杂，让她陷入错综的感情漩涡之中。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感情，让她忍不住在送餐的途中，从自己的嘴中说了出来。

 “为什么……”

 听到她的话语，拉克丝抬起头来。

 “什么？”

 当她当面回答自己的话，英格丽感觉自己要被诸多复杂的感情漩涡吞没。

 为什么你那般令人怜爱？

 为什么你还能这么毅然？

 为什么——为什么奥路菲选了你？

 但是，说出口的，却是离自己的感情最相去甚远的话语。

 “为什么公主您，不愿接受自己的命运呢？”

 英格丽说出的，是自己一直耳熏目染的话语。

 “我们被授予力量，被赋予了使命，才降生于这个世界上。所以服从它，为他人所需要而活着，不正是我们的幸福吗？”

 拉克丝面不改色的听着她的竭力说服，随即答道。

 “我认为任何生命都有选择自己生存方式的权利。这不是我想要的命运”

 “那么让这场纷争永无终结之日，让大家继续苦恼，迷茫，痛苦下去，就是公主您想要的吗？”

 英格丽感到愤慨。

 这个人就像夜空中一轮高高挂起的月亮一般清冷。和如砂糖点心一般的外表大相径庭，丝毫没有一点怜悯和同情心。

 “公主大人根本不懂自己有多么幸运！”

 你明明，都被认可成了奥路菲他的伴侣……！

 英格丽强忍着眼泪，声音也高了几度。

 “明明能够拯救这个世界……为什么就是不愿接受奥路菲！？”

 拉克丝用像是看穿一切的目光，直直的盯着英格丽。

 “对你来说，这样真的好吗”

 英格丽猛地一惊。仿佛自己的内心被看透了一般。

 这个人，难道都知道了？

 明明不能读心。

 这份感情，明明为了不让其他的伙伴们察觉到，一直都死死的压抑在内心深处才对？

 我的这份一直……一直爱着奥路菲的感情，被你给？

 就在这时，背后的门开了，英格丽回过神来站到一边。

 当奥路菲走进房间时，英格丽像逃一般的离开了屋子。

 “冷静下来了吗？”

 奥路菲像走过路边石子一般无视掉英格丽，面向拉克丝伸出自己的手。

 “你也该对自己的使命有所认识，牵住我的这双手了吧”

 看向那双手上发光的戒指，拉克丝的脑海里浮现出母亲刻下的话语。

 ——世界是属于你的，而你是属于世界的。从你出生的那一刻起。

 作为调停者拯救世界，为其献身，就是母亲对自己孩子的愿望吗。

 还是为了从这道命运中拯救自己，才从他们身边带走了自己呢。

 现在她不知道。

 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人生不是属于母亲的。而是属于拉克丝自己的。

 面对着奥路菲，拉克丝给内心披上了重铠。

 绝不会再让这个男人，再度踏入自己的内心。

 “无论你说多少次，回答都是一样的——我爱的人，绝不会是你”

 当她冷冷的回答，奥路菲的眼神“噌”的被点燃一样。

 “基拉·大和已经死了！”

 “不，他没有死”

 当自己毫不犹豫的说出这句话，奥路菲的眼神有那么一瞬，动摇了起来。

 “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接受事实？”

 虽然奥路菲继续着话语，但拉克丝的心脏，“咚”的重重跳起来。

 基拉，还活着。

 没错……我知道的。

 基拉才不会这么容易就消失掉……

 拉克丝微笑着。

 “——因为我，相信他”

 相信。

 相信着基拉还活着。

 现在也依旧深爱着我。

 哪怕劈荆斩棘，也一定会来救我。

 相信他。一直相信他，是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

 “为什么！”

 奥路菲激昂着，抓住拉克丝的肩膀，推倒在床上。

 “为什么，为什么是那种家伙！一个连调停者都不是的失败品！”

 恐惧在拉克丝的内心里升腾着。但是她决不让它们浮现出来，用强有力的视线瞪着奥路菲。

 “因为他是我选择去爱的人”

 “你所渴望的东西，那家伙连哪怕一个都无法实现。和平的世界也是一样！那种货色，有什么资格能呆在你的身边！？”

 “爱不需要资格，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为什么爱基拉——连拉克丝自己都不明白。

 因为他是那么善良。因为他是那么令人怜惜 。因为喜欢他微笑的样子……

 就算自己能说出有多么的喜欢基拉，每当提到理由的时候都会感到有些不对。

 因为基拉就是基拉。仅仅如此而已。

 如果不做到某些事，不满足什么条件就不能去爱，不能被爱什么的，这样是错的，为什么会这么想。

 爱不是交换的商品。

 绝不能交易出去，是从内心而来的礼物。

 他们是不会懂的。

 因为他们，一直以来接受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吧。

 因为他们是调停者，是优越于一切的存在——如果不是这般优越的存在就不会被认同。不会被人爱。恐怕是那个创造者这么教给他们的。

 所以，拉克丝的这番话，对奥路菲来说，仿佛是用不明的语言所说的，完全不解其中意义吧。

 奥路菲像是穷途末路一般呻吟着，手搭上了拉克丝的胸部。

 恐怖感一口气挤到了嗓子眼。就算自己能说会道，也不可能在力量上胜过对方。这个男人可以想尽办法折磨自己，而到了那个时候，自己还能否抵抗呢。

 拉克丝闭上眼睛，拼命的调整着呼吸。

 绝不能输给恐惧。

 她猛的睁开眼，就这么轻蔑的盯着奥路菲。

 “就算你用力量支配他人，也无法征服别人的内心。不管你怎么做，都不可能让我心中的基拉消失。”

 奥路菲宛如被迎头痛击了一般，收回手，跌跌撞撞的后退。

 “为什么……你应该是为了和我一起统治世界才诞生的！可为什么，为什么不愿接受我——接受我的爱！”

 他的声音里充斥着悲痛。

 可怜的人，

 但是，拉克丝没有同情他。

 “你所爱的‘拉克丝·克莱茵’，并不是我”

 奥路菲似乎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但是，他带着被拒绝的失意表情，踉踉跄跄的走出了房间。（注：电影中此时奥路菲似乎受打击到搞错了房间的门在哪个方向）

 拉克丝重重的吐息着，用颤抖的手盖住自己的脸。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他们所渴求的“拉克丝·克莱茵”——指的是能够微笑接纳他们，对他们所决定的那些职责言听计从的“东西”。是用来完全肯定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正当性的证明。

 而这种东西里，当然不存有拉克丝自己的愿望和心。

 ……又是这样。

 拉克丝呼的想起来。

 ——“拉克丝·克莱茵”，到底是什么呢？

 那个少女——米亚·坎贝尔悲痛的呼声。

 认为她的死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发誓这次不再逃避。拼命的试图履行“拉克丝·克莱茵”的责任。

 但是，那个“拉克丝·克莱茵”，究竟是谁呢、

 至少不会是我。

 拉克丝此刻终于意识到，自己错在哪里。

 Plant的偶像，救国的歌姬，罗盘的总裁，永远清廉正直的“拉克丝·克莱茵”——

 自己被赋予了这些职责。

 但是，自己并不是那样的人物。

 虽然结果上完成过那些使命，但并不是出于自己所愿，而是因为别人需要自己这样。

 但是原本的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会做菜，会种花草，和宠物机器人一起杂耍，喜欢这种温馨日常的一个人而已。在世界的角落里，不被任何人注目，和基拉一起默默的生活着，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但不知何时开始，自己把自己的幸福放置在一边，被义务所左右了。

 自己，还有基拉——再这样下去就和他们没有区别了。

 必须要从中脱身。

 必须要抗争。

 要对抗那种把“自己”从自己身上夺走，强制赋予使命的力量。

 拉克丝再一次，坚定了自己的内心。

 英格丽笔直的立在门旁。

 ——对你来说，这样真的好吗

 拉克丝的话语还在她头脑里回荡着。

 她一直注视着奥路菲。

 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一直是这样。

 奥路菲就是她的太阳。

 无论是在封闭的研究所之中，还是度过幼时的教育设施中，耀眼的他都让大家精神振奋。

 离开设施，来到未知的大地的那时候也一样。

 在迪兰达尔死后，他们的道路宛如被关闭的那时候也是如此。

 他那份毫无动摇的信念，那份开朗与坚强，都激励鼓舞着大家。

 他才是天选之人。是照耀这世界的太阳。

 而对他，开始抱有特别的感情——抱有不被允许的那种感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不知道是何时开始，那份感情根植在英格丽的内心深处，在自己注意到的时候，已经侵蚀的无以复加了。

 门打开，奥路菲从中走了出来。英格丽猛地摆正姿势，垂下头。为了不让自己脸上的泪水被注意到。

 但是，奥路菲连看都没有看她一眼。

 “……我这就前往月球，这里的防御就交给你和修罗了”

 “明白……”

 奥路菲的声音里透出一股失意。低着头的英格丽，她的眼眶里再度沾满泪水。

 他的痛苦刺痛着自己的内心，不想看到应当成为世界支配者的他，被人拒绝，被人伤害的样子。

 但是——如果看到他得偿所愿，与拉克丝结成连理的样子，这颗心恐怕会品尝更为剧烈的痛楚吧。

 无论哪条路，都是地狱。

 明明知道，即使他没和拉克丝走到一起，自己也没有一丝的可能。

 这就是，命运。

 ——为什么公主大人，不愿接受自己的命运呢？

 回想起了自己的话语。

 英格丽自己的命运，是和其他的伙伴们一起辅佐奥路菲，服从他的命令完成自己的使命。自己就像是奥路菲的手足。手足又怎么会喜欢自己的身体。

 明明，心里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被授予力量，被赋予了使命，才降生于这个世界上。所以服从它，为他人所需要而活着，不正是我们的幸福吗？

 突然，对自己所说的这番话感到一股空虚感。

 伙伴们都满足于此。他们服从命运，为人所求，似乎活得很幸福。

 但是……我是……。

 ——并不是因为需要彼此才会相爱，而是因为深爱彼此才需要对方，

 听到拉克丝的这句话时，有一种如梦方醒的感觉。

 这是英格丽从未知晓的话语，

 ——对你来说，这样真的好吗？

 又一次，又一次的，拉克丝的话语冲击着自己。这是至今为止，从未知晓的新概念。

 这是希望，同时也是，诅咒。

 凡戴森的舰队，布置在月球朝向地球的一侧。

 “宰相阁下抵达舰桥”

 当奥路菲走入旗舰华纳海姆级行星间宇航战舰古尔维格的舰桥，将兵们一起敬礼。奥路菲坐在司令官席上，确认着状况。

 “千年号和其他敌舰动向如何？”

 “奥布月面舰队和地球军的残存舰队正向‘镇魂曲’而去，预计将与前方布阵的ZAFT舰队进行交战”

 月球背侧，由加甘托纳所率领的舰队为防守“镇魂曲”而全面展开。而朝那里接近的，是先前被“镇魂曲”打击丧失了主力的地球君残存兵力，以及奥布军组成的连合舰队。

 那边交给加甘托纳应付想必就够了。终究不过是自然人的乌合之众，算不上什么威胁。

 比起他们——

 “千年号，正取道最短路线朝我们这里而来。距离接触敌方大约还有4分钟”

 听到士官的报告，奥路菲扬起眉毛。

 重要的是千年号。

 他们不仅仅是会知晓自己一方真相的活证人。光是活过了那次核打击，就成为了意料之外障碍的战力。

 更何况，那个基拉·大和也在那里。

 只有那家伙，非杀不可。

 拉克丝的冰冷眼神再度浮现，在奥路菲的内心里吱吱灼烧着。

 虽然只有一艘，但可没有手下留情的理由。

 奥路菲用明确的口吻不断下令。

 “全舰队，以CW（译者注：原文注释是クロネ・ウィングフォーメーション，但クロネ暂时不知道如何翻译，先放置）阵型迎敌。反向，配合相对速度。十二连阳电子炮，瞄准敌方预想路线！”

 ——这次一定要，彻彻底底的让你消失，基拉·大和！

千年号前方形成了反光束粒子云。但是，凭这是挡不住那么大规模舰队的攻击的。现在只能祈祷阿尔伯特的“新兵器”真有那么厉害了。

 唯一的优势是速度。从地球到这里一直以最大战速持续加速的千年号，自身已经达到了超越导弹的速度。

 只能一口气穿过去了，

 玛琉瞪着距离愈发接近，在视野里越发庞大的舰队。

 “开火（Feuer，德语）！”

 随着奥路菲一声令下，凡戴森的舰队开始攻击。

 导弹从大型战舰中依次射出，中型舰则发射着光束炮。同时战舰的主炮中吐出阳电子炮的火舌，贯穿了宇宙空间。

 一字排开的舰队发出的攻击全部集中在一点——千年号的预计到达位置。

 而千年号直接一头扎进了那能量的巨大奔流中。

 “居然不回避！？”

 奥路菲忍不住发出困惑。

 虽然即使想回避，也不可能避得开如此大规模的集中炮火，但是千年号居然不仅没改变路线，反而还提升了速度。

 在光束的奔流中，反光束粒子瞬时就被蒸发，而包裹着千年号的结晶则白热化。

 但是令人震惊的是，真的扛住了，

 下一波到来的是导弹。

 “Dispar，CIWS，开火！

 玛琉一声令下，对着那飞来的无数导弹，千年号的迎击系统吐出火舌。

 当先头的导弹群爆炸开来，便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爆炸。这剧烈爆炸将千年号整个吞没，巨大的舰体像狂风席卷中的树叶那样摇撼着。

 “能撑住吗……！？”

 当近江低吼着

 “当然可以”

 阿尔伯特一个人毫无波澜的回答。不过，他旁边的阿瑟已经脸色苍白——嘴里念叨的不知道是在祈祷还是在骂娘。

 玛琉也在心中祈祷

 下一格瞬间，千年号一边拖着结晶蒸发后留下的气体，穿过了乱窜不止的能量云团。]

 当千年号再度现身，旗舰古尔维格的舰桥顿时陷入一片骚动。没想到正面被如此庞大的火力轰击，还能毫发无伤的安然渡过。

 奥路菲还没来得及下达下一波攻击命令，千年号便突入了舰队之中，倾泻着光束炮。处于路线上的中型舰中弹，趁此机会千年号突破了舰队中央，保持超高速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而那些正待转向的战舰，却在下一刻爆发开来。

 “怎么了！？”

 奥路菲询问，而士官焦急的回答

 “是导弹——恐怕是敌人利用时间差发射的”

 舰队四处都被爆炸所席卷。看来是预先设定好程序的导弹，依靠自动跟踪袭击了自己一方的战舰。

 “有两下子啊，这些反贼！”

 奥路菲边唾骂边发出指示

 “对敌人预想路线发射超告诉诱导弹！全舰掉头！全速追击敌人！”

 “超高速导弹接近。是敌人的追击。敌舰队正在掉头”

 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报告便接踵而来。玛琉下令迎击

 “发射Dispar！”

 超高速导弹正从背后袭来。

 “战舰掉头180°。向左漂移，配合相对速度！”

 面对背后袭来的敌人，是需要将舰首转向后方的。千年号一边横向漂移一边掉头，在这期间迎击导弹也一刻未曾松口。敌方的导弹纷纷爆炸，在战舰附近点起一朵朵火花。

 千年号一边反向推进一边将敌人舰队纳入视野。

 玛琉一声令下

 “全MS，立刻出击！”

 “弹射器已接续。全系统一切正常，超传导电容器1号至10号，抵达临界点，诱导系统无异常。”

 在艾比·温莎的播报声中，真操纵自己的爱机到达出击位置。命运高达装备了磁轨枪（注：勇士的装备）。这是对付光束不起作用的黑骑士军团机体而采用的对策。

 真正跃跃欲试着。

 和新型的正义高达比起来，命运高达的火力总是要差上一筹，然而这台机体却与他的身体契合无比。毕竟，这可是迪兰达尔专门为了真所制造的机体，理应如此。

 比起什么带着阿斯兰印象的正义高达，这玩意可好多了。一旦坐上命运高达，就算是对上黑骑士，也绝不会输。

 而且基拉也把千年号托付给了自己。

 那就一定要，把千年号给保护好！

 出击信号灯亮了。

 “进路通畅。命运高达，请出击”

 真看向前面，带着自己的骄傲大叫着

 “真飞鸟，命运高达，出击！”

 紧跟在命运高达之后，露娜的脉冲高达，希尔达驾驶的红色勇士也都出击了。

 “诱导系统，一切正常，全魅影系统射出！”

 脉冲高达的炮装魅影，剑装魅影，强攻魅影（译者注：脉冲的空装＝force其实类似俗称）跟着射出，脉冲高达装备起炮装。

 三台MS面向敌舰队加速前进，虽然和敌人的数量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但此刻只能靠他们了。

 另一边，玛琉也穿起了战斗用装束。

 “我要上战斗舰桥去——接下来拜托了”

 “祝阁下武运昌隆”

 近江看着她，点点头。

 “主舰桥，移向战斗模式”

 当玛琉下令，舰长席和诺伊曼的操舵席都向上升去。天花板的通道开启。席位升至舰桥上部的圆顶处。周围是可以目视180°的蛋形构造。这种仿佛直接用肌肤感触战场的临场感，让玛琉不由得有些震颤。

 这边虽然只是诱饵，但绝对不仅仅限于诱饵。

 旗舰古尔维格的通信员报告道

 “敌舰，派出MS。数量3！”

 奥路菲探出身子

 “迎击——不，先等等”

 他的目光停在了屏幕上的3机。命运高达，脉冲高达，勇士——？

 奥路菲伸出精神的触手。

 目前距离太远还无法探知详情。但是——

 “……基拉·大和在哪？”

 阿尔提密斯要塞的司令室响起警报。

 “有MS接近，数量1”

 通信员如此报告，同时切换了屏幕。只见一台熟悉的MS映在屏幕上。

 “是强袭自由高达！“

 “什么？“

 奥拉惊讶的前倾，修罗也面露惊色。

 “……为什么能找到这里？“

 但是出现在虚空里的只有强袭自由高达一机，在能够探知的范围里既没有母舰也没有支援机体。

 难道他妄图用一台MS攻陷这座阿尔提密斯要塞不成？

 过去被誉为坚不可摧的这座要塞，周围被光波屏障保护的结结实实。通称“阿尔提密斯的伞“。有无论是光束还是通常弹药，都无法攻克的”伞“在，区区一台MS又能做些什么？

 奥拉嘲笑着，一边挥舞手中扇一边说

 “不过，为了救公主居然只身到此，这难道不催人泪下吗？修罗“

 汲取到她的意图，修罗低头称是

 “那么以集团对敌实属愚蠢，还请包在我身上“

 “给我把他打到体无完肤，让他知道自己的异想天开有多么愚蠢“

 “遵命！”

 修罗微微一笑，离开了司令室。

 不过是个几乎取了性命的对手罢了。

 基拉·大和根本不足为惧。

 凡戴森舰队的MS部队也得到了出击命令。

 “是命运高达？”

 看着敌机资料的刘，像是看见什么好笑的东西一样摇着头

 “真亏他们想得出来”

 “不是能多玩一会么？“

 “正好适合拿来给士兵们练练手呗“

 调停者们轻松的聊着天。

 阿格尼丝正沉闷的呆在驾驶舱里。突然礼蒂尔像是取笑她一般的搭话起来。

 “阿格尼丝，这些都是你朋友对吧？没问题吗？“

 “吵死了！我会做到的！“

 阿格尼丝用尖锐的声音回敬道

 “吓~死人家了！哈哈哈哈“

 礼蒂尔那毫不忌惮的笑声让自己的神经都竖起来了。

 阿格尼丝一直都很不爽。

 被修罗邀请，和这群人一起共同行动。

 他们被称为是调停者的优越种，是为了支配世界而诞生的。

 这也不错。对罗盘什么的一点念想都没有，不如跟着胜利者混才好。毕竟谁都想见风使舵。

 但是，当听到奥路菲的伴侣是拉克丝·克莱茵，他们是站在所有人顶点的存在时，阿格尼丝深感嫉恨。

 来了这边怎么还是那个女人！

 而且那群调停者的玩意，居然把那个女人当成是女神一样供奉，什么“公主“”公主“的，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

 简直是心头的一根刺。

 但是，如果表现出不满又会惹修罗不高兴，只好老老实实的呆着。

 而且，看起来拉克丝·克莱茵和奥路菲处的并不愉快，几乎完全是软禁状态，只是个待遇不错的人质罢了。

 虽然调停者们忧心忡忡，但是阿格尼丝却暗自得意。如果就这么把拉克丝弃若敝履，那才好呢。

 总之，就算站在调停者这一边，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好眼色。本来她还暗自期待了修罗一番，可那个人完全对自己不管不顾，现在又跑到阿尔提密斯那边担当防卫工作去了。

 现在罗盘的那群人居然还都活着，并且朝自己一方攻过来了。

 这一事实越发苛责着阿格尼丝。

 真的是一群只会让人不爽的家伙们啊！

 阿格尼丝死死的攥着操纵杆。

 敢挡我路的，就算是露娜玛丽亚也决不轻饶。

 修罗的湿婆出击了。阿尔提密斯的光波屏障，在他出去的位置解除了那部分的屏障。

 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用幻想粒子隐身的惊异魔蟹，趁着湿婆通过的间隙进入到了伞的内部。

 这正是，当初阿斯兰的朋友，尼科尔·阿马尔菲所采用的战术。仅仅是这一次的入侵，便让坚不可摧的阿尔提密斯要塞被攻陷了。

 也就是说，太过于依赖过剩的防御兵器，就会因大意出现破绽。

 惊异魔蟹不为任何人所察觉，接近了要塞。从港口进入船坞。内部还停靠着中型的战舰，惊异魔蟹当场解除幻象粒子，齐射出导弹和光束。

 中型舰爆裂开来，火焰将整个船坞吞没。惊异魔蟹穿过此处，像更深处挺进。

 “这次不会让你逃了！‘

 修罗看向接近的强袭自由，吐出这番话。

 这是一场已经分出了的胜负，对方本应该是艾尔多亚的死人而已。

 湿婆与强袭自由高速接近，激突着。双方的光束刀砍在了彼此的盾牌上，一瞬解除后又双双撤身。修罗朝着强袭自由的背部射出盾牌上的飞爪，却被敌人轻易躲开，不由得让修罗咂嘴。

 强袭自由高达刚刚的威风仿佛近乎丧失了一般，只是一味的躲避。

 ——真是好死不活的家伙！

 修罗顿生焦躁，开始追击起敌人。

 正悠闲看着湿婆与强袭自由对决的司令室通信员，注意到爆炸声，露出惊色。

 “防御线内侧有爆炸发生！”

 众人面面相觑。果然是太过于信赖“阿尔提密斯的伞”的防御能力，一时间没人想到“敌袭”这个词。

 奥拉询问道

 “怎么回事？是事故吗？”

 “恐怕是这样——似乎第一船坞那里发生了火灾”

 英格丽感到一股不详的预感，站起身来。

 “我去处理”

 她和奥拉说完后，便立刻离开了司令室。

 怎么回事？这种内心的不安感是什么？

从惊异魔蟹处降下的齐萨卡和奥布兵小队，进入到港口深处的设施里。被他们突袭的凡戴森士兵在做出反应前就被击倒，他们朝着更深处而去。

 当抵达控制室后，齐萨卡打开系统台，将他们带来的装置连接到导线上，

 在CABARIER的驾驶舱里待机的美玲面前，屏幕上传来了装置所发来的情报。她眼疾手快的在键盘上滑动自己的手指。

 “快点快点快点……”

 她将电脑病毒注入到要塞的控制系统，将其占据。并从系统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项目。

 “全隔离壁，强制封锁！”

 基地所有的开口部都开始慢慢闭合，同时过道的隔离壁也都依次降下。

 美玲将最后的通信系统切断后，重重的吐了一口气。

 而另一边，齐萨卡打开换气系统的通风口，将包裹里的东西一股脑全倒了进去。里面装着的是无数的哈罗。球形的哈罗一边欢快的蹦蹦跳跳，一边进入通风口，抵达了深处的循环装置后，一起喷出了催眠瓦斯。

 瓦斯被循环系统所吸收，送到了基地的主要设施处。

 搞定这些把戏的齐萨卡看向跑来的一名士兵。

 “齐萨卡一佐！”

 来者是基拉。他的肩膀处，托利展翅飞起，像是向导一般朝里侧飞去。

 “跟上！”

 齐萨卡领队，基拉一行人向要塞深处跑去。

 这时候，司令室才终于意识到事态不妙了。

 “不行！操控系统被人夺走了！系统瘫痪！“

 操作员面色苍白，徒劳的扣着键盘。

 “有人入侵了要塞“

 “他们怎么办到的！？“

 在骚乱之中，奥拉大声斥责着士兵们。

 “你们都在搞什么名堂！？快把修罗叫回来！“

 “无法通xi……“

 正欲回答的士兵，却突然像是被抽走灵魂一样，软趴趴的倒在了操作台上。周围的人也都一一倒下，正想站起来确认情况的奥拉也在中途失去了意识，垂下头来。

 而另一边，换装驾驶服，正准备赶往船坞的英格丽，注意到隔离壁降下后便停住脚步。

 看到准备开启隔离壁的士兵们突然无力倒下。英格丽一惊，马上闭紧了头盔的目镜。

 恐怕对手使用了催眠瓦斯。这种封闭式的宇宙要塞，一旦空气的循环系统被做了什么手脚，那可就全完了。

 不安的原因终于明白了，是他来了。为了夺回拉克丝。

 “搞不懂……“

 英格丽一个人喃喃道。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阻挡命运的齿轮呢？

 明明交锋过一次，就该明白不可能赢过我们的，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徒劳之举？

 为什么他还能坚信，拉克丝依旧还爱着他。

 而且拉克丝也一样，为什么能相信他还活着，还依旧爱着自己呢？

 这一切都超乎了英格丽的理解。

 但是，现在必须要解决现实里的麻烦才行。因为奥路菲把这里“交给“她了。

 英格丽延展自己的思考，开始呼唤着。

 “（——修罗，敌人入侵了）“

 正酣战中的修罗，被英格丽的“声音“打了一个激灵。反射一般的欲驾机回身时，强袭自由瞬间便分离出龙骑兵发动攻击。

 拖延战术吗。

 这一瞬，修罗理解了敌人是如何入侵的，他死死瞪着眼前之敌。

 “你……！“

 看来自己是被自由高达＝基拉·大和的先入为主给耍了。

 这家伙不是基拉·大和。是个诱饵。

 修罗打开公频呼叫道

 “是阿斯兰·萨拉吧？“

 他们使用了两重诱饵。千年号和强袭自由高达。当自己一方的注意力转向他们，趁此机会——趁修罗出击的空隙——基拉·大和已经用别的机体入侵阿尔提密斯要塞了。

 从强袭自由高达那里传来了嘲讽的声音。

 “我还以为你能读心呢？真是没用啊”

 修罗只觉得脑袋一炸。

 “——宰了你！”

 修罗用最大出力逼近敌人，挥刀砍去。对方一面用盾相迎，一边后退。

 两人继续着常人几乎无法理解的激烈交锋。

 英格丽冲入拉克丝的房间，一枪击毁了门锁。

 然后转向震惊站起的拉克丝，举枪对准她。

 “不能把你交出去”

 看来瓦斯并没有传到这里。

 拉克丝丝毫没有在意对准自己的手枪，而是理解英格丽的话外音，露出欢喜的表情。

 “基拉来了对吗”

 仿佛被踩到尾巴一样，英格丽心中涌现怒意。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她继续举着枪，走近拉克丝。

 至少如果表现出害怕，那自己也不必如此恼怒。这个女人的感情太异常了。

 明明有奥路菲在，为什么尽是在意别的男人。

 搞不懂。

 英格丽发泄着自己的怒火

 “他们会来救你，也只是因为这样会让战斗更有利——所以才不惜冒着危险来劫走你。不就是这样吗！？“

 拉克丝即使被这般斥责，也面不改色的摇头

 “真是这样吗？“

 “奥路菲也是一样……因为你很优秀，所以才会爱你“

 英格丽继续不依不饶的说着

 “谁不都是这样吗？喜欢好的东西，把它们留在身边。因为有价值才会被人要。才会被人爱不是吗！？“

 拉克丝的言行，简直是在说奥路菲和英格丽的价值观错了一样。

 但是，即使不是调停者，人也是一样的。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为。想要子孙，想要安乐的生活，想要向他人炫耀，想要尽到责任，才会去爱。这是生物的基本原理。

 而拉克丝却，直直的盯着英格丽的眼睛问道。

 “……你说的，真的是‘爱’吗？“

 从她眼中流露出的，是悲哀……还是同情……？

 真正的爱？

 自己不知道。但是，恨意倒是能够明白。

 英格丽在这个瞬间，极度的憎恨起拉克丝。

 干脆真的把她杀掉？

 让谁也无法得到她，无论是基拉·大和——还是奥路菲。

 至少，奥路菲也说过，与其交给基拉·大和，不如直接杀掉。

 虽然是重要的“伴侣“，但如果她落入敌人之手，就会失去Plant的支持，形势是急转直下。

 ——还是说……其他的？

 英格丽的矛盾，被破门声打断了。从入口处显出几个人的身影。

 “拉克丝！“

 听到基拉的声音，拉克丝露出欢喜的表情。

 “基拉！“

 英格丽立刻拔刀，绕到拉克丝身后，架住她的脖子。

 “别过来！“

 正准备冲过来的基拉，被迫停住了脚步。

 “你再敢动一下，我就让她少一只眼睛！“

 英格丽一边持枪对向入侵者，一边举刀凑向拉克丝的脸。基拉的焦急脸色透过头盔露了出来。

 “或者撕裂她的喉咙也可以！如果她唱不了歌了，你还会这样爱她吗！？“

 ——“真正的爱“？无聊透顶！

 如果真有这种东西，就证明给我看。

 美丽，聪慧，好听的歌声。如果这些全部不在了，这个女人就失去了价值了。

 在绷紧呼吸的一瞬之后——

 “当然“

 基拉静静的点着头。

 “就算眼睛看不见了，就算发不出声音了，拉克丝就是拉克丝。我爱着她的一切！“

 “基拉……”

 拉克丝的眼睛湿润了，声音开始颤抖。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拉克丝。

 英格丽像是如遭重击一般站在那。

 ——并不是因为需要彼此才会相爱，而是因为深爱对方才会需要彼此。

 是这样……

 我想听到的是这句话。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啊。

 就是“真实的爱”啊。

 我什么都没有。无论是拉克丝所拥有的一切，还是去爱奥路菲的资格。

 但是。

即使这样，我也可以去爱他。

 就算是没有任何利益的无谓行为。但是，保留着这份爱意也是可以的。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啊。

 就在这一瞬，英格丽分神的这一瞬间。

 “多利”

 基拉背后的绿色小鸟张开羽毛朝这边飞来，仿佛是呼应一般，拉克丝的头发下，蓝色小鸟也展翅飞出。

 “布鲁”

 当英格丽的注意力被它们吸引，手有所松动时，拉克丝动起来了。

 拉克丝仿佛自投罗网一般，主动撞向英格丽的匕首。

 “什么！？”

 英格丽条件反射一般的缩回刀刃。基拉趁机冲过来，一把抱住拉克丝将她带走。英格丽刚欲举枪，在这之前奥布兵便开火了。

 枪被子弹打飞，英格丽还想着挥刀。但是刀刃仅仅擦过拉克丝的发梢，自己就被冲来的奥布兵给整个击飞了。刚想站起来，眼前便是黑洞洞的枪口。

 被枪指着的英格丽无法动弹。她放眼望去，拉克丝和基拉紧紧的拥抱着、

 “基拉！”

 “拉克丝！你为什么这么乱来！”

 拉克丝抬起头来，泪眼婆娑的望着基拉。

 “我也爱你……我也爱着你”

 鸟型的机器人们，也仿佛庆祝彼此的再会一样，在他们头上盘旋着。

 失败了。本来自己被吩咐要守好拉克丝的。可是——

 ——太美了。这一念头浮现心头。

 他们彼此簇拥着走出了房屋。临行前，拉克丝稍微回过头来。

 “……对不起”

 英格丽感到内心一股揪心的疼痛，挤出一句话。

 “……走啊！”

 跟在他们后面，士兵们也都出去了。

 只剩独自一人的英格丽，无力的跌落下来，痛哭起来。

 能够毫无忌惮彼此相拥的他们，实在太令人嫉妒了。

 败北感和嫉妒——不仅如此，各种各样的感情在体内升腾着。

 任务失败的自责，知晓了真正的爱的喜悦和痛苦。以及，丧失感。

 感觉有什么真正贵重的东西，从自己手中飞走了一样。

 “请赶快”

 和拉克丝一起来到港口后，从惊异魔蟹里传出了美玲的声音。

 基拉他们迅速坐上机体，离开了要塞。在脱离之后，美玲所设置的炸弹引爆了，从港口喷出了火舌。

 阿尔提密斯要塞附近的“伞”消失的无影无踪，惊异魔蟹朝再无拦阻的宇宙全速奔去。

 还在和强袭自由交战的修罗，注意到被火焰包裹的要塞。

 同时，也看到了背负追加装备的MS从那里离去的情景。

 ——基拉·大和！

 修罗咬紧牙关。既然他们从中出来，就意味着拉克丝被夺走了。

 彻彻底底被敌人摆了一道！英格丽到底在干什么！？

 与他对战的强袭自由，也跟随那台MS准备离去了。

 想逃吗！

 修罗很想与他们大战一场。阿斯兰·萨拉，基拉·大和——和他们战斗，把他们一个个打倒体无完肤。

 但是，必须先去救奥拉才行。

 对修罗他们来说，对自己“母亲”的忠诚已经深入骨髓了。这比什么都要优先，修罗一边带着不甘，一边驾机返回。

 自己居然再度，犯下了这么严重的失态。

 一边被屈辱的火焰灼烧着，修罗朝燃烧的要塞而去。

第六章

 从阿尔提密斯要塞前往月球的途中，面对面维持惯性飞行的强袭自由和惊异魔蟹的驾驶舱们双双打开。

 两位驾驶员从双方的驾驶舱中飞出，交错。基拉坐回强袭自由，而阿斯兰也回到魔蟹，彼此换回原本的座机。

 当坐上席位，关闭舱门后，基拉打开了通讯。

 “拉克丝拜托你们了，我现在前往‘镇魂曲’”

 速度更快的强袭自由，要尽快赶到战场才行。

 几乎同时，阿斯兰的脸也出现在屏幕中。

 “他们很难对付。多加小心”

 基拉重重的点了点头

 “这次我不会输的。我，不是孤身一个人”

 CABARIER那一边的屏幕上映出了拉克丝的身姿。仅仅是将她收入眼中，就感觉身上力量倍增了。

 自己并不是孤独一个人在战斗。自己和拉克丝在同一条道路上前行。

 并且自己还有伙伴。能够信赖，能够依靠的伙伴们。

 阿斯兰和美玲，齐萨卡，以及现在正在别的战场奋战着的真和玛琉他们——如果没有他们，自己根本没法救回拉克丝。

 “基拉……一定要当心啊”

拉克丝交叉着手指为基拉祈祷着幸运。她的笑容是如此明朗，充满着信赖，基拉也回以同样的手势，重重点头。

 “嗯！”

 再度能看到她的笑容。这简直就像是奇迹一样。

 基拉驱使着强袭自由，向月球方向飞去。

 收到自修罗那里发来的通讯，奥路菲暴怒了。

 受到了基拉·大和和阿斯兰·萨拉的袭击，阿尔提密斯要塞陷落，拉克丝被他们夺走了。

 奥拉和英格丽平安脱出，现在正和修罗一起前往这边，但这次的损失还是无法估量的。

 ——为什么！？

 最初的时候一切都按计划进行顺利无比。自己也觉得这是理所应当。因为自己一行人的能力更加高强，比任何人都要优越，理应如此。

 然而，不知何时却出现了细小的误差，并且逐渐扩大，以至于出现了这么大的失误。

 居然失去了一切的关键人物，拉克丝·克莱茵……。

 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

 奥路菲握紧拳头下令着

 “发射‘镇魂曲’！把奥布化为灰烬！”

 “遵命！‘镇魂曲’发射。目标，奥布首都欧罗法特”

 偏转环已经结束移动，完成了瞄准。

 这次一定要让奥布灰飞烟灭。

 “尝尝你们所作所为的报应吧！基拉·大和！”

 奥路菲带着憎恶唾骂着。

 倒计时开始了。

 “‘镇魂曲’发射前十秒，九，八，七……”

 “镇魂曲”的巨大炮口张开，不吉利的光芒在其中酝酿着。

 而在其上空——

 在原本空无一物的空间处，突然浮现出一台MS。它的装甲在月面的反射光下显得金碧辉煌。它就是装备了宙斯魅影的拂晓高达。

 “终于到我出场了”

 驾驶舱里的穆念叨着。

 这就是从卡嘉莉那里得来的“密令”。穆比千年号行一步，和幻象粒子箱一起从奥布出发来到宇宙，到达月球为止一直都是用惯性航行过来的。

 拂晓将宙斯魅影的炮管从后方拉过来，与本体连接。紧接着拉动巨大的炮身，架好了姿势。

 宙斯魅影是作为命运高达的追加装备而开发的，装备了阳电子炮弹。但是由于破坏力过于巨大，虽然试生产出来，却没有用于实战。

 “垂直轴线，误差修正。射出电压临界——！”

 瞄准的是“镇魂曲”——上方漂浮着的偏转环。

 到达临界点的炮口泛着白光。

 穆扣动扳机，大叫道

 “去吧！”

 古尔维格的舰桥处发出惊呼。

 “‘镇魂曲’附近出现MS！”

 “什么！？”

 奥路菲大吃一惊，赶紧看向屏幕。

 从金色的MS所架的炮口处射出实体弹。炮身变得炽热，MS迅速和装备分离开来。

 实体弹像是击穿了空无一物的空间。但是，下一瞬间，幻象粒子便失效，偏转环爆炸开来，消失在光芒之中。

 不过，“镇魂曲”已经蓄势待发了。金色的MS转向巨大发射口的射线上。

 ——蠢货！

 在奥路菲吐出咒骂之前，“镇魂曲”迸发出的白光便已经吞没了那台MS。

 巨大的能量流，在拂晓的周围狂暴不已。虽然架盾防御，但是装甲开始不停剥离，逐渐蒸发消失。

 拂晓虽然有耐光束涂层，但是被如此巨大的能量所冲击，真的能够撑下来吗……！？

 “噢哦哦哦哦哦！！”

 驾驶舱里无数的警报灯不停闪烁着，穆忍耐着冲击和恐惧。

 拂晓的装甲将光束反射而回，向四周扩散。被这些光束流弹波及，几艘守护“镇魂曲”的船队被贯穿，爆散开来。

 同样的“流弹”也倾泻向镇魂曲，保护炮口的屏障像爆炸了一般被灿烂的光芒包裹着。

 终于光束的奔流停息下来，拂晓高达依旧屹立在原地。

 “穆！”

 听到玛琉那充满恐怖的叫声，驾驶舱里的穆终于，重重吐了一口气。

 “乖乖……化不可能为可能也真是要命啊”

 “成功了！”

 千年号的舰桥爆发出一阵欢喜声。

 玛琉绷紧的肩膀也总算松弛下来。

 那美丽耀眼的拂晓装甲大多都剥离掉落，损伤也不小，但穆总算是还活着。

 分离开的宙斯魅影再度回来，和机体连接在一起，开始运送机体。

 “镇魂曲”本体由守备部队和屏障所保护，难以攻克。但是只要破坏偏转环，从“镇魂曲”发射出的光束会笔直朝什么也没有的空间而去。可以从这一次攻击中让奥布得以幸免。

 而唯一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只有装备了可以反弹光束装甲的拂晓高达。

 不过就算如此——玛琉思忖道

 自己到底目睹几次这种场面了，希望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啊。

 穆本人恐怕也是同样的心情吧。

 总之，这下就能拖延少许时间了。

 “第一中继点，遭受攻击消失！”

 “偏转环设置用舰，无法航行”

 “‘镇魂曲’外壳损伤！光束收束系统损伤！”

 面对接踵而来的受害状况报告，奥路菲只是愕然。

 算错了……一切都超乎了自己的预想之外。

 奥布早就该灰飞烟灭了。

 基拉·大和和罗盘那群碍事者，也都不应该还活着才对。

 拉克丝应该呆在自己身边微笑着，和自己一起迎接闪耀无比的未来才对。

 可为什么——

 “发现接近‘镇魂曲’的热源，数目8”

 这声报告让他回过神来。

 冷静。至少镇魂曲现在还在自己手中。

 “立刻准备复原工序！”

 奥路菲下令道

 “镇魂曲“并没有受到决定性的损伤，而偏转环本身就是一次性用品。这都算不上什么大的损害。不过是奥布又多活了几个小时罢了。

 这一切都是敌人的垂死挣扎罢了。

 那些不愿放弃手中财富和权威的混蛋，想要妨碍真正的和平之路。

 “该死的……旧人类……！“

 这群沉溺于欲望之中的丑陋货色！

 奥路菲设法压抑自己的愤怒。

 “解除伪装“

 天城舰长坐于奥布宇宙舰队旗舰草薙的舰桥，发出指令。

 所有战舰都脱去了附在舰身上，用来防止敌人感知的隔热伪装包裹。

 “目标是占据‘镇魂曲’，或是将其完全破坏。全机，自由使用武装。”

 Gottfried，Igelstellung都纷纷启动，村雨也依次出击。

 “绝不放过对奥布露出死亡之刃之辈！”

 眼下便是月球。月面处能瞥见那张着贪婪巨口一般的炮台。

 并且，前方还有ZAFT的舰队正严阵以待。ZAFT舰队处也出动了MS，正朝这边攻来。两只舰队中间交织着光束的箭雨，导弹更是漫天飞舞着。从月面也射出迎击导弹，朝奥布舰队袭来。

 克里特海域的战斗在天城脑海里复苏了（注：种命中户高舰长战死的那一战）比起那次，这次自己一方要劣势的多。这次一旦输了，就再无退路了。

 但是现在，自己是纯粹为了奥布，为了守护奥布的理念而战。

 天城用凛然的声音喝到

 “MS队，从射线轴中退避。罗安格林，发射！”

 受到草薙号的主炮轰击，位于射线轴上的ZAFT舰爆炸开来。阳电子的长枪就这么划过宙域，轰击在了“镇魂曲”上。但在耀眼的光芒消散过后，从升腾起的月面沙尘中，能看见巨大炮口依然毫发无伤的躺在那里。

 果然从远处发动的攻击，无法贯通覆盖炮口的屏障。

 千年号也逐渐的逼近这个战场。

 “诱导炮，分离”

 玛琉一声令下，从千年号内部射出复数的炮塔。这些都是自律运作飞散开来，跟踪敌人的基恩发射光束。（注：电影中的诱导炮使用的更像是实弹）

 这是舰桥里的阿尔伯特在手头的屏幕挨个锁定敌机后，诱导炮便会自动追击的系统。

 “Tristan一门二门！Kurwenal，目标敌舰队，开火！”

 从背后追来的凡戴森舰队，被千年号的主炮和磁轨炮所击沉。但是在火光对面，仍有战舰源源不断的接近着。

 以及比他们更为迅捷无比，缠绕黑暗袭来的集团。

 “黑骑士们来了！”

 听到希尔达的喝声，真顿时紧张起来。随手一刀斩开对战中的基恩，驾驭机体回过身来。

 “光束对他们没用！露娜负责援护！”

 装备着炮装魅影的脉冲高达，用光束和磁轨炮驱逐着敌人MS部队。露娜边战斗边叫着

 “我也有对舰刀！我也可以的！”

 露娜玛丽亚分离炮装魅影，装备上飞来的剑装魅影。

 因为前次交手过，深知对方威胁的真才不愿让露娜去面对黑骑士们。但是被露娜的斗志所感染，这让自己内心的决心也愈发高涨。

 ——这次一定会赢！

 他们加速着，迎上袭来的黑骑士们。

 “真是一群学不乖的蠢货！你们是打不过我们的！”

 格里芬朝迎面飞来的机体吐出嘲弄的话语。

 命运高达和脉冲高达！？上个时代的遗物罢了。

 礼蒂尔也嘻嘻的笑起来。

 “这次还给你们打下来！哈哈哈！”

 没错，在战斗之前结果就已经注定了。单论机体的性能，这两机都远不如他们的楼陀罗。楼陀罗的FT装甲，也是PS装甲的次世代技术，无需电力，即可维持半永久的强度。

 更何况对面的驾驶员是真飞鸟，和无名鼠辈。

 在之前的战斗，他已经看穿了。真飞鸟什么的不过是杂鱼。

 明明是重复一场早已注定结果的战斗，居然还敢不知好歹的前来送死。这不是蠢货还是什么。

 格里芬和伙伴们组成漂亮的阵型朝敌人扑去。

 ——就让我们教教你们，反抗命运是没有用的！

 露娜玛丽亚也朝楼陀罗的小队而去。就在这时，她注意到一台MS。

 是强人。

 “那台MS——阿格尼丝？为什么会！？”

 强人和脉冲高达互相交错而过，露娜玛丽亚拉动制动，转过身来。

 果然是强人，本来还以为被发生在艾尔多亚的爆炸吞没了！

 “阿格尼丝！你还活着？”

 露娜玛丽亚惊喜的叫出来。但是，同样刹车回身的强人，却突然射出光束火神炮。

 “只有修罗才理解了我的价值！”

 阿格尼丝吼着。露娜玛丽亚用盾牌挡住光束，这才明白过来。

 阿格尼丝她背叛了。所以才和黑骑士一起离去，没有回来。

 怎么会做出这种蠢事！

 强人斩击过来，露娜玛丽亚也用对舰刀相迎。

 “他们只是在利用你！为什么不明白？”

 “你不也是调整者吗？为什么要站在那一边！？是被蠢男人给传染了，脑子烧坏了吧！？”

 本来自己是真心想说服对方的，结果这句话却让露娜玛丽亚顿生怒意。

 “哈！？这和真有什么关系！你自己倒是，不就是队长懒得理你吗！”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次她的这句话刺痛了阿格尼丝的伤口。

 “闭嘴——！”

 强人挥动热能鞭，钢铁的长鞭打折了对舰刀，露娜也放出光束回旋镖迎战。

 彼此都剑拔弩张，不知不觉中两人开始你死我活的对战了。

 面对四机的楼陀罗一起杀来，然而命运高达毫无畏惧的挺身相迎。

 挥动对舰刀斩向其中一机，并一脚踢开，借助反作用力险之又险的避过从背后射来的光束。紧接着一刀切开刚刚开火的敌机步枪，顺着余势对着背后的敌人发射磁轨枪。仿佛看穿了袭来的光束轨道一般，一把击穿了敌人的步枪。

 “上次是因为开的正义我才会输的！‘

 真大吼着，再度斩向一台敌机。

 “命运高达才不会输给你们！“

 格里芬试图以剑接下命运的对舰刀，但对方气势过于惊人，自己的刀刃整个碎了。与此同时命运高达的磁轨枪也开火了，自己避之不及，剧烈的冲击让楼陀罗震得不轻。

 “这家伙怎么回事！？“

 格里芬一边困惑着，一边后退。

 这人真的是真·飞鸟吗？

 和上次交战的时候比，身手简直判若两人！

 与自己四机同时交手，却还能保持优势的这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

 刘像是慌了一般呢喃道

 “（读不到他的思考！）“

 没错，即使想读他的下一步行动，比思考更快的攻击便到了眼前。

 倒不如说，是自己一方的射线轨迹完全被敌人看穿了一样。

 格里芬陷入恐惧，完全被压制住了。

 命运高达分离出数个分身，高速向这边逼近。

 丹尼尔焦躁的大叫着

 “（这家伙……什么都没想吗！？）“

 一名男子吸着升腾起的水蒸气，将咖啡倒入口中，满足的叹了一口气。

 “嗯，今天的配方别有一番滋味啊，达库斯塔君“

 对方则有些无奈的回答道

 “这真是可喜可贺啊，队长”

 巴尔特菲尔德又是叹了一口气。

 “本来都是时候该隐退，搞个咖啡种植园什么的了啊……”

 看来这年头，想抽身而退还真没那么容易。

 虽然感觉即使自己不在，凭这有能副官的本事也能万事大吉，但是现在是连只猫都想抓来帮忙的局势（注：猫の手も借りたい，日本的俗语，意思是事态紧急，需要多方援手），更不要说是老虎了。

 副官，马奇·达库斯塔奉承着说道

 “好好，到时候我会帮您老人家的，现在请先专心处理眼前的事吧”

 感觉最近达库斯塔对待自己的态度好像越发随便了。

 不管怎样，就和他说的一样，现在是该行动的时候了。

 安德鲁·巴尔特菲尔德——过去被称作“沙漠之虎”的男人，放下咖啡杯站起身来。

 “那么，诸位——祝你们好运”

 “算好时间。出发！”

 达库斯塔迅速下令着，他们分成两批开始移动了

 如同影子一般不为人知——

 月面上空仍在爆发剧烈的战斗。

 “一只也不许通过！不过是自然人的乌合之众罢了！”

 加甘纳托在布克哈克的舰桥上喝道。

 奥布舰队虽然善战，但终究寡不敌众。马上凡戴森的舰队也会抵达，被前后夹击的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而自己一方只要争取到“镇魂曲”恢复的时间，就足够了。

 “加甘纳托中校！Plant那边传来消息！”

 就在这时，通讯员慌忙的发出声音。

 “议长对军队，发出了要求全军停止行动和镇压政变的号召”

 “你说什么？”

 加甘纳托心头猛地一沉。

 逃亡的拉蒙特议长至今保持着沉默，因为轻举妄动的话，“镇魂曲“便有袭击Plant的可能性。

 但是，既然现在发表了声明——不就就意味着Plant那边发生了什么变化吗？

 一缕不安浮上加甘托纳的心头。

 但是，他扫过部下们的脸后，直截了当的说

 “——继续攻击！只要‘镇魂曲’消灭了奥布，时代就会改变！“

 就算Plant的局势发生了改变，要做的事也不会变。

 只要让世界匍匐在脚下，到最后Plant也只能被迫追随罢了。

 奥布连合舰队陷入了劣势。

 ZAFT舰队发出的攻击击穿了僚舰，整个爆炸了。

 “hamilton，schecter被击沉！“

 “敌MS接近！“

 草薙的舰桥被附近爆炸的导弹所产生的冲击所袭，正剧烈颤动着。

 被对舰炮打中的村雨爆炸了。扎古的部队正逐渐逼近包围自己一方。

 一边抵抗着冲击，天城依旧瞪着前方。

 “Gottfried一门二门！Helldart开火！“

 自己一方无论如何都得阻止“镇魂曲“才行

 哪怕是同归于尽……！

 纳斯卡级的光束炮，击穿了草薙的左舷。

 “损害控制！“

 在响彻着警报声的舰桥中，天城大吼着

 ——已经到此为止了吗……？

 面前就是袭来的导弹雨，已经没有时间回避了。

 就在这时——

 无数的光条如流星般划过宇宙。

 这些齐射的光束，将袭向奥布连合舰队的导弹一扫而空，化为了无数火团。

 风驰电掣而来的，是装备着流星号的迅雷决斗和闪电暴风。

 “我是ZAFT军情报部，伊扎克·玖尔中校。现在传达军本部的命令！“

 伊扎克对ZAFT军队发出通信。

 “加甘托纳中校麾下的ZAFT军将兵们，立刻停止战斗行为，回归原部队！本国的政变也已经被镇压，拉蒙特议长已经回归，重新掌权“

 就在不久前，巴菲特拉尔德等克莱茵派为主体的部队，已经突入评议会大厦和军本部，将其占领。人质们都被解放，首谋者不是自尽就是遭到逮捕。

 现在加甘托纳他们已经不是代表Plant的一方了，而是叛徒的残党罢了。

 伊扎克和迪亚哥之所以要来到这里，是想要说服加甘托纳，让士兵们回心转意。他们身为扎夫特，不愿让自己的同袍犯下攻击地球的罪名。

 “加甘托纳中校！你想被处以叛乱罪吗！？“

 伊扎克这拼命的呼声，却依然打动不了加甘托纳的内心

 “这不是叛乱！“

 他朝向动摇的士兵们说着

 “我们才是肩负Plant未来的人！为了从自然人的暴虐之中，将同胞们解放出来！“

 如果继续交给窝囊废的拉蒙特，那么只会让自然人们称心如意。大战结束后，世界依然维持旧态，朝利于自然人的情势回归着。

 正因为不能放任如此，加甘托纳才会揭竿而起。

 部下也都是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岂会被伊扎克·玖尔的妄言所迷惑。

 在本国，也应该还有许多赞同自己一方的人。情势在之后怎样都可以挽回，只要现在“镇魂曲“将旧世界一扫而空就够了。

 但是，就在此时——

 “我是拉克丝·克莱茵“

 洁白的肌肤，粉色长发——那熟悉的脸庞，出现在了屏幕上。

 “就在不久前，我刚从凡戴森的监禁中逃出，现在有话想对各位说“

 舰桥涌上一阵骚动。

 拉克丝站在战舰的——大概是千年号的——舰桥处，背后舰桥的窗户，正映出此刻依然持续的激烈战斗的情形。她那略有些污垢和皱痕的衣服，也佐证了本人的话语。

 与平时的柔和表情截然不同，她用严肃的眼光盯着摄像机，说道。

 “首先，我对凡戴森一方的观点，没有一丝一毫的赞同之意“

 ——就在这时，加甘托纳终于明白了，他们的计划已经彻底破产。

 “他们所提倡的‘公正又平等的社会’，是由命运计划执行的统治，我之前便已经声明，我对此绝不接受”

 拉克丝用强有力的口吻对着摄像机说道。

 当惊异魔蟹抵达千年号之后，她便面向全世界，发出了这份通信。

 在来到这里的路上，她已经从阿斯兰和美玲那里听到，奥路菲冒用她的名义发表的内容，以及使用“镇魂曲”恫吓世界的经历。说到底，那作为事情开端的核打击，也全是他们的自导自演。

 当然，拉克丝早就对这些有所怀疑了，但即使知晓真相也不会让自己好受多少。

 这些事实，奥路菲对拉克丝连半个字也没有提起过。

 就这样还想提什么“伴侣”，真是看不起人啊。既然他会隐瞒这些，不正是说明内心里对自己干的那些勾当有自知之明吗。

 拉克丝已经下定决心，绝对不再放过他们。也许还能对他们抱有一丝同情，但绝不原谅。

 这是关系到自己是否还能做“自己”的斗争。如果服从他们，“我”就会消失，被他们所求的“拉克丝·克莱茵”取而代之。

 而且这对所有的人也都是一样的。

 她的目光越过摄像机，仿佛到达了另一面，

 “这是一个——没有失败，没有变化，也没有梦想的世界。人的价值由基因而决定的世界。我绝不会将自己的价值，委与他人来决定”

 从阿尔提密斯要塞逃出的奥拉一行人，也抵达了凡戴森旗舰古尔维格。

 “更何况用暴力，恐惧来强制令人服从，更是绝不被容许之事”

 奥路菲郑重的将奥拉引导到司令官席位之后，突然直接给了低头默默跟过来的英格丽一个耳光。

 “如果没法完成使命，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

 英格丽一声不吭的忍着脸上传来的疼痛。只是，眼泪却徒劳的在虚空中飞舞着。

 奥路菲和奥拉冷冷的俯视着她。英格丽的心中涌上一股无力感。

 事到如今，又怎么能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命运是无法违抗的。

 如果不能完成使命，我们大家，都会失去自己的生存意义。

 我们只学过这种活法。而且，只会这种活法。

 “——无论是何种生命，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自由”

 画面之中，拉克丝仍继续说着。英格丽用充满憧憬而又透着悲伤的目光，看向那里的她。

 ——我没法，像你那样活着啊。

 在朝“镇魂曲”赶去的强袭自由中，基拉也倾听着拉克丝的话语。

 “我也会，为此而奋战”

 拉克丝一边向所有人诉说着，一边将紧握的手抚于胸口。

 “绝不能让完全不爱你的人，去决定你的价值”

 基拉感觉那双手上所蕴含的力量，便这么通过话语传递到身上一般。

 基拉冲向正围攻草薙号的MS群，分离出龙骑兵。从强袭自由身上射出数道光束，将敌机的武装和主摄像头破坏。

 得破坏掉“镇魂曲”……！

 月面处埋着过去战斗中击沉的要塞，弥赛亚。像是扇贝，又像是盘蛇一般的残骸散落在此。

 就在这时，基拉察觉到了什么，猛地朝上空看去。

 “基拉·大和！”

 湿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将下来，挥动手中军刀。强袭自由险之又险用盾牌挡下，发射腰间的磁轨炮。两机间产生爆炸，将双方分开。

 基拉一边躲避攻击一边试图飞向“镇魂曲”，但湿婆却执拗的跟上他，挡住了去路。

 “不会再让你前进一步了！“

 听见这充满战意的话语，基拉咬紧嘴唇。

 “敌舰队，接近‘镇魂曲‘！“

 “湿婆M1A1，与强袭自由高达X20A交战中！“

 旗舰古尔维格不断响起报告的声音。或许是因为刚刚拉克丝的声明引发了混乱，ZAFT的舰队动作开始迟缓了。

 舰桥里的士兵们也看上去颇为动摇。恐怕对他们来说，拉克丝·克莱茵也是象征一般的存在。

 谁也不想与“拉克丝·克莱茵“为敌。

 她就是这么重要的存在，

 再一次察觉到自己失去的有多么贵重，奥路菲对还在哭泣不止的英格丽怒目而视。

 至今为止，这个十分有能，从未让自己感到过一丝不满的女人，居然会是如此的无能！

 哭又有什么用。难道她以为哭就能挽回一点失败不成。

 ——如果不能完成使命，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意义！

 对英格丽说的话，也回到了奥路菲自己身上。

 他像是为了叱咤动摇的士兵们一般，自信满满的下着命令。

 “旗舰舰队前往‘镇魂曲‘！将千年号引入舰队防御线，将他们完全歼灭！“

 “遵命！“

 舰长如梦方醒般的摆正姿势。

 “母亲，接下来就拜托您了“

 奥路菲看向奥拉，随即便抽身而去。

 “强袭自由就由我和修罗来收拾。——跟我走，英格丽“

 他漠然的对英格丽说着，看都不看跟过来的她一眼，就这么快步离开了舰桥。

 还没有。一切都还没有结束。

 我们现在依然还是优势。只要把千年号和奥布，把所有的碍事者全部消灭掉，再把拉克丝夺回来就够了。

 如果没法夺回来的话，那索性就连她一起——

 ——但不知为何，奥路菲的大脑拒绝继续往下面想。

 先是强袭自由——那个基拉·大和。

 这次一定要把那个一直在碍事的男人，彻彻底底的解决掉！

 “本舰准备突破敌人舰队，直接向敌旗舰突击。要决战了！“

 玛琉看向前方排成一列的舰队，放言道。

 “‘镇魂曲‘交给其他人，我们去消灭凡戴森的旗舰。负责下令发射’镇魂曲‘的人应该就在那里。只要消灭凡戴森的首脑，ZAFT舰队肯定也会撤退吧。“

 就在这个时候，手头的屏幕映出拉克丝的面容。

 “舰长“

 “拉克丝小姐？“

 玛琉感到吃惊。不知何时拉克丝已经换成了驾驶服，不仅如此，她还坐上了基拉他们开发的荣耀捍卫者。

 “我也要出击。请下令吧“

 玛琉一瞬失语。

 这也，太乱来了。拉克丝是对Plant来说，对自己一方来说至关重要的人。更何况，她没有受过任何战斗方面的训练。就算是调整者，没有受过训练的话就只是个门外汉而已。

 但是，拉克丝带着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的，决心十足的表情说着。

 “这东西必须交给基拉才行。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

 “但是，这……“

 “拜托您了。就这一次，请让我去吧……“

 被她的强烈愿望所打动，玛琉的内心开始动摇。

 很快，阿尔伯特也插话说道。

 “总裁，是我，阿尔伯特。机体虽然能够发挥百分比的性能，但对接时需要手动操纵来进行微调。我会完美的进行诱导，请您安心“

 用一成不变的快口，自信满满的说道。也就是说，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

 玛琉看向屏幕上的近江。近江也微微点头。

 “……我明白了。允许出击”

 玛琉说道

 “谢谢您”

 拉克丝松气的笑了，

 玛琉非常理解她的心情。

 对自己来说，每次送穆前赴战场时，也是这样无法忍受的心情。但是自己也同样，有在战场上要履行的事。拉克丝也一样，想要做些什么才对。

 就算她可能为此付出生命，她也有凭自己的意志战斗的权利。

 当自己一行人也做着出击准备时，阿斯兰感叹道

 “真是的……‘

 这可真是破天荒了。拉克丝居然会出击。

 这要是她有个什么万一，基拉会是什么心情……。

 说完这话，听见他担忧的美玲，不禁撅起了嘴。

 “这有什么关系！单单只能在一旁看，也会是很难受的呢“

 是这样的吗。

 不过，对基拉说，要考虑拉克丝心情的人，就是自己。所以对拉克丝决定了的事，自己也只能尊重她的决意。

 不过，这也仍然够让自己胆战心惊了。与其让拉克丝出击，还不如让自己赤手空拳去迎战要轻松呢。

 总之，大家只能尽自己的努力去做。距离“镇魂曲“再度启动，也不剩多少时间了。而将要遭殃的会是奥布。

 阿斯兰眼前浮现出在奥布的卡嘉莉。

 她也没有逃避。肯定是相信着自己一群人，才留在那里。

 阿斯兰操控机体登上了弹射器。

 “阿斯兰·萨拉，魔蟹，出发！“

 当阿斯兰的魔蟹出击后，接下来就轮到自己了。

 “防卫者，请出击！“

 回应艾比的播报，拉克丝怀抱着一丝陌生感说着。

 “拉克丝·克莱茵，出击“

 感受到突如其来的强大G力，拉克丝绷紧了身体。

 一瞬后，视野变得无比开阔，仿佛自己被投放到了虚空之中一样。下方映入眼帘的千年号，仅仅一小会便化为了光点，拉克丝仿佛要被不安感所压倒一番。

 但是，即使她自己什么也不做，捍卫者依然朝虚空挺进着。主动的，去寻求在那的自由。

 这台机体——基拉自己创造的孩子，我会带它去基拉所在之处。

 拉克丝感觉到了还看不见的他。

 ——等着我……基拉！

 英格丽坐上奥路菲后方的席位。用机械般的动作准备神塔的出击，从旗舰处分离出来。

 奥路菲操纵的迦楼罗也出击，着陆于神塔的上部。闪烁着白光的迦楼罗具备优秀的机动性，是黑骑士军团最强的机体。是有着最适合奥路菲的运动性能的机体。

 英格丽所操纵的三架神塔，是为了补充火力用的追加装备，也是支援机体。装备着复数的光束炮，和大量的导弹，几乎具备小型战舰的火力。

 “你也证明自己的价值给我看看！“

 面对奥路菲这叱咤的声音，英格丽毫无触动的点头答应。

 “……我明白了“

 我和这神塔一样，都是机械。

 是支持奥路菲的道具。

 为此，自己才会诞生，活到现在。

 别再胡思乱想了，

 只要假装自己没有心就好。就像至今为止自己一直做的那样……

 “出发了！“

 跟随奥路菲的命令，英格丽发动着神塔出击了。

 ZAFT舰队一时间变得散漫的攻击，又再度变得迅猛，伊扎克他们用流星号，扫去对着草薙集中攻击的导弹。

 “快投降吧，中校！不要再让士兵白白送死了！“

 不管伊扎克再三的劝说，加甘托纳都不为所动。

 “为什么要站在旧世界的住民一方！？再这样下去，什么都不会改变的！“

 加甘托纳怒吼着

 “依然会是这么一个，只有一部分人掌握财富，充满不讲理和非道的世界！“

 伊扎克同样也是，违背军队命令靠自己的判断行动的，所以也并不是无法理解他们的行动。

 但是——

 “一群时代颠倒的混账！“

 伊扎克感到一丝无力与悲凉。

 确实世界还是没有改变。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和那个帕特里克·萨拉是一样的。

 人对于不公非常敏感，容易沉溺于愤怒之中。

 想要煽动对立再简单不过了。只要声张，那些人都是卑鄙无耻，对自己人做了这么多的暴行，绝不原谅，就行了。

 不如说，互相谦让，进行协商要困难的多。

 但是，就这么带着愤怒互相厮杀的道路，尽头会有什么，不是已经从那场战争中学到了吗？

 一边闪过朝自己攻击的光束，迪亚哥苦涩的说道

 “已经没戏了，伊扎克……如果他们真的听劝，又怎么会掺和这种事“

 “他妈的！“

 伊扎克真的不想亲手杀死同为ZAFT的士兵。

 但是，这是不得不为之事。

 他解除和流星号的对接，朝ZAFT舰队而去。闪电暴风高达也紧随其后。

 灰色的沙尘在闪耀的月面上升腾而起，强袭自由依然与湿婆战得难解难分。

 湿婆灵巧的挥舞着双手的军刀以及脚上的光束刃，施展出宛如舞蹈的波状攻击。基拉用盾抵抗四面八方的攻击，同时发射磁轨炮以保持双方的距离。

 就在这时，从上空掠出一道黑影。

 这台新的MS仿佛凶天使一般张着巨大的羽翼。而这些羽翼一枚接一枚的分离，如螺旋般化为漩涡席卷而来。基拉也放出龙骑兵，射出光束迎战。

 强袭自由在敌人光束火网中有如夹缝求生般来回飞舞着，而新的MS以极为惊人的速度逼近。基拉艰难的用盾挡住敌人挥下的斩击。

 “可悲的家伙！”

 奥路菲的声音传来。

 “什么？”

 基拉反问，奥路菲的回答透露着一股优越感。

 “居然妄图用那种旧式的MS与我们为敌！”

 “战斗的胜负不是靠MS的性能决定的！”

 “不错！”

 以自己龙骑兵的锋刃将强袭自由的龙骑兵切碎后，奥路菲不屑一顾的说道。

 “所以不如我等的你根本没有赢的可能！”

 奥路菲的机体瞬间便到了跟前，切开强袭自由的翅膀，这一击实在难以避开。

 确实无论武器还是驾驶员还是机体都是对方占优。

 但是，强大又是指什么？

 真正的强大到底是什么？

 奥路菲的三架支援机，冲着往月面追去的强袭自由，射出不计其数的导弹。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武器！”

 纵然被打到狼狈坠地，但基拉依然不屈的站起。奥路菲揶揄道

 “你指什么东西？”

 “是拉克丝的爱啊！”

 基拉以惊人的速度锁定那些飞来的导弹，将强袭自由的所有火器尽数解放。顿时以强袭自由为中心数不清的光之箭矢迸发而出，周围便被导弹的爆炸所覆盖。

 自己绝对不会放弃。因为有拉克丝对我的爱，和我对拉克丝的爱。

 爱是对一个人来说，最为珍贵的馈赠。

 学会去爱一个人，人才能让自己有少许成长。

 少许。

 爱无法拯救地球。

 爱拯救不了别的人，人所能拯救的只有他自己。

 人试图变得伟大。靠赚取财富谋求权力，靠在竞争中打压对手，靠谋求别人的爱。

 所以人无论走向何方，都是无比渺小的存在，

 而试图忘却这一点，人想要变得巨大。但其内心却是一片空荡荡，而不自知。

 爱不是索取，而是赠予他人之物。

 一个人，能够遇见同样爱着自己的另一个人，也许就是奇迹。

 当自己思念那个人的时候，会想要变得坚强。

 当自己思念那个人的时候，会想要变得温柔。

 而只有在此时此刻，人才能稍微贴近永恒。

 稍微。

 这就够了。

 在激战当中，脉冲高达的相转移装甲失效了。脉冲高达和拥有核动力的最新机体不同，当电力耗尽后，不光是武装，连装甲也会失效。

 正与楼陀罗们交战中的真立刻注意到这一点，顿时一股全身寒毛倒竖的恐惧感涌上心头。

 “露娜——！“

 甩开追击的楼陀罗，真朝露娜玛丽亚那边狂奔而去。

 “真！“

 露娜玛丽亚解开剑装魅影，换装成强攻魅影。

 以惊天速度赶到的命运高达紧急刹住机体，防止相撞后，拉住了脉冲高达的手。两机对应好相对速度后，彼此相对。

 “发射氘核光束！“

 从命运高达额头处照射的光束，被脉冲高达额头的接收器吸收而进，顿时，脉冲高达的机体上披上色彩，电力重新恢复了。通过光束，可以做到非接触式的充电。

 “……谢谢“

 露娜像有些害羞一样的说道。真不禁微笑着。从握着的MS的手上，仿佛传来了她身上的温暖一般。

 自己有想要保护的人。

 所以才能变强。

 真操纵机体转身，再度投身于追击而来的楼陀罗队伍之中。

 “简直一派胡言！！”

 奥路菲气的浑身发抖。

 “下流无耻！！你这种垃圾也配说出拉克丝的名字，就算杀你百万回也难雪此恨！！”

 区区一个没能成为accorder，一个响博士的失败品！

 大错特错，一切都出错了。

 他不仅杀掉了对自己这些人来说宛如父亲的迪兰达尔，阻止了命运计划，夺走了属于自己一行人的存在意义。

 而且还要连拉克丝也——！

 “你为什么要妨碍我们！！就凭你这一无是处的失败品！”

 更多的导弹和光束倾泻而下，强袭自由被卷入爆炸的漩涡之中。好不容易从中脱身，结果迦楼罗和湿婆早已等在那里杀过来了。在这一边倒的攻势之下仅能全力防御的强袭自由，盾牌和步枪都被破坏，连龙骑兵也纷纷被击坠。

 “你明明就不该生于这个世上！然而你却好死不死的赖活着，被人爱着！明明你根本就不配有这个资格！”

 每次迦楼罗的光刀挥下，强袭自由的身上便要多一道伤痕，武装也逐渐被破坏着。

 基拉艰难的大吼回答着

 “被人爱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资格！”

 “那就把你的爱给我！”

 奥路菲咆哮着。

 “本来她应该是属于我的！——可你却偷走了她！”

 拉克丝居然被这种可怜虫给偷走了。

 明明自己无时不刻不在想着拉克丝。

 无论是当初看到Plant宣传里歌唱的她的那一刻，还是迪兰达尔败亡，未来的大门仿佛关上一般的那一刻。

 为了成为能配得上她伴侣身份的人，自己不断的锻炼自己，磨练自己。

 只要能得到她，一定会有灿烂光辉的未来在等待着自己。

 只要没有这个男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会实现的。仅仅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小小的错误——仅仅就是因为拉克丝爱上了错误的人！

 追逐正艰难逃避神塔所放飞弹的强袭自由，奥路菲从上而下挥动光刀。紧接着又放出大量的导弹。

 终于强袭自由的能量抵达了临界点。相转移装甲也失效了，失去色彩的机体倒在了月面上。

 在失去了武装，失去了装甲的强袭自由中，基拉瞧见了出现在眼前的敌人。

 是湿婆。

 湿婆的胸部弹开了。

 “（结束了，自由高达）”

 和当初在艾尔多亚败北时的光景，简直一模一样。

 但是——

 “基拉——！”

 基拉看到了那高速飞来的机体。

 “阿斯兰！”

 现在和那时候不一样。

 自己不是一个人。

 阿斯兰的魔蟹挺身挡在强袭自由的前方。而这一瞬间，从湿婆的胸部飞出无数的凶针。

 “阿斯兰！”

 基拉焦急的叫着。飞针从魔蟹的前方穿入机身，电火花四溅开来。魔蟹的装甲浮现肉眼可见的龟裂，破碎而下。

 在惊愕的基拉面前，魔蟹的装甲爆碎开来，从其中飞出了新的机影。

 红色的MS——无限正义高达！

 上空的CABARIER分离出的推进器一边变形一边飞来，连接到无限正义的背后。一边拔出军刀，一边从四肢和翼段生出光束刃，无限正义就这么朝湿婆斩去。

 “不要紧吧！基拉”

 阿斯兰关心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的可靠。

 “居然敢碍事”

 奥路菲怒火高涨，死死盯着正与湿婆杀在一起的无限正义。

 那台矮胖的MS的外壳竟然是伪装。好一个阿斯兰·萨拉啊。

 但是，强袭自由现在依然是手无寸铁。现在就是好机会。

 “给他最后一击！全弹对准自由高达发射！”

 从英格丽操纵的神塔处，射出了所有的导弹。

 而这时，强袭自由腾空而起。

 “基拉！”

 “拉克丝！”

 基拉看到了正急速朝这里而来的荣耀捍卫者。巨大的羽翼，仿佛包裹着一般覆盖其上。

 “对接！”

 和拉克丝的声音一同，捍卫者装备在了强袭自由的背后。

 而这一瞬间，能量槽的指数突然上涨，强袭自由的全身披上色彩。捍卫者朝四周展开，如光圈一般的羽翼处泛着彩虹的光辉。

 从周围袭来了宛如波浪一般的导弹与光束。

 从翅膀处散发出的光之粒子，包裹着强袭自由的全身。

 下一瞬间，光束和无数导弹倾泻于其上。

 强袭自由所在的位置被闪光所覆盖。

 奥路菲看着此景，露出会心一笑。

 ——就这么被地狱的火焰缠绕而死吧！基拉·大和！

 然而，就像是驱散爆炸的硝烟一般，妖艳的光芒从中绽放而出。被气场一般的光辉所裹挟，毫发无伤的非凡强袭自由高达露出了他的身姿。背负辉煌羽翼的样子仿佛神话的炽天使。

 而奥路菲则看见了，立于其上的拉克丝·克莱茵。

 他们那凛然而又高贵的公主，此时正带着仿佛燃烧一般的目光看着自己这边。

 这是她的意志。

 奔赴这个战场，守护基拉。

 “不惜如此…”

 失意布满了奥路菲的全身，他死死攥着自己的拳头。

 “你不惜如此，也要拒绝我吗！”

 那是他无比渴求的，她作为伴侣待在自己身边的样子。而那个她却不在自己身边，而是在可憎的敌人一方。有什么背叛能比这更为绝情呢。

 被自己全身心所期待的存在背叛的这一刻，他忘却了一切。自己的机关算尽，理想，以及使命。

 只剩下，在自己胸口翻搅不停的愤怒，将自己整个人支配了。

 “既然如此，就和那愚昧的爱一起葬身于此吧！”

 奥路菲带着疯狂大吼着。

 非凡强袭自由的上部舱门开启，拉克丝穿过舱门，落在了基拉的膝盖中。

 “拉克丝，为什么你……”

 基拉不由得担心起了她。但是拉克丝却不容置疑的说着

 “我的意志与你同在”

 然后，稍稍的歪着头，露出灿烂的笑容。

 “——与你执手天涯，永生相许”

 基拉也深深的笑了起来。

 和拉克丝一起到来的，还有让人忘却这里是战场的和谐气氛。

 只要和她一起，无论天涯海角都可去得。

 哪怕是这个世界的尽头。

 基拉开口说着

 “要上了“

 “嗯“

 拉克丝让开身体，坐在旁边的辅助席上。

 敌人的支援机和奥路菲的龙骑兵处又射出了光束。

 但是捍卫者散发出的纳米粒子将这一切尽数吸收，根本伤不了非凡强袭自由的一丝一毫。

 而那些发射出的导弹也来到了眼前。

 “这些让我来“

 拉克丝就这么大手一挥。从她的头盔发出的脑波与捍卫者联系在一起，将这处宙域所有的导弹，龙骑兵，敌人的战舰全都一瞬之中锁定完成。在爆发的同时，从非凡强袭自由中心放出了漫天的雷击。无数电光闪烁划过宇宙空间，导弹不及近身就纷纷炸开，龙骑兵无力落下，而战舰机能也接二连三的停止。

 捍卫者所释放的纳米粒子，能吸收特定波长的电磁波，进而产生热能。通过热能向周围生成电场，通过电子的移动产生电流。因此承受敌人攻击，反而能转化为对敌人的攻击，不愧于捍卫者之名。

 基拉悄悄的看了旁边的拉克丝一眼。仅仅这一瞬，她便将这个宙域所有的信息尽数把握，锁定完毕了。这确实是accorder的能力。

 而至今为止从未见过的这种能力，她现在正毫不吝惜的为自己这些人使用着。基拉感受到了她的强烈意志。

 但是敌人的支援机仍然存在着，那些机体具备的火力不可忽视，而且即使藏在死角处，仍能用扭曲的光束与跟踪导弹攻击己方。

 “用Disruptor（破坏者）。——基拉·大和准将，申请使用Disruptor“

 当基拉开口，旁边的拉克丝的前方浮现出屏幕。

 “拉克丝·克莱茵总裁，认可Disruptor使用“

 拉克丝伸手操纵着屏幕，认可了申请。

 虽然这次正好拉克丝就在身旁，但这武装必须要由使用者申请，并由总裁下达许可方才能使用。这是威力强大到基拉自己给自己设定了使用限制的武装。

 “Disruptor启动！出力80%！“

 非凡强袭自由的眉间显露出了发射口。

 拉克丝将头盔贴了过来。

 “敌人在弥赛亚的后方。和我的意识链接吧“

 基拉闭上了眼睛。拉克丝所看见的东西都映在了自己的脑海里。透过坠落在月面上的要塞，看见了对面滞空着的支援机。

 “Disruptor发射！“

 从非凡强袭自由的眉间，巨大的能量流放射而出。在使得原子崩坏，同时又抑制着核裂变的无形之刃——将次元本身撕裂的刃，将弥赛亚残骸上下一分为二，连同在另一边的神塔也一并切断了。

 当无形之刃消失在尽头，神塔处只留下爆炸的火光，就此消失了。弥赛亚从断面处往上的部分开始逐渐崩毁，在月面震起了冲天的烟尘。

 旗舰古尔维格处得到了报告。

 “‘镇魂曲’的修理已经结束。偏转环，向第一中继点移动“

 奥拉对这报告已是急不可耐，气宇轩昂的下令道。

 “准备好之后，就对奥布开火！连同敌舰队一起全部消灭掉！“

 现在，敌人舰队正为了攻克“镇魂曲“聚集在炮口附近，如果”镇魂曲“开火，无需瞄准都能打中它们。

 虽然垂死挣扎这么久，但到头来，他们的行动全都做了无用功。

 奥拉那幼嫩的嘴唇歪歪一笑。

 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比起响，我的孩子们要出色的多。

 在孟德尔的时候，两人就是竞争对手。一起，试图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人类。

 而就在这时，她遇见了迪兰达尔。

 奥拉为远比她年轻的迪兰达尔所拥有的聪慧感到震惊，在研究他的基因时，内心开始被他的思想所打动。他们一起梦想着，矫正这个歪曲的世界，创造一个公平和平的新世界。她肩负起创造这个新世界的住民这一使命。

 她的孩子们回应了她的期待，所有人都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具备和他人完全融合的个体——是适合新世界的孩子们。

 但是响，却对此嗤之以鼻。

 ——光是操纵基因还不满足，居然还妄想操纵其他所有人，你可真是傲慢啊。

 奥拉为之愤慨。

 傲慢的明明是响自己，一心只顾自己的利益，埋头于自己的业绩之中，对世界的一切不闻不问。

 拥有能力的人，明明有着使用能力为世界做贡献的责任。

 万幸的是，她的远亲凯贝尔大帝赞同他们的计划，并提供了援助。

 迪兰达尔和她并没有急躁。等她那些宝贵的孩子们——调停者长大成人，能够肩负重任时，还需要时间。

 但是，当一切都像是一帆风顺时，孟德尔遭到了袭击。这时候，奥拉正同时在进行抗衰老的研究。对出生率低的Plant来说，维持现在住民的青春，延长他们的寿命是十分有意义的。并且这一主题的研究，很方便找到提供资金的人。

 遭到袭击时，奥拉被正在开发中的药剂淋了一身，结果她亲身体验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奥拉在恐怖和痛苦中，历经数月后返老还童。成为这个孩童般的样子后，就一直不再有任何变化了。被困在这具，不再成长，不再变化的身体里。

 或许是这一结果，让她的精神产生了奇妙的扭曲也说不定，

 无力的身体。人们无意识之间投来的轻蔑的眼神。更重要的是，她自己的技术把她变成了这副德行。还有比这更屈辱的事吗。

 于是，她越发的追求成果。想要证明自己没有错。自己是比任何人都出色的研究者。比起响这种人，要出色的多。

 并且现在，正要证明这一点。

 即使迪兰达尔丧命，他的计划被否定的那一刻，她也没有放弃。

 一边在地球的一角积蓄力量，等待她的孩子们在表面舞台登场的那一天到来。

 只有一个人，奥拉所执着的是拉克丝·克莱茵。虽然出生不久，就被母亲带走，但她却被奥拉视为自己的最高杰作。拉克丝成为了Plant的偶像，成为能对成千上万的人施加影响的人物时，奥拉对此深感满意。

 因为，我就是这么创造她的。

 虽然迪兰达尔放弃了拉克丝，准备除掉她，奥拉却对此表示反对。拉克丝才是证明自己研究正确性的存在。

 但是到头来，或许迪兰达尔才是对的。正是因为对拉克丝的能力深信不疑，才会如此的恐惧她。

 全都是那个基拉·大和的错。迷住了拉克丝，让她背叛自己。而且还害死了盟友迪兰达尔，摧毁了命运计划。

 你到底要妨碍我到什么时候，响！

 奥拉的心里涌现出尘封已久的怨恨。

 干掉强袭自由，摧毁奥布，我要让你的两个孩子魂飞魄散！

 格里芬等人面对命运高达已是焦头烂额。居然打不下一台旧型机体，这已经是威胁到他们存在意义的问题了。

 “（同调攻击！要上了！）“

 刘的话语通过思念传了出去，格里芬他们回答道。

 “（明白！）“

 格里芬，刘，丹尼尔，礼蒂尔的意识互相混合，彼此完全同调。他们化为操纵复数身体的同一人格。

 四机的楼陀罗，已经不再是所谓的联手了，而是更像是有机结合的一个生命体那般行动。他们散布开无数的分身，向命运高达袭来。

 这次一定要干掉你！

 “（堕入黑暗吧！）“

 格里芬深入真·飞鸟的内心，试图将之操纵。

 而在那里的是，凝结在一起，漆黑无比的黑暗。

 在黑暗的深处，能看见细微闪烁着的光点，渐渐的，一位少女的身姿浮现出来。那柔软的金发轻轻拂动，少女用茫然的眼神望向格里芬。看着看着，那表情逐渐变得冷厉，她开始朝这边而来。

 ——坏东西……。

 格里芬惊得赶紧后退。

 眼看着少女身姿就这么变得巨大，伸出手来追逐着他。

 ——史黛拉……要保护……真！

 巨大的思念压迫着格里芬和他的同伴，张开那虚幻的巨口袭来。他们之中的礼蒂尔发出悲鸣。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家伙的黑暗……）“

 “（深不见底……！）“

 简直就像是噩梦化为了现实一样。

 他们根本不知道。真所体验过的地狱是怎样的。

 在战争中失去了双亲，失去了妹妹，失去了自己想要呵护的少女，失去了自己信赖的挚友。

 而在这期间，格里芬他们只知晓奥拉建造的那个小小的世界，又怎么可能抵抗的住真内心那深不见底的黑暗呢。

 而同时，真深爱着离世的他们，也同样为他们所爱。真绝不会质疑他们的爱。

 因此保护他的，就是爱啊。

 在调停者们为此所惑时，命运高达的身姿突然消失了。

 “分身是！“

 真挥起大刀（注：原文是サーベル，大概是指命运飞镖的军刀模式，但是和电影的画面有所冲突，这里暂时按电影的对舰刀处理），大吼道。

 “是这样用的！”

 命运高达用DUPE粒子（暂时译为复制粒子）生成无数的分身，逼近楼陀罗。那般光景，简直是一群蝴蝶突然显现在宇宙空间一般。

 而这时，从分身后面，勇士飞舞而出。希尔达喊叫道

 “这是为他们报仇！”

 她挥下的双刃刀，将一台楼陀罗一刀两断。

 惨烈的惊叫在格里芬的脑海里炸开。

 “（咿呀啊啊啊啊啊！）”

 被杀死的礼蒂尔所感受的痛苦和恐惧，在他的大脑里灼烧着。

 “（礼蒂尔——！）”

 “（不要啊啊啊啊！）”

 “（呜啊啊啊啊！）”

 已经分辨不清是谁的惨叫了，同调中的他们，经由礼蒂尔直接体会到了“死”的感触。人是不可能承受住这样的冲击的。

 而就在这时，命运高达朝他们冲来。

 刘的机体被军刀捅穿，丹尼尔的机体则被磁轨枪击穿爆炸。

 即使在敌机逼近眼前的那一刻，格里芬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伙伴们死亡的瞬间。

 说到底，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真和露娜玛丽亚被派属到智慧女神号，备受瞩目，而比他们强得多的自己，却被分到了什么月面战线。

 就算这样，自己也努力创下战果，甚至被称作“月光的女武神”，可却被凑到自己身边的男人给背叛了。

 到最后甚至连基拉·大和也背叛了自己，让自己丢了大脸。

 “每次都这样！为什么我总是不顺利啊！？”

 阿格尼丝发着牢骚，而露娜玛丽亚则像是看傻子一样的回道

 “……你这话是认真的？”

 “哪像你，跟个压根就不喜欢的小丑在一起，眼光真好呢！”

 这话一出，露娜玛丽亚是真的发火了

 “哈！？我就是喜欢他，怎么着！？”

 “骗人的吧！那种山猴子，你也喜欢！？”

 阿格尼丝惊到了，她还以为露娜是因为真当上了“Faith”，才和他在一起的呢。

 以前露娜玛丽亚也一样喜欢精英，自己从她那里夺走的恋人也是条件不错的男人。

 但是露娜玛丽亚听到真被侮辱，是真的忍不了了。

 “要你多管！不喜欢他我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

 露娜开始动真格的开火了。不知为何，阿格尼丝感到自己像是被否定了一样，困惑起来。

 条件优越，实力强劲，温柔体贴，英俊潇洒——她幻想着和这样的男人站在一起的自己。

 喜欢？

 和这种就算交往也不会有任何人羡慕的无聊男人在一起？真心的？

 至今为止她都一直嘲笑露娜，看不起她。好不容易把身边的“Faith”勾搭上，结果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是活该。

 但是露娜她，即使真不再是“Faith”了，也一样喜欢他？

 她想嘲笑一句这是不是傻？但是，却笑不出来。

 因为她感觉到，露娜有着，自己绝对无法得到的某样东西——。

 阿格尼丝强忍着焦虑大叫道。

 “我值得被人爱啊！”

 “那又怎么样！？”

 两机同时挥舞着光束军刀交叉而过。就在错身的一瞬间，脉冲转过机身发射火神炮。炮弹命中了强人的背包组件将其引爆。失去了推进力的机体再无法重振姿势，就这么无力的朝月面坠去。

 ——输了？我输了？——被称作“月光的女武神”的我居然？

 阿格尼丝的眼里迸出悔恨的泪水。

 不是这样。我没有输。

 她拼命的想要反驳什么。

 “我也是……喜欢他……！”

 我也是喜欢修罗才跟他走的啊。

 你有我没有，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呢！

 我没有输！绝对没有！

 露娜玛丽亚带着一丝后悔的情绪，看着坠向月面的阿格尼丝。

 “对不起……阿格尼丝”

 刚刚的争执，实在太难为情了。

 阿格尼丝也有她自己努力的地方吧。不管这样会怎么牵扯他人，给人添麻烦。

 但是，自己和她已经分道扬镳了。恐怕今后，也不会再和阿格尼丝彼此相容了吧。

 但就算如此，两人也曾是朋友。

 自己已经不想，再和这种人战斗了……

 露娜玛丽亚调转着机体。

 战斗还没有结束。

 “唐怀瑟，发射！”

 随着玛琉一声令下，千年号的舰首炮吐出火舌，阳电子炮的巨大集束，穿透了密集的敌舰队，遭受直击的数艘战舰化为光球。仅仅被擦中的几艘也发生了爆炸，陷入无法航行的状态。

 舰队的壁垒中央出现了空隙。

 “就是现在！两舷全速！”

 玛琉命令道。千年号一边加速一边试图突破空隙。

 “敌舰主炮射程，Bravo，Mark31到65”

 “目标，敌旗舰！就算是撞也要把它撞沉！”

 玛琉带足气势喊叫着

 就算伤痕累累，就算弹尽粮绝，这艘战舰自身就是武器。具备如此速度和质量的物体，本身就是极为可怕的凶器。

 要摧毁敌人的中枢。这样就不再会有更大的牺牲了。

 但是，播报员却焦急的喊道。

 “右舷后方出现纳斯卡级！”

 玛琉一惊朝那边看去。只见巨大的ZAFT战舰正一边连射光束，一边朝这里撞击而来。看来对方也是一样的想法。

 如果被撞上，航路就会改变，无法抵达敌人的母舰了。

 “我是不会忘的！那些死者流过的鲜血！仇恨！“

 加甘纳托一边咆哮着，一边不顾一切的朝千年号冲来。

 那些信赖自己，服从命令，结果战死的将兵们。

 他们是坚信着，只要战斗就能让自然人们屈服，就能改变这个世界，才为之捐躯的。

 不可原谅，这些和自然人沆瀣一气，坐视腐败的社会不管，只顾着自己在那浑浑噩噩活着的人，简直不可原谅。

 为了不让大家白白牺牲，自己才要挺身而出！

 “怎么会忘呢……“

 迪亚哥低叹着，架好长炮身的步枪。他瞄准曾是僚舰的战舰，扣下了扳机。光束和导弹袭向那边，命中了布克哈特号的引擎。

 与此同时伊扎克的决斗接近了舰桥，发射了贯穿弹。

 引擎爆炸了，布克哈特一边翻滚一边从路线上偏移，掠过千年号的上空。接着，整艘船被火焰所吞没。

 迪亚哥痛心的看着那团火焰。

 他们流过的血。自己从未忘记。

 尼科尔和米圭尔，以及其他流下的诸多鲜血。其中不光是自己的伙伴，还有敌人的伙伴。

 也有与敌人相爱，为他的死悼念的人。自己也目睹了那泪水。

 因为被杀所以去杀人，血的代价以血来补偿……。

 “所以才……不能再让这种事情，再继续下去了“

 伊扎克的声音传了过来。

 他也带着同样的思绪，看着这团火焰的吧。

 正因这鲜血如此贵重，所以才不能让它再流了。

 必须要用自己的意志，去切断这不幸的连锁。

 月面上，湿婆与无限正义正持续着精彩绝伦的战斗。

 “……有意思“

 修罗带着愉悦的表情看向敌人。

 “你真厉害啊，阿斯兰·萨拉“

 双方都将自己手中的军刀，以及四肢，翅膀，披风的光束刃驱使到了极致。这模样，仿佛是跳着复杂的轮舞曲一般。当两机迅猛的分开，踏上地面时，着地的震动使得身后要塞的残骸上落下巨大的瓦砾，在月面上扬起闪闪发光的沙尘。

 修罗得意的放言道

 “不过，果然还是及不上我！“

 单就区区的调整者来说确实算得上出类拔萃，但修罗依旧没有动真格。因为很难遇上这么厉害的对手，他想尽可能的多体会一下这一瞬间。

 打倒强敌——打倒更强的敌人——只有打倒敌人的这一刻，才能提高自己的价值。

 “获取胜利就是我被赋予的使命。这就是我的存在意义！“

 是时候了结这个敌人了。

 修罗吐着气面向无限正义。

 接下来会怎么行动？——当他伸长思考的触手，阿斯兰·萨拉闭上了眼睛，似乎是想让自己心无所想。

 修罗嘲弄道

 “无用之举！阻断思考根本是天方夜……“

 就在这时，从阿斯兰的心中，浮现出非常清晰的画面。是一位有着金发和相同瞳色的女子。

 女子用手抚着被风吹过的金发，微眯着金色的眼瞳，在那微笑着。

 “卡嘉莉……“

 阿斯兰一心一意的在心中描绘着卡嘉莉的身姿。仿佛紧紧抱住不放一般。

 那自信满满的金色眼瞳，天真无邪的笑容，发梢散发的香气……

 在湿透的衣服下，露出的窈窕曲线。

 那紧紧拥抱时感受到的柔嫩肌肤，和包裹其中的骨骼……。

 教会他活下去，活着去战斗的坚定声音。

 回想起这令人怜爱的一切。阿斯兰在心中发誓道。

 活下去。

 无论用什么手段，无论变得多么狼狈，自己都要活下去。

 就像过去她告诉自己时的那样——

 这过于鲜明的女性形象，让修罗大为动摇了。

 “你这厮！在神圣的战场上，居然做这种下流无耻的妄想！”

 他带着愤怒斩向无限正义，在女子形象的深处，读到了阿斯兰的思考。

 ——右边！

 修罗看穿了无限正义的回避行动，朝右边挥下军刀。然而——

 那边并没有红色的MS在那里。

 无限正义短促的跳向左边，一边连续发射着磁轨枪。

 “——什么！？”

 面对意料之外的动作修罗回避不及，结结实实的挨了磁轨炮的轰击，右臂和背部的喷射器被摧毁了。

 “不可能！为什么！？”

 阿斯兰对着狼狈倒地的修罗，冷冷的嘲讽着。

 “你真的是没用啊”

 修罗猛地一惊。

 “是遥控操作吗！”

 在与月面十分遥远，被太平洋包围的岛国——奥布，卡嘉莉愕然的喃喃道。

 “……下流无耻的妄想？”

 她握紧强袭嫣红的操纵杆，前面的屏幕映出倒在月面的湿婆。

 就在刚才，操纵在月面战斗的无限正义的人，是卡嘉莉。

 经由两台CABARIER，卡嘉莉的操作传到了无限正义处。这是用来对付能读他人内心的调停者所准备的策略。

 这种远程操控是经由共时性奇偶通信，将情报从母机瞬时传到子机，理论上没有时间延迟。但是实践依赖驾驶员之间的适性与相性。是依靠双方的高度信赖关系实现的技术。

 不过，刚刚那番话怕是让这信赖关系上添上了一些料了。

 “阿斯兰——！”

 卡嘉莉带着一丝不稳的腔调，念叨着他的名字。

 他战斗中到底都在想些什么。

 等回来的时候，一定要让他解释清楚才行。

 “你这卑鄙小人！”

 修罗怒气冲天的拔刀砍过来。阿斯兰避开这一击后又迎来了腿部的刃击，盾牌被弹飞，右臂也被击毁，即使受损，这动作也令人叹为观止。

 修罗一把握住无限正义剩下的左臂，封住它的行动。修罗得意的叫道。

 “果然还是我更胜一筹！”

 “强大不是靠的力量！”

 阿斯兰以咆哮回敬

 “是活下去的意志！”

 无限正义触发了头部的光束刃，整个身体朝下方挥下。湿婆的整个机体从头到脚被一分为二。

 强大。是修罗的存在意义。

 如果不能比他人更优秀，就没有活着的价值。他一直坚信的难道是这个吗。

 难道没有人告诉他，活着本身就有价值这件事吗。

 就算什么也做不到，任何生命，只要活着，就很了不起了。

 即使弱小，即使卑怯，即使狼狈，怎样都可以。对着连活下去这个道理都不曾知晓的他，阿斯兰只觉得可悲。

 活下去，才是战斗！

 就像过去，卡嘉莉教会自己的那样。

 “我……会输……？”

 即使在死亡的瞬间，修罗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如果是公平的对决，自己一定会赢。如果不是因为对手使着那些下三滥的伎俩。

 自己被赋予了一定能获胜的能力。

 而自己必须要证明这一点才行。

 为了创造主——奥拉。

 即使被火焰所吞没，消逝的那一刻，他也没能从自己被灌输的强迫观念之中解放出来。

 正在与非凡强自战斗中，英格丽突然猛地抬起头来。

 消失了……与自己关系亲近之人的思念……！

 “奥路菲，修罗他……！”

 “修罗……”

 奥路菲也感觉到了。

 那个修罗居然……！

 稍早一些时候，他们也感知到了其他同伴们的死。

 怎么会有这种事。自己这些人是优越的种族。不可能输给其他人才对1

 “可恶！这群蝼蚁！”

 奥路菲简直要被焦躁和愤怒冲昏头脑。失去了神塔，自己和非凡强自的对决也失去了优势。现在连同伴们也都失去了。

 就在这时，传来了拉克丝那平和的声音。

 “奥路菲，英格丽，不要再打了”

 奥路菲感受到那道声音所流露出的超然感体现的优越，不由得愤慨起来。

 说到底，如果不是她投向了敌人的怀抱，又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他感觉自己似乎理解了拉克丝的本性。

 “你是因为那个男人不如自己，所以才选的他！被劣等人围在中间，受他们追捧崇拜就这么愉悦吗！”

 身为优秀者而对世界所应负的这份责任，被她拒绝了。

 维持现状就够了。

 自己高高在上，俯视着芸芸众生的现状对她来说就够了。

 奥路菲像个撒泼的小孩那样骂着

 “你竟然是这样一个自私冷酷的女人！难道就愿意看着蠢货们继续互相厮杀，在毁灭中自取灭亡吗！？”

 “真！”

 脉冲高达跟上来了。真和露娜玛丽亚也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着。

 “把‘镇魂曲’破坏掉！”

 但是，手持的火器已经近乎使用殆尽了。说到底，凭自己等人的装备，真的能破坏被强力的屏障所保护的“镇魂曲”吗——。

 就在这时，他收到一道通信。

 “小鬼！”

 发话的人是穆。

 “大叔！”

 “我不是大叔！”

 穆不假思索，宛如条件反射一般的回了真一嘴，他将拂晓高达的宙斯魅影分离开来。

 “拿好你的装备！”

 “好！”

 命运高达配合好彼此的相对速度，装备好宙斯宙斯魅影。这下终于物归原主了。

 另一边，迪亚哥将流星号让给了脉冲高达。

 “露娜玛丽亚，用这个！”

 从前辈们手中获取强力武装的两人，在屏幕上对视一眼。

 “我们上，露娜！”

 当真这么说道，露娜玛丽亚也可靠的一笑。

 “随时都行！”

 获得了流星号推进力的脉冲高达加快速度，和命运高达一并朝月球背面飞去。

 而这边，千年号以最大战速逼近了凡戴森旗舰。

 即使周围有无数的导弹和光束打在战舰身上，也无法阻挡它哪怕一丝一毫。

 希尔达的勇士和装备着流星号的迅雷决斗高达，为保护其前进继续援护着。

 “撞上去！舰首冲角‘轰天’启动！全炮门，近战装填！”

 玛琉一声令下，从舰首处伸出尖锐的冲角。

 眼见着敌人旗舰越来越大，已经占满了整个视野。

 “所有人！做好冲击准备！”

 旗舰古尔维格里的奥拉陷入了恐慌。

 “你们都在干什么！快把那个打下来！”

 光束、导弹，对空炮宛如暴雨般袭来中，千年号毫不动摇，笔直的撞击而来。巨大的冲角想要吃掉整个舰桥窗户一样逼近。

 “哇啊啊啊啊！”

 奥拉本能的跳出席位，想从突击而来的敌人中逃离。但她还没有去到任何地方，冲击便接踵而至。

 拉克丝劝解一般的说道，

 “生命没有优劣之分。任何人都是对某个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存在。”

 奥路菲悲哀的摇着头

 “既然如此……为什么没有人爱我！”

 “不是这样的，一定有人一直会看着你。就算现在没有，未来一定会有谁……只不过距离太过接近，你没有注意到那个人”

 英格丽慢慢的抬起头来。

 拉克丝她，是在说我的事吗。

 果然，她读懂了我的内心吗

 没错，我爱着奥路菲。

 本来一直压抑着这份心情，只想像个机器那样，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果然还是……

 没法欺骗自己的心情。无法扼杀自己的这份爱。

 但是，这意味着——背叛一切。

 背叛至今为止一直坚信的价值，背叛创造主的意愿——以及背叛奥路菲自己。

 英格丽的爱，本质上，是对自己爱着的人的逆反。

 但是对奥路菲来说，拉克丝的话语没有任何意义。

 他不顾一切的向非凡强自斩去，倾泻着光束，但全部被扩散开来，根本伤不到机体。非凡强自的眉心处再度光芒一闪，迦楼罗的左臂和翅膀就这么消失了。

 奥路菲绝望的叫喊

 “未来怎样都好！现在，我只想要你！”

 千年号的舰首一头扎进古尔维格的舰体中，

 奥拉在舰桥的残骸中漂浮着。看着自己的血在周围瞟着，宛如红玉般泛着光芒。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她用已经开始迷糊的头脑思考着。

 不过，总算能脱离这具身体了。

 她的后半生，简直就像是走在自己的失败上一样。感觉周围人的目光里都充斥着怜悯与嘲笑。正因如此，她才必须要获取成功。一定要。

 调停者们……我花费自己一切创造的最高杰作。

 他们居然会败北，这本来是不可能的才对。

 这时她注意到屏幕上的倒计时。倒计时的数字依然还在持续减少着。

 这是“镇魂曲”的发射倒计时。

 奥拉最后露出一个微笑。

 如果自己失去了一切，至少要带着他们一起走。

 无论是杀掉那些可爱孩子们的人，还是可恨的响的孩子们，所有人，都和我一起下地狱去吧。

 下一个瞬间，从刺穿古尔维格的千年号上射出了所有的火器，舰内顿时被火焰的漩涡所吞没。

 当阿斯兰抵达“镇魂曲”上空时，通讯器里传来了伊扎克的怒骂。

 “你小子！直到现在都干嘛去了！？”

 无视这种怒骂一样的打招呼，阿斯兰简短的说

 “快掩护真他们！”

 敌舰队和MS群，都为了阻止命运高达和脉冲高达赶往“镇魂曲”，正拼命发动着攻击。

 阿斯兰的无限正义和伊扎克的迅雷决斗配合着从两方向发起连射，将阻挡真等人前进的敌机一并扫除。

 迪亚哥的闪电暴风高达也加了进来，发射长炮身的光束炮阻止着战舰。

 命运高达和脉冲高达提升速度，总算突破了防御线。

 流星号发射出的导弹，将守卫“镇魂曲”炮口的MS部队和炮台一扫而空。脉冲高达启动流星号前端的光束大剑，挥动巨大的光之剑向下劈去。虽然被屏障所守护的炮口弹开了光束，但光之剑深深的插入四周。引起的爆炸，使得设施发生了某些损害，覆盖在炮口的屏障瞬间消失了。

 “真！”

 炮口已经缓缓打开，从深处可以看见处于临界的光芒逐渐填满。就在这一刹那，命运高达从上空掠过。

 “噢噢噢噢噢噢！”

 真操控宙斯的炮身对准开合的炮口，扣下了扳机。

 发射的炮弹射入了“镇魂曲”的内部。

 地底贯通炮弹（Bunker Buster）就这么连深埋地底的反应炉也一起贯穿，引发了大爆炸，“镇魂曲”在一瞬，整体剧烈的摇动之后，巨大的火焰从内侧将一切吞噬殆尽。

 “我们因为人类的愚蠢方才诞生。他们一边说着和平，平等，要求别人做出改变，自己却顽固不化”

 奥路菲那嗟怨的话语，在拉克丝听来充满着悲痛。

 “没有这回事！”

 基拉反驳着，但奥路菲却充耳不闻。

 “——所以无论哪个时代纷争都从未平息。仇恨无法被忘却！明明已经濒临毁灭，却被眼前的利益和自己的固执迷了心窍，互相羁绊！每个人，全都是蠢货！”

 奥路菲说的对。

 但是，同时也错得离谱。

 想来，他早在自己自信满满的说自己能拯救世界的那时候，就该注意到的。

 “所以需要引导的人！来结束掉这割裂而又流着血的历史——这就是我们诞生的意义！”

 确实很多人，都希望有人来引导他们。渴望着一个能解决一切的，优美而又单纯的计划。

 但是，这世界上没有这种东西。

 一个能让这个复杂的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存在的。

 只有每个人都自己开始思考，一点点的发生改变。不停的互相对话和妥协让步。只有这样毫无亮点，继续看起来长路漫漫的不断努力，才是通向解决的道路。

 奥路菲他们的不幸，或许就在于他们只看向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小世界吧。

 他们不懂被他们当成蝼蚁，不屑一顾的那些人们，那些人所品尝的痛苦，以及拥有的伟大。

 明明世界是由这些人所带动，由这些人所支撑起来的。

 “人不是因需要而生”

 拉克丝决然的说道。

 “是因爱而生的”

 寻求自己诞生的意义又有何用。

 生命并不是需要找到意义的那种卑微事物。

 基拉也呐喊着

 “我要用自己的手，去选择未来！”

 他所挥出的剑，笔直的刺穿了敌机的驾驶舱。

 “奥路菲！”

 英格丽离开席位，扑向奥路菲。非凡强自的剑把奥路菲的身体和驾驶舱一并击穿了。

 “不可能……我……我还有，使命……”

 看着仍想挣扎着说些什么的奥路菲，英格丽流着眼泪，紧紧拥住他。

 “已经够了……奥路菲……”

 在最后的瞬间，拉克丝选择了和基拉一起战斗，而英格丽选择了不再战斗。

 她背离了同胞，背离了创造主的意志。

 接着，她自由了。

 “英格丽……？”

 奥路菲，仿佛第一次注意到了什么似得，看着她。她温柔的，抱住了他的头。

 “我，都知道的……”

 我一直在看着你。虽然因为太过接近，所以你注意不到。

 被拥抱着的奥路菲的表情，忽然变得安详了。

 既然爱不需要资格。

 我就可以挺胸抬头的说道。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俯瞰着被火焰吞没的迦楼罗，基拉和拉克丝没有说一句话。

 他们心中，没有振奋，也没有怜悯。

 他们不是为了世界，而是为了自己而战。

 也许就和奥路菲说的一样，这是自私。但是，能为了自己战斗的，就只有自己而已。

 拉克丝的手搭上了基拉的肩膀，而基拉将她的手与自己的叠在一起。

 人不是为了使命而活着的。

 是为了自己而活着的。

 这就是，自由。

 有时候，人会不得不为之而战。

 拉克丝在最后，将戒指从自己手中取下，将它留在了宇宙里。

 宛如在为奥路菲和英格丽践行一般。

 将过去和宿命全部抛弃，回归单纯的自身一般。

 自由——仅仅为了这一个字眼。

 看着冲天燃起的炮口，真和露娜玛丽亚在屏幕里对视着。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嗯……”

 露娜玛丽亚松气一样的点点头，突然嘟起了嘴。

 “不过，你刚刚好像说‘露娜负责援护’对吧”

 “诶……这，这是”

 真慌了起来。

 “你明明知道我也没问题的吧！”

 “嗯、嗯嗯！”

 真嘭嘭的点着头。而露娜看到他这样，有点不好意思的说着。

 “所以，以后我们也要一直在一起噢！我已经……不想再经历那种事了”

 看着声音逐渐压低的她，真读懂了她的内心。

 “嗯……对不起”

 就像自己想要守护露娜玛丽亚一样，她也一样想守护自己。

 真用力到有点好笑一样的大声说着。

 “我们以后，一直都在一起！”

 看着他那张认真的脸，露娜玛丽亚“扑哧”一声笑出来。

 “怎么啦！不是露娜你说的吗！”

 “还不是因为……”

 两人就这么嬉笑打闹着，倒转机身返回了。

 阿斯兰也俯视着燃烧的炮身。

 结束了……

 但是，其实什么都没有结束。

 世界再度添上了新的伤痕。

 等这道伤口痊愈，又要花上多少时间呢。

 “至少，这玩意（镇魂曲），没法再开火了”

 旁边驾机靠近的伊扎克说道

 “哎呀呀……接下来又得忙开了”

 迪亚哥碎碎念着。他们接下来，要督促参加这次反乱的ZAFT将兵投降，将他们送还本国，还得不眠不休的反复奔走才行。

 “……你小子打算怎么做？”

 面对伊扎克的询问，阿斯兰看向月面的另一侧。虽然被灰色的卫星所阻，现在还看不到那颗蓝色的行星。

 “继续做同样的事……一样的”

 自己只能继续做能做的。

 就和在那颗行星上的她一样。

 迪亚哥静静的回答着。

 “是啊……”

 所属之处和立场都不同。但是，他们是被同一愿望所维系在一起的吧。今后，也不会改变，

 从这里，也能看见月的地平在熊熊燃烧着。

 阿格尼丝在跌坐于地的强人脚下，抱着膝盖呆坐着。

 她流下的泪水，在头盔中飞舞着。

 她想起来自己在舞蹈会的外围，一个人孤零零站着的那时候。

 但是，这次再没有人邀请她了。

 修罗，其他的调停者们，全都不在了。

 我为什么运气就这么不好呢。

 明明这次一定能站在胜利者的一边。

 站在调停者一边，是押了什么烂注啊。

 但是，不止我一个。其他的人也一样被骗了。

 我没有错！

 她愤慨着，为自己悲哀流着泪。

 好不容易找到的可以爱的人，也转瞬即逝了。

 他这么对自己说的。你很美丽。

 修罗又强大又帅气，是和我十分相衬的人物。

 我也是为了爱战斗过了的。

 阿格尼丝固执的，在内心里反复重复着这一点。

 爱。

 为了爱。

 当穆进入舰桥后，玛琉飞一般的冲过来献上热吻。

 周围的人们则要么欢呼，要么在那调侃着，舰桥简直像个祭典一样热闹。只有阿尔伯特带着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解析着战斗数据之类的东西。

 千年号已经是满身疮痍了，但这次又活了下来。

 唇分之后，穆有些害臊的笑了。

 “你回来了”

 “是啊”

 玛琉一边笑着，一边抱紧他的身体。如果不笑的话，自己可能已经痛哭出来了吧。

 “因为你是化不可能为可能的人呢”

 “这说的是你吧”

 不——玛琉这么想着。

 这句话说的，是每个人。

 现在手中抱着的，是极为脆弱，有限的存在。这强有力的手腕，和充满笑容的闪耀眼瞳，终将会随着时间一起消逝。

 每个人，都是这么微不足道的弱小存在。

 但即便如此，有时候也能化不可能为可能。

 现在先暂时，好好的享受这份喜悦吧，玛琉想着。

 向所有的弱者们，献上敬意和祝福。

尾声

 涌来的浪花暖暖的包裹着脚心，溅起水花。

 他们离开一路乘坐至此的机体，脱去了驾驶服。连头饰也一并除掉，扔掉身上带着的所有东西，抛弃了束缚他们的一切之后，身无寸缕的奔跑起来。

 海潮拍打着，抹去了他们的足迹。

 他们用与生俱来的样子，向着彼此伸出手去，最后互相紧紧相拥。

 暖和的浪花围绕着他们，如同摇篮一般的微微摇动。

 他们互相拥抱着，感受着对方心中的鼓动。

 你在这里的这份喜悦。

 和你相遇的这道奇迹。

 两人久久凝视，看着对方眼中映出的自己。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会来阻碍他们。

 在被夕阳染上金色的浪花中央，两人就一直这么，紧紧地依偎着。

● ● ●

 卡嘉莉给慰灵碑献上一束鲜花。

 一度曾经荒废的此地，也重新整备过后，再度披上了花草绿意。

 卡嘉莉闭上眼睛祈祷着。这里安眠着父亲和奥布人们的灵魂。以及，因这次战斗而丧生的，诸多生命。

 听到后面传来的脚步声，她睁开眼回过头来。

 被风吹拂着黑发，向这里走来的人是阿斯兰。他也手里捧着花束。

 看着走近身旁的他，卡嘉莉露出笑容。

 “谢谢”

 当阿斯兰跪在慰灵碑前放下鲜花，卡嘉莉对他道谢道

 “没什么……”

 当阿斯兰站起身，两人向着海走去。卡嘉莉问道

 “怎么样，稍微平静下来了吗”

 “不，混乱还是随处可见。欧亚联邦和周边地区，还有Plant也……”

 原本因为失去了米迦勒而暂时蛰伏起来的蓝色宇宙，也因为对调停者的所作所为造成的反动，而再度恢复了势头。

 首都被轰击的欧亚联邦更加弱体化，世界的势力图正逐渐失去平衡。

 Plant这边，也因为对参加这次反乱人士的处分而陷入不稳。对他们表示同情的意见也不在少数。

 即使是对调停者，也出现了他们纯粹是杀戮者，和真正的救济者并为之惋惜的两种声音

 以及——

 “现在还有人，仍然执拗的在寻找他们”

 阿斯兰苦涩的说道。

 指的是在月面攻防战之后，便失去联系了的基拉和拉克丝。虽然官方发表是两人在战斗中下落不明了。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接受。

 这也意味着，渴求他们的人们所抱有的意志之强。

 卡嘉莉郑重的问道

 “反正奥布什么都不知道，对吧”

 “这是自然”

 阿斯兰也同样说着，两人默契的交换了一下笑容。但是，阿斯兰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

 “已经没有人，还能强迫他们继续下去了……但是……”

 基拉和拉克丝，都已经精疲力竭到了极限。原本不愿意战斗的两人，不惜消磨自己的内心做到了现在。

 而结果，互相都已经心神俱疲，连为对方着想的那颗心都险些失去了……

 要把他们俩再度拉回来，绝不是阿斯兰想要的事。

 但是……。

 “从现在开始，世界必须要在没有他们俩的前提下继续前进了”

 阿斯兰怀抱着许多不安。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吗。

 我们能够督促那些渴望拉克丝来引导他们的人们，靠自己来解决问题吗。

 不依靠基拉的力量，真的能够阻止互相斗争的人们吗。

 真的能把和平带给——这个已经饱受创伤的世界吗。

 但是，卡嘉莉微笑着说

 “不要紧……一定可以的”

 那柔和而又带着无可动摇的坚毅，真挚的眼瞳。

 阿斯兰盯着她的眼瞳看了一会，点点头

 “……是啊”

 那从天而降，下达裁决的天使已经不在了。

 我们应当以人的身份，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进才行。即使每一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两人肩并肩的，眺望着奥布美丽的大海。如同宝石一样璀璨夺目，南洋的大海。

 阿斯兰突然，像是在意着什么似得问道

 “卡嘉莉……没想过放弃吗？”

 “这个嘛，想是有想过。虽然就一点点”

 卡嘉莉明朗的笑着，说道。

 “但是，我爱这个国家（奥布）嘛，没办法”

 自己也爱着这样的她。

 自己想要守护，那金色的眼瞳中所看向的未来。

 对着她面向大海的侧脸，阿斯兰看的入了迷。

 总有一天……没错，总有一天……

 能变成一个谁也不会失去重要之人，也不必伤害别人的世界。

 所有的武器都被放下，孩子们不必踏上战场的一个世界。

 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只要继续前进。

 我的心中有着你。你的心中有着我吗。

 我的心中有着你的这份喜悦，你的心中有着我的这份动力。

 未来什么也看不见，前途依旧未明

 但是只要有能紧紧相连的手，即使看不见，两个人也能一起迈进吧

 为了这紧紧相连的手，为了让这双手更加牢靠，来知晓彼此的一切吧

 我要告诉你。

 在我心中的那许许多多。那些点点滴滴。

 所以也请你告诉我。

 在你心中，那数不胜数，无微不至的一切……

 完

后记

 从福田监督那里突然接到经由SNS传来的讯息，大概是2019 的后半段吧。

 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剧场版SEED的剧本创作。

 我自己也作为一名SEED粉丝，首先被“剧场版！我想看！”的心情所驱动，随后阅览两泽女士所留下的大纲后就变成了“这非看不可啊”

 说到底我这种人，平日里都是盘算着最坏打算生活着的，但是一到关键时刻，就有不假思索的“我想试一试”，埋头扑进来的倾向。身为泡沫经济世代，却虽然有受过泡沫时代的恩惠，但这种毫无来由的乐天派，也许就是这个世代的特性吧。毕竟身为小说家，本来就很大胆。

 虽然有些偏题，但既然自己想看，就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行。也因此虽然并没有经验，却也大胆的参与了剧本的创作。虽然有很多力有未逮之处，但在监督和制作人的帮助下，总算是成型了。

 而四年后的年末，总算是完成了小说版。

 果然写小说的时候，才算是发挥了自己的原本本领。

 最初在写TV版SEED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当时喜欢的海外电视局的小说版。

 当时出了很多作品，小说版也是请有名的SF作家来写的。而整部电视剧的内容，就这么能放在一本小说里供人欣赏，让人觉得非常有趣。当时想着，自己也想写这种东西啊。

 所以说这也是，身为粉丝自己所抱有的心情，正因为是粉丝，所以才不想改动原本的故事。但是想让这部作品，在影像以外也能供人享受。幸好，能够让和自己同样感触的人享受作品，这让自己松了一口气。

 二十年久违了的SEED小说，真让人感慨万千。

 感觉忘却了很多细节，“诶？SEED里的驾驶舱写法是这样的啊（原文是コックピット和コクピット的区别）！”什么的，确认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写TV版的时候确实是按这种写法写的。不是那种“啊，是这样啊”的心情，完全忘却真是令人恐惧呢……

 感觉自己，真是老了啊。SEED第一卷的时候大概是花了一个月左右就写完了。而现在再按那个节奏工作怕是要倒地不起了。

 现在自己所创造的SEED世界，会以怎样一种方式映射在诸位面前，真是让人激动不已。希望，如果能有些长进，就再好不过了。

 这次不管是插绘，连封面都是小笠原智史先生负责，小说版SEED的时候也是这般，角色可爱，机动战士威风凛凛的独特气氛，太棒了。而这次是用更加出众的图绘，给我们展现出剧场版SEED FREEDOM的世界。

 好了，书写这个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剧场版。

 作为SEED粉丝的一员，我打心里期盼能看到完成了的作品的那一天。

剧场版上映后，对超乎想象的反响，我又是困惑，又感到高兴。

 当然，我当初看到大纲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很有趣了（笑）

 确实是有大纲的。穆开着拂晓又吃了光束，从魔蟹里“梆”的蹦出个正义之类的场景，确实很有趣对吧。

 我重复着在大纲里将故事联系起来，推进故事的展开，并且以此为基础，和福田监督以及制作人他们商讨，重写，然后监督再参与，再度商讨，我又添上几笔——反复重复这个流程，终于把剧本完成了。

 所以，到底哪个是我自己写的台词，哪个是原本两泽女士写的台词，还是监督写的，谁都已经记不清了。现在把那句“不是因为需要才去深爱彼此，而是彼此相爱所以才需要对方”说成是两泽女士写的台词了。对不起，似乎是我写的……大概。

 然后，从剧本再到实际的制作，又经过了许多的改动。

 因为篇幅有限所以没怎么加搞笑的剧情进去啊，就这么想的时候，演出里像好玩一样，加了不少引人发笑的场面进去，不得不感叹影像就可以这么玩啊。而小说用文字引人发笑，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顺便，阿尔伯特那种怪异感完全是声优的功劳。虽然是指定了要快人快语，但在录音时听到福山（润）先生开口时，憋笑憋的非常辛苦。

 卡嘉莉的远程操纵是监督的想法。真是最棒的展示啊。

 这次能够目睹这样的流程，真的是让我获益匪浅。

 真的是多方参与，才能完成一个作品呢。

 说起来，我很喜欢动画的快速场面转换，想着要尝试一次，而这个梦也实现了。小说的话视角会固定在一个人身上，很难频繁的转换。当然了，SEED系列的转换很多，但是如果弄的太过分，大概就割裂了。

 写剧本时，虽然会“这种极速感，真爽啊！”在那乐得不行，结果写小说时就“哪个白痴搞这么多场面切换的！是谁！啊！是我！”这样了。

 小说版（上）和电影的特典小说，目前是好评，让我松了一口气。

 特典小说的文字烧的做法，是参考了VIVANT里滨田岳先生的做法。非常感谢滨田岳先生。名古屋人不吃文字烧，而是吃“たません”（一种饼状的食物）

 《月光的女武神》里阿格尼丝的风格太过于辛辣，尽力的加入了真和露娜还有雷的场景来中和。不过还是太辛辣了一点呢。

 这也是电影中稍微提了一嘴的《强袭自由强夺事件》的前日谈。也许这部分也有可能影像化，所以小说版本篇也没有怎么剧透。要是成真了就好啊……我也想看。

 特典小说，也许还有机会会在哪里发表呢（心虚）

 前几天，终于能在电影院里看到了，感慨——万千都来不及，就被怒涛一般的影像给带着走了。不过试映会的时候没余力盯着幕后名单看，这次终于是好好确认到了。

 试映会的时候为了撰写小说的结尾，光盯着看结局的画面所以都注意那边去了……基本就是玛琉扑向穆的场景，都看那个去了呢……

 虽然那个也很喜欢，不过这次拉克丝的场景太让人印象深刻了。我喜欢的是以和荣耀捍卫者合体的强袭自由为背景，拉克丝凛然浮于空中的场景。带着翅膀的服装，影像化之后真是太棒了。

 不过最高兴的还是，在电影结束后能看到那么多在那笑着走出电影院的粉丝。有这么能为之高兴的人在，真是太好了。这样的经验，大概在一生之中都不会多吧。

 向提供贵重经验的监督，各位制作人员，以小说版为基础绘制的小笠原先生，各位编辑，以及能享受小说的各位读者，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

 后藤柳